

中國邊政

چین چىگاراسياستى

ཀུང་པོའི་མཐའ་ཁྱེད།

中國邊政雜誌

目錄

91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	(1)
專載：蒙藏委員會施政概況·····	董樹藩 (2)
向達賴喇嘛和在苦難中的藏胞致意·····	宋念慈 (7)
從西藏佛教看西藏未來座談會紀錄·····	鄒正輝整理 (11)
我們能爲達賴做些什麼·····	陳澤禎 (22)
西元七、八、九世紀吐蕃民族之探討·····	戴邦森 (24)
蒙古及蒙古人(八)·····	恩和塞汗譯 (27)
和卓、浩罕與喀什噶爾回變·····	張哲誠 (32)
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滿文文籍概敘·····	許章真譯 (35)
中國邊政協會三十年會務紀要(四)·····	李啓元 (38)
國內外大事記·····	(43)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出版

專載

蒙藏委員會施政概況

—七十四年四月廿四日在立法院邊政委員會報告

董樹藩

壹、召開蒙藏現況研討會

如所週知，自共匪竊據大陸後，由於其一意孤行，堅持實行共產暴政，倒行逆施，致使原有地方行政組織、社會結構、傳統文化……等，摧毀殆盡，今日蒙藏現況，已非往日風貌，因此我們必須瞭解蒙藏現況，乃能規劃收復重建蒙藏方案。本會自七十三年底起，即着手結合學術界，積極策劃對蒙藏現況之研究，協同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暨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於本年三月十日、十一日假台北市國軍英雄館聯合主辦「蒙藏現況研討會」，邀請國內研究蒙藏現況之學者專家一百三十二人出席，研討會分「蒙古現況組」及「西藏現況組」兩組進行，共宣讀論文十六篇，計有學者專家一百餘人次發言，研討情形十分熱烈；此項研討會開幕典禮於十日上午九時舉行，曾邀請貴院邊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許占魁先生及革命實踐研究院副主任吳俊才博士致詞，開幕典禮之後，全體與會學者專家前往儒光堂參加「藏胞反共抗暴廿六週年紀念大會」，使藏胞反共精神悉為學術界所瞭解；閉幕典禮於十一日下午五時舉行，邀請行政院林副院長洋港致詞，林副院長對此項研討會之召開，鼓勵有加，並勉勉今後至少應隔年召開一次，以為政府對蒙藏措施之參考。

在研討會召開期間，並同時在國軍英雄館展出蒙藏風光圖片、有關蒙藏書籍及蒙藏現況資料，極受與會學者專家之讚賞，前來參觀之民衆，亦極感興趣。所有研討會之論文，經已彙編為論文集，敬請各位委員先生指正，今後本會當在適當時期繼續會同學術界召開此項研討會，俾得隨時瞭解蒙藏現況資料，以為政府研訂蒙藏措施之參考。

貳、團結海內外蒙藏同胞展開反共愛國活動

一、國內方面

對在台蒙藏同胞之團結工作，向為本會努力目標，樹藩自上年底起，分別利用假日，抽空赴中南部訪問旅居中南部蒙藏同胞；平時則利用早晚

時間，分別訪問旅居北部蒙藏同胞，以增進對國內蒙藏同胞之瞭解。

本年三月三日及十七日，復分別輔導在臺蒙胞及藏胞，赴慈湖謁陵，以追思先總統蔣公之豐功偉業，並藉此機會使在台蒙藏同胞彼此間，能有更進一步之認識與瞭解，在台蒙藏同胞對本會舉辦此項活動，頗表滿意。

本年三月十日，為藏胞反共抗暴二十六週年紀念，本會特假台北市儒光堂舉行紀念法會，以追荐當年為反共抗暴捐軀之藏胞英靈，此項反共抗暴紀念大會於是日上午十時舉行，計有政府各機關代表、在台藏胞、社會賢達及蒙藏現況研討會全體學者專家等四百餘人參加，典禮莊嚴肅穆，充分顯示全國各界對藏胞反共抗暴精神之追念與鼓舞。

二、海外方面：

旅居尼泊爾、印度、不丹等地區藏胞為數甚多，均持反共立場，其中尤以康巴（居住西康之藏胞）及安多（居住青海之藏胞），更一向支持我中華民國政府，但由於國際情勢錯綜複雜，兼以共匪對海外藏胞領導人士之統戰伎倆無所不用其極，且海外流亡藏胞曾前後五度組團赴匪區訪問，因此達賴喇嘛之動向及言行，備受各國重視，亦為我復興基地軍民同胞所極度關懷；但因客觀情勢未臻成熟，目前與達賴喇嘛或由共匪領導之所謂「流亡政府」直接聯繫，一時仍有其事實上之困難，因此本會一方面運用各界有關人士，透過各種管道，與達賴喇嘛及流亡海外藏胞高階層政教領導人士保持接觸，加強聯繫，增進瞭解，另一方面對旅居尼泊爾、印度廣大藏胞不斷加強聯繫與服務工作，擴大甄選海外優秀藏胞擔任本會聯絡員，建立聯絡中心，宣達政府關懷藏胞之德意，以堅定海外藏胞對政府之向心，和反共立場，同時復派遣本會辦事處處長及主管科長赴尼泊爾及印度訪問，實地瞭解海外藏胞實況，以為本會輔導措施之參考，最近海外發起籌組「中山學會」，以響應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目標，凡此足證本會對藏事工作，採取穩健平實之作法，已能逐漸收到預期之效果。

為實際輔導海外藏胞生活，本會除廣續辦理接運海外藏胞青年回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外，更補助在海外唯一以藏文發行之「中央週報」，使其

更新印刷設備、充實內容、注意其可讀性、力求美化版面，增加該週報之發行量，以擴大我對海外藏胞之文教宣傳和政治號召。本會於本年一月在尼京加德滿都設立「中文補習班」，提供海外藏胞青年學習國語文機會，進而使藏胞青少年，認識我中華民國之歷史文化。

至於旅居海外蒙胞方面，本會適時督導派駐海外聯絡人員分區加強聯繫，本年春節適逢蒙胞春節，本會駐美聯絡員分別拜會旅美蒙胞社區，一則祝賀蒙胞春節，再則宣達政府關懷德意，所到之處，普受旅美蒙胞之熱烈歡迎。

本年元月廿三日為自由日，旅美蒙胞所組台北俱樂部負責人特拍電致賀，並重申旅外蒙胞堅定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國策，旅居歐美喀爾穆克蒙胞堅定之反共立場，誠令人敬佩不已。

叁、培植蒙藏優秀青年儲備收復重建蒙藏領導人才

國家之前途決定於繼起之一代，未來收復重建蒙藏之展望，亦寄託於蒙藏優秀青年，因此培育蒙藏青年、輔導蒙藏青年升學，向為本會重點工作之一，除每學期對肄業中等以上學校蒙藏學生，發給清寒補助費外，其在校學業成績優良者，另發給獎學金，以為鼓勵；同時並於每學期舉辦自強活動，除增進蒙藏青年學生間之認識，並藉機灌輸民族意識，培養國家觀念，以儲備未來收復重建蒙藏領導人才。

為儲備收復重建蒙藏人才，使其通曉蒙藏史地習俗，因為重要課題，但通曉蒙藏語文，尤為第一要務，因此本會為培植蒙藏語文人才，採取下列三項措施，其一、輔導在台蒙藏人士所設立之「蒙文進修班」及「藏文進修班」，鼓勵在台蒙藏青年子弟進修其本族語文，並由在台蒙藏者擔任教師，在鄉長以教子弟之情況下，當能有較佳效果，以備未來收復後服務鄉梓之用；其二、在公私立大學相關科系所如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及國文研究所、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等，設立蒙藏語文獎學金，希望在學術界培植蒙藏語文人才，蔚為國用；其三、由本會委託青年服務社辦理「蒙藏語班」，公開向社會大眾招收對蒙藏語文有興趣者，入班學習，以促使社會大眾對蒙藏語文作較深入了解。目前藏語班學生已能將普通藏文譯為國文，足證此項措施效果頗為良好。

繼續接連旅居尼泊爾、印度藏籍青年回國接受職業技能訓練，本期接受訓練項目為汽車駕駛與修護，甫於本月十五日結業，此次對受職技訓練藏籍青年，除委託職訓單位施以技能訓練外，本會並於每週六安排一次精

神講話，約請學者專家對受訓藏籍青年，以閒話家常方式，親切交談，強調無論西藏、西康、青海皆為中華民國不可分割之領土，無論安多、康巴或博巴（西藏地區藏之通稱），均為中華民族之一份子，更在談話中宣達政府對藏胞關懷德意，該等藏籍青年經此多次講話之後，對國族團結觀念當有所瞭解，此項措施今後當繼續採行。

對已接連回國之旅印藏籍大學畢業青年章嘉策仁，除繼續在台接受國語文訓練外，該生志趣純潔，本會特指定藏事處同仁，對該青年經常施以個別輔導，以增進其國家觀念、民族意識，將來蔚為國用。實施以來，效果頗為良好，截至目前為止，該青年國語程度，已具有普通應對能力。

此外本會仍繼續輔導在台蒙藏大專畢業青年參加公費留學考試，及參加國家舉辦之高普考試，又為使蒙藏大專畢業青年在就業前，能獲得在本會實習工作技能，吸取工作經驗機會，本會將依「蒙藏委員會輔導蒙藏籍大專畢業生就業前實習要點」之規定（該要點業經報奉行政院核准），付諸實施，以達到輔導目的。

肆、策進大陸蒙藏地區心戰宣傳推動蒙藏問題研究

蒙藏地區幅員遼闊，位處邊陲，無論生活習俗、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地方行政組織等，均與內地同胞迥異，尤其崇尚自由、篤信宗教，與共產主義之極權統治、否定宗教，更是大相逕庭，因此在蒙藏地區反共抗暴事件，層出不窮，如能針對蒙藏地區特性，加強心戰宣傳，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基於此一認知，樹藩到任之初即訂頒「蒙藏委員會對大陸蒙藏地區加強實施心戰工作要點」一種，以加強對大陸蒙藏地區實施心戰，約聘富有經驗之專家擔任本會心戰委員，由本會提供蒙藏現況及一般參考資料，每週負責撰寫心戰文稿一篇，再由本會約請精通蒙藏語文者，譯為蒙藏文，透過中央廣播電台以蒙藏語向大陸蒙藏地區播出，以啟發大陸蒙藏同胞對三民主義之信仰及對復興基地台澎金馬建設成果之嚮往，用以擴大政治號召，激勵反共抗暴行動，加速共匪偽政權之崩潰滅亡，期能早日達成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使命。最近已將三個月以來所播出之心戰文稿，輯印成冊，送請各位委員參考指正。

為蒐集、整理蒙藏地區現況資料，俾作深入之分析研判，適時提供有關單位參考及作有效運用，特於本年度制訂「加強蒙藏地區敵情研究工作要點」二種，加強聯絡國內敵情研究單位，適時獲得蒙藏地區最新匪情動態資料，並主動委請香港、東京與其他駐外單位，蒐購國外出版之有關當前蒙藏研究之專著、報章、雜誌等資料，以蒙藏專業知識詳加分析研究，

此次本會召開「蒙藏現況研討會」時，曾將部份蒙藏現況資料展出，受到與會學者專家所重視，本會為密切掌握蒙藏地區敵情動態，增進對蒙藏現況之瞭解，每週編印「蒙藏地區敵情週報」一期，分送有關單位與人士參考，現在附送各位 委員者，為最近一期，尚祈不吝指正；此外每週舉辦「蒙藏地區敵情研討會」一次，針對匪偽竊據下之蒙藏情況，進行專題研究，以為研擬方案對策之參考。

為使蒙藏業務與學術結合，乃依據本會所訂定之「蒙藏專題討論會實施要點」之規定，邀約研究蒙藏之學者專家，每月集會研討一項專題，由一人撰稿並主講，經與會學者深入討論修正後，於次月排印成書，是為「蒙藏專題研究叢書」，分送有關人士及單位參考，頗受重視，其中若干專題，受贈單位曾請求准予翻印，以擴大影響，茲將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三月所出版之「中共與印度之邊界糾紛」、「中共政權下西藏政治角色之研究」、「民國十三年以來之中國國民黨與西藏」及「如何加強輔導喀爾喀克蒙胞從事較高層面政治活動」等四種研究專題，送請各位 委員參考。

為鼓舞研究風氣，提昇蒙藏學術研究水準，普及國人對蒙藏之認識，本會頃於日前邀約學者專家集會研商「蒙古研究」、「西藏研究」之範疇，以便提昇蒙藏學術研究水準，建立蒙藏學術體系，並希望逐漸發展成為全世界研究蒙藏學術之中心，樹立其權威性；為普及國人對蒙藏之認識與瞭解，特約請專家撰寫「蒙藏風光」一書，採圖文並茂方式予以編印，希望經由壯麗的風光圖片、透過優美生動文字之描述，促進國人對蒙藏之愛護，該書現已脫稿，正在審查中，年內當可出版問世。另有「蒙古現況研究」及「西藏現況研究」兩專書，最近亦可脫稿，預計年內付梓出版。

在台灣政學術社團或機構計有「中國邊政協會」、「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民族與華僑研究所」等，本會均隨時與之保持密切聯繫，覓求合作或交換出版物、或舉行學術性演講會，尚能達到推廣蒙藏學術研究之目的。最近本會更輔導在台蒙胞設立「中華民國蒙古文化協會」，從事蒙古文化之研究及活動，本會則酌予經費補助；另有「中華漢藏文化協會」，業經奉准將於近期內成立，以便致力藏胞文化之研究，促進國族團結工作。此外對於以蒙藏專題撰寫畢業論文之公私立大學研究所學生，本會續本原頒「蒙藏委員會補助大學研究生研究有關蒙藏畢業論文繕印費用實施要點」之規定，其論文內容在不違背保障國土完整、維護主權統一及促進國族團結原則下，一概補助其繕印費用。目前經審定補助者計有碩士論文七篇。

伍、增進國人對蒙藏之認識

蒙藏地區位處邊陲，為國防要衝，歷為國家安危之所繫，但以距離中原遙遠，兼以蒙藏同胞之語言文字、生活習俗、宗教信仰等，與內地有其不同之處，因此向為國人所忽視，本會為加強國人對蒙藏之認識，特與大眾傳播機構合作舉辦有關認識蒙藏活動，充分運用大眾傳播媒體，分區舉辦座談會，以收廣為宣傳之效，實施以來頗能達到加強民眾認識蒙藏之目的，現已將所刊載之文字彙集為「認識蒙藏座談專集」第一輯，予以付印，近日出版，分送有關機關與人士參閱。

此外，如舉辦蒙藏學術講演會、出版蒙藏通訊等，均能按照計畫積極辦理，並將有價值之學術講演予以輯印出版，以廣流傳。

陸、今後蒙藏工作之展望

各位委員先生，蒙藏工作均為政治性工作，其內涵十分複雜，工作的成敗得失，關係到反共復國大業的前途至鉅。本會莫不秉著戒慎之心，以穩健之步伐踏實推進。當前蒙藏工作，在於加強聯絡海外蒙藏同胞，粉碎共匪統戰陰謀，對大陸蒙藏地區實施心戰宣傳以及照顧在台蒙藏同胞生活與培植在台蒙藏青年升學就業為其重點。本會人力、預算雖均感不足，但對上列工作計畫，皆能以開創進取精神，勉力以赴，達到施政目標。樹藩則絕不敢以此自滿，更要秉持日新又新，再接再勵之精神，以鏗而不捨之毅力，對本會未來工作如下之努力，以就教於各位委員：

第一：擴大聯繫旅美蒙胞社團組織：旅美蒙胞組織有鄉誼性、政治性及宗教性社團十餘種，其基本立場或為聯繫鄉誼、或為反共、或為佛教信仰，組織雖多，卻缺乏橫的聯繫，因此不易發揮整體力量，本會有鑒及此，預定於本年暑間在美國召開「旅美蒙胞各社團聯合反共大會」，希望藉此項會議之召開，能匯聚原有各社團個別反共行動為反共鉅流，發揮旅美蒙胞整體力量，厚植我在國際之反共聲勢，粉碎共匪企圖在國際社會孤立我之統戰陰謀。

第二：鼓勵蒙藏學術研究工作，設立蒙藏研究中心：蒙、藏學術在歐美日等國家，早已分別成為獨立之學科，世界各國對蒙藏之研究，亦早有卓著之成就，而我國向乏專事研究蒙藏學術機構，基於蒙藏係我不可分割之領土，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促進國族團結，亟應建立蒙藏研究中心，本會現與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合作，在該校設立「蒙藏學術研究中心」，預計每月定期舉辦有主題之學術性蒙藏專題研討會各一次，每半年出版蒙藏學報乙冊，假以時日，使此一中心，能漸次成為研究蒙藏最具權威之學術機構。

第三、改建章嘉大師靈骨供奉處：章嘉大師生前熱愛國家，功在鄉梓，曾獲聘為總統府資政，地位崇高，圓寂時，獲先總統 蔣公親筆批示，將原駐錫台北市青田街八巷三號辦事處永為大師靈骨供奉處，但以該處原為日式木造房屋，年久失修，已有傾倒之虞，庭院雖大，由於乏人照料，雜草叢生，情況淒涼，此與尊崇一代大師之旨有違，特於下年度編列預算，在原址予以重新建築，以堅固美觀原則興建，達到地盡其用之目的。此一建築除保留數十坪為大師靈骨供奉處外，其餘房舍可充分加以利用，可供作為推廣蒙藏學術文化活動之用。

第四、結合社會資源，籌建喇嘛寺廟：蒙藏同胞崇信喇嘛教（正名定稱應為「西藏佛教」），以前情況而言，旅美蒙胞雖僅二千餘人，但已建有三十所喇嘛寺廟，旅居尼、印地區藏胞人數據稱已近二十萬人，建有數十百所喇嘛寺廟，即在印南地區，已建有類似原西藏三大寺（色拉、哲蚌、甘丹）之三所寺廟，規模雖不若原有之雄偉，但其建築之美侖美奐，已甚具特色，足證蒙藏同胞對佛教信仰之虔誠，但目前我復興基地尚無一所稍具規模之喇嘛寺廟，對號召海外蒙藏同胞而言，不無缺憾；本會有鑒及此，誓願策動民間力量，結合社會資源，透過熱心信仰佛教人士之贊助，達成興建喇嘛廟之目的，此事目前已着手籌劃，希望在一年之後，能破土興工。

第五、籌設全球蒙胞「台北俱樂部」之聯合組織：目前旅美、旅法及旅西德蒙胞，分別組有各地區「台北俱樂部」以示親我反共，但以往地區性之親我反共活動，固有助於我在海外之反共聲勢，但共匪統戰伎倆，無所不用其極，為期在海外能更積極展開對匪鬥爭，實有設立全球性「台北俱樂部」之必要，以發揮蒙胞整體反共力量，此項構想亦希望在未來一年內夠夠實現。

第六、在海外藏胞聚居地區，創設貿易或文經事業，實質改善藏胞生活：旅居尼、印地區藏胞，生活困苦，本會除廣續接連藏籍青年回國接受職業訓練，以習得一技之長，返回僑居地後，易於謀生外，亦希望能在尼、印藏胞聚居地區，設立經貿或生產機構，使當地藏胞得以就近獲得就業機會，或其手工藝生產品，得以順利銷售，使其生活獲得實質改善，此項構想具有多方面意義，預期在下半年能付諸實施。

第七、籌開三民主義與蒙藏學術研討會：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當前國家施政總目標，蒙藏地區為我國領土，蒙藏同胞為中華民族主要成員，未來收復重建蒙藏，自必須依照三民主義建設台灣之成功經驗，但蒙藏地區之地理條件、文化因素以及其他客觀環境，均有其特殊之處，必須自

學術立場加以探討，因此預期在今年十一月與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合作，舉辦三民主義與蒙藏學術研討會，加強學術與行政之結合，使三民主義之原理原則，融滙於蒙藏政策及措施之中，以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歷史任務。

第八、策訂「台灣地區喇嘛寺廟輔導管理辦法」：本會原有「管理喇嘛寺廟條例」、「喇嘛任用辦法」、「喇嘛轉世辦法」、「喇嘛獎懲辦法」及「修正喇嘛登記辦法」等五種宗教法規，現除「喇嘛寺廟管理條例」外，其他均暫停使用。目前由於海外藏籍喇嘛接受此間信徒邀請，來台傳法者，日漸增多，而此間信徒亦為數頗多，間有自闢居所為「精舍」等類似傳法或禮拜場所者，原有「管理喇嘛寺廟條例」，已與當前客觀環境全然脫節，目前來台傳法之喇嘛與類似喇嘛寺廟之「精舍」等，實有加強輔導與管理之必要，因此着手研訂「台灣地區喇嘛寺廟輔導管理辦法」，以為輔導之依據，此項辦法現已呈報行政院審核中。

第九、發行「蒙古之友」、「西藏之友」雙月刊，擴大對國內外蒙藏同胞之意見溝通與感情聯繫：本會現有「蒙藏通訊」刊物一種，係雙月刊性質，由於蒙藏同胞之需求並不一致，因此預定自今年七月份起，擴充為「蒙古之友」及「西藏之友」雙月刊各一種，採間月發行，為適應海外蒙藏同胞之需要，除採用蒙、藏文外，重要文稿或圖片，另加譯旅居國之英文、法文或德文，以創新作為，加強海外蒙藏同胞之文宣工作。

附：質詢及答復

廖福本委員發言：喇嘛寺的興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但是喇嘛教屬佛教之一支，應稱為寺，不應如報告中以寺廟並稱。

有關蒙藏青年的職業訓練似乎僅屬消極性的工作，如能設立學校以教育蒙藏同胞將更可強化我們與邊疆人民的情感。

在報告中僅提及對尼泊爾及印度地區邊疆同胞的工作，但是在土耳其及歐洲地區也有為數不少的邊疆同胞，應該在這些地區加強聯繫。

有關蒙藏之史料的整理及翻譯應予加強，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透過大眾傳播工具來增加全民對邊疆問題的了解。

董委員長答覆：喇嘛寺廟之問題在中國一向是不分其用法，如綏遠之百靈廟稱廟，北平的松竹寺稱寺。所以，現今稱寺廟乃以民國二十二年的「管理喇嘛寺廟條例」而來。

在國內之蒙藏子弟的教育都受到相當的保障。海外蒙藏同胞則因環境不同而有差異，不過，培養蒙藏青年是本會一貫之宗旨。

在土耳其之維吾爾族，乃屬新疆之民族，並非蒙藏委員會之職權。有關歐洲之蒙藏同胞之聯繫，本會正努力籌建一全球性的「台北俱樂部」以團結旅法、德、瑞士等地區性的台北俱樂部。

蒙藏委員會已開放有關邊疆之資料供學術的研究，受到社會各界之重視，並主辦各種研討會加強彼此意見之交換，林副院長洋港即曾指示，至少每隔一年應召開有關蒙藏問題之研討會，以加強各界對蒙藏問題的了解。

廖福本委員發言：本席再提供一點意見，委員長可用書面答覆：

1 有關籌建喇嘛寺之問題，就本席記憶所及，預算中並未編列興建之經費，委員長則聲明明年準備動工，不知是否可能？

2 是不是能補送本席一份有關海外蒙藏青年就學就業之書面資料。

劉錫五委員發言：今天我們雖偏處台灣，但對中國整個邊疆情勢仍應注意，中國是一個大民族，我們必須有此關懷的胸襟，尤其今日外蒙已俄化，內蒙又遭赤化，我們必須對這種情勢詳加以注意。

外蒙人口有一百八十多萬。內蒙人口情形不知如何。

董委員長答覆：蒙藏委員會決不以目前的工作為滿足，它肩負著光復大陸，重整河山的神聖使命，因此，本會之工作包括國內及國外，前者在培養人才，以備將來之需；後者在聯絡海外有志一心反共之蒙藏同胞。除此之外，本會更加强對敵後的心戰工作及敵情資料的收集。

外蒙確已遭到俄國人的破壞，許多外蒙所謂的「部長」皆具有雙重國籍。內蒙則在中共所謂有名無實的自治口號下受到壓榨，真正的決策者及管理皆為共產黨的幹部，而非蒙古同胞。

蒙藏委員會在過去一直被視為冷衙門，工作推動甚為困難。現在本會正積極聯絡成立各民間社團，如蒙藏學術研究中心及各種有關蒙藏問題之討論會，以帶動社會大眾對邊疆問題的關心。

趙佩員發言：蒙藏委員會的工作現在似乎比過去更具有活力，不論是在蒙藏青年之教育、敵後心戰之工作皆有長足的進步，不過，有關邊疆之問題應以生長在邊疆的人士來從事，較能駕輕就熟。

蒙藏工作的發展十分不易，但重點應放在海外而非國內，因後者的蒙藏人數不多。尤其應該多注意印度、尼泊爾的蒙藏同胞。如能將海外工作作好，則等於深入大陸民心。海外工作的推展應首重蒙藏同胞的生活改善，避免八股宣傳，訓練其在海外謀生技能，最好能在海外成立職訓中心。

其次，本席很關心達賴喇嘛的情形，達賴喇嘛很希望回西藏，本席認

為達賴若回西藏會落入共匪圈套，因此，應加強與其聯絡，使其了解利害關係。

董樹藩委員長答復：

謝謝各位委員的指導，關於本會的工作作法為：

蒙藏工作乃以大陸工作為目標，此工作若做不好，則反攻無望。方法則有直接、間接、迂迴等，然以有效為佳，本會正透過各種方式盡力為之，譬如：輔導藏胞之升學、就業訓練等。本會經費多集中於海外工作，在各區皆設有連絡中心、中山學會等。原則上是走全民路線，只要是需要幫助，我們即施予援手，而不論其居於何地。

其次，在具體做法上，則因地制宜。譬如使印度、尼泊爾青年藏胞有一技之長，使他們來台受訓，現在做的項目有理髮、烹飪、駕駛等，俟其回原居地時，能自立謀生。

陶銘委員發言：

蒙藏委員會的工作觀念很好，唯尚不夠積極，希望以後能做得更好，本席有幾點意見：

一、要先建立新觀點，使國內外人士支持中華民國的作法。在方法上則從建立邊疆反攻基地做起，這工作雖然很危險，但絕不可放棄。

二、呼籲國內各界支持蒙藏委員會之工作，尤其是中央民意代表要率先支持。

三、在蒙藏委員會中成立邊政處，專門處理邊政問題。因為邊政工作不限於蒙藏，還包括雲、貴等邊區，若無專責機構辦理，則名不正言不順。希望董委員長向行政院提出，我們立法委員必然大力支持。

四、推展工作之方式，應注意國際宣傳工作，可組織蒙藏同胞，由他們自行策劃、出面向各國國際組織控訴共匪屠殺少數民族之暴行，爭取人權，而引起全世界各國的重視，以利蒙藏委員會工作之推展，政府方面則應以財力、物力大力支援。

五、在台灣推動蒙藏工作，應努力爭取蒙藏青年回國升學、受訓、參加暑期自強活動，以培養他們與本地人士的一致共識。對成年藏胞則應多聽取他們的意見，增進感情交流，以有利工作之推動。

六、對大陸之工作，應派有志之蒙藏青年深入敵後，使大陸青年瞭解自由祖國之繁榮進步，加強反共決心。

七、對蒙藏問題，要多探討國際上對此問題之態度，譬如：美國、印度、中共等之態度，才能有效推展工作。

吳雲鵬委員發言：

董委員長推動工作很積極，實爲有目共睹，唯本席有幾點感想：

一、關於喇嘛轉世之問題。共匪極力摧毀宗教，而不讓喇嘛轉世，使其無以延續，我們則要盡力維護宗教之延續，因此，是否可想辦法使在台團寂之章嘉活佛轉世，讓喇嘛有後繼之人。

二、現在流亡尼泊爾、印度、錫金等地的藏人有幾十萬人，政府是否可提撥一筆經費，給與救助。除現行的各項技術訓練措施外，本席希望俟本省興建之喇嘛寺完成後，應極力爭取達賴喇嘛來台，主持開光儀式，藉機對其提供經濟援助，有利我們對這方面工作的進展。

三、過去孫院長說過「偏安不能自保」，本席認爲這也是事實，尤其對於蒙藏工作之推動，應採裏應外合之方式，唯需大量金錢支持。

董委員長答復：

反共爲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一個國家的戰略結構有邊緣組織與核心組織之分，應從邊緣做起，我們現今的做法則是先修正法令規章，再瞭解及建立社會可用資源。先健全組織，才容易談及做法，然本會工作推動癥結在於經費過少，譬如：暑假辦理中華文化研討會，原本希望有二十幾名藏胞回國研習，後僅回來七名，就已用了五十幾萬的經費。因此，經費若不夠，則推動大方案實在很難。

陶委員提議設立「邊政處」，本人認爲值得採行，因爲若改「蒙藏委

員會」爲「邊政委員會」，則不論在政治上或國家體制上皆不可取，若於蒙藏委員會內設一「邊政處」，則爲折衷可行之法，本會將詳加研究。

在實際推動蒙藏工作方面，本會曾派藏事處處長及一政大教授前往尼泊爾調查，現正依這些報告之建議，擬定工作方針。對於青年、成年、與老年藏胞本會也都有不同的辦法，加強工作中。我本人也將抽出時間親自前往世界各地藏胞居住區，實地訪問以瞭解其真正需要。

關於喇嘛轉世之問題，因辦法早已廢止，尙需報請行政院核正，才能決定如何處理。至於興建喇嘛廟一事，不可能由政府出錢，因爲此舉必然會引起其他教會的抗議，只有政府出面協助民間團體取得建地或其他行政事項之解決才是正途，唯本會非常贊成興建喇嘛廟。學術界曾主張建立「蒙藏文化中心」即可，反對興建喇嘛廟，只是現在台灣各地都有文化中心，軟體設備都不全，爲免流於形式，還是以建廟爲佳，本會將延聘日本專家提供意見，並成立建廟委員會，請漢寶德先生來主持。

主席許占魁：剛才汪委員漁洋提供一書面意見，謂「在報紙上看到韓國將長白山劃入其版圖之中，此舉將來必造成糾紛；希望董委員長多加注意」注意」，因時間關係，開會到此結束，散會。

散會

向達賴喇嘛和在苦難中的藏胞致意

宋念慈

敬重的達賴喇嘛和在苦難中的親愛藏胞們！

我們中華民族爲了保衛民族生存、國家獨立和全體人民的自由，對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十餘年的血戰，我們犧牲於日寇砲火、刺刀、轟炸、酷刑之下的生命財產，幾乎無法統計，但是全國民衆在蔣委員長的英明領導之下，不顧艱險，英勇奮發，卒把日寇擊敗，無條件投降，我中華民族終於獲得光榮的勝利。這表示我中華民族在爲爭生存、爭獨立和爭自由的戰爭中勝利了，也就是在爲發揚正義而戰的聖戰中勝利了。可是，我們勝利的果實被隱藏在我們背後的叛逆——中國共產匪徒，和偽裝成友邦的蘇俄帝國

主義，互相勾結，掠奪而去了。我國政府本來打算在勝利復員之後，重整舊山河，建設新民國，誰知前門打走了惡狼，後門却闖進了惡虎，由蘇俄和共匪所造成的這條惡虎，比日本狼還要兇狠百倍！牠沒收了人民的財產、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清算人民的三代、破壞廟宇、禁止宗教信仰，在人民面前牠們搖身一變成了具有無上權威的主子、天神，老百姓却成了奴隸不如的待宰殺的牲畜。

最初有人相信共匪的花言巧語，以爲牠們也是中國人，對待本國人，不會比外國人壞，誰知那却大謬不然，中國共匪却比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

的流氓強盜都兇狠的多，牠自己也誇讚自己比秦始皇要兇狠一百倍還多。有人抱着舊觀念，總以為誰當皇帝跟誰進貢，總可以了吧！誰知，你納進也要殺；有人以為我修橋補路吃齋念佛總可以吧！誰知共匪就是要消滅宗教信仰、剷除「善霸」的。總而言之，共匪是想從世界上消滅包括宗教在內的固有文化，建設馬列主義新社會秩序的。

俄帝和共匪的陰謀

當民國二十三年共匪狼狽西竄之時，日帝正在華北步步逼進，製造事端，國家形勢之險惡無以復加，政府為求百年大計，抵抗強敵，不能不作萬全準備，共匪乃乘此機會散佈謠言，誣指政府為不抵抗，希冀激起暴亂，藉機取巧。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部隊在共匪陰謀策劃下叛亂，却持蔣委員長，利用所謂「抗日救國同盟」作幌子，要脅停止剿共內戰，一致對外抗日，以期利用機會，提高共匪地位，而緩和共匪在西北之危機。第三國際鑒於現階段除蔣委員長之外，無人可以領導抗日之認識下，迫令共匪釋放委員長。待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中央宣布全面抗戰，九月廿三日在毛匪領導下的中共匪黨，遂即發表所謂「共赴國難宣言」，並提出四項謠言說：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所必需，本黨（共匪自稱）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發，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毛匪澤東對政府雖作了這四項重大承諾，可是當他回到延安後，便在內部秘密指令要以十分之七的力量發展自己，十分之二的力量從事敷衍妥協，以十分之一的力量對日作戰。因此匪軍名義上雖改歸國府統轄，但實質上它仍到處掣國軍後腿，圍攻地方團隊，建立「邊區」和地方政府對抗，為日寇侵略開路。他們的武力，在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時約為四萬人，到三十四年已擴充為四十萬人，外加所謂民兵二百餘萬人。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寇投降，舉國歡慶和平來臨，政府正做復員準備，重建中華之際，共匪立即宣布全面叛亂反抗政府，並在俄帝支援下占領東北，俄軍則將投降的七十萬名日本關東軍的全套裝備，包括步槍、機槍、大砲、坦克、飛機、艦艇等全部供給共匪使用，同時阻撓政府軍隊進入

東北。

以上是在抗戰前後，俄帝和共匪勾結、欺騙、支援，擴大叛亂，終於導致政府播遷台灣，大陸各省區慘遭赤化的經過。

共匪的謠言怎能信賴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寇甫告投降，共匪便在延安正式宣布武裝叛亂，牠們拋棄在七七抗戰之前對政府所作的一切承諾，公開表明要推翻政府，卅八年大陸淪陷之後，立即開始沒收人民的土地財產、製造清算鬥爭、大量屠殺農工商軍警和知識分子，封閉一切廟宇教會清真寺等，禁止宗教活動，拘禁一切宗教領袖，慘加屠殺或酷刑。

當共匪尚未進入西藏以前，牠們還在甜言蜜語欺騙西藏同胞，並利用藏奸實行挑撥離間分化手段，使西藏政教領袖與政府脫離關係，揚言獨立自主，於共匪解放西藏之後，一定給予宗教自由，但這些花言巧語都不過是臨時的欺人之談。等牠們準備成熟，便於民國三十九年十月七日，在劉匪伯承指揮下，斷然揮軍侵入西藏了。說實在的，共匪的入侵西藏，雖然是在北平偽政權成立之初，便已決定了的方針，可是如果更往前看些，便可知這條由北平到達印度舊首都加爾各答的路線，乃是列寧早已計劃好了的最佳捷徑的革命路線。

西藏於不得已情形下，於四十年一月由首先降匪的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率團，在北平與共匪言和。五月廿三日簽訂了所謂「協議」十七條。從此這一兩千年來的佛教聖地，便被無情地關進了鐵幕。三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共軍司令員劉伯承曾聲明說：「人民解放軍，將在保衛西藏地方制度，及維護宗教自由，並尊重西藏人民的生活習慣之原則下，繼續揮軍前進」。可是民國四十年以後的情形怎樣呢？共匪在喇嘛政府之上設了一個「軍政委員會」，大權獨攬，自是以後，上自達賴喇嘛，下至一切僧俗兩界領袖，皆祇有聽命行事的份兒了。共匪想整垮達賴的權威和破壞西藏固有文化社會制度，比誰都急，可是牠狡詐的很，牠到處先行土改殺人，可是在西藏却先不對貴族實行清算鬥爭，反之，却加以特別優待，凡共匪高級官員所能享受的，牠們都能同樣享受。共匪對貴族進行了解之後，牠們總利用農民和牧夫，起而向貴族鬥爭，隨着農牧民對貴族的鬥爭，接着便是僧俗兩界的鬥爭，由俗界來消滅僧侶，利用農牧民來消滅貴族。

共匪這種鬼域技倆，加以一副高高在上奴隸主的驕橫姿態，是一般淳樸人民有生以來所未見，那種殺人不眨眼的兇狠作風，也是從來所未見未聞，縱使愚人也會明白，本來毫無嫌隙仇恨的親戚朋友，或是平時自己所

敬愛的人，怎會忽然翻臉彼此互相指罵，誣為不仁不義？人心鼎沸了！老百姓和貴族僧侶們慢慢都明白了，這正是毛匪澤東所說的，「要使西藏真正地馬、列、史、毛主義化！」

敬重的達賴喇嘛和在苦難中奮鬥的親愛藏胞們！

我們中華民族本為一體，精誠親愛，憲法也明白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五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七條），第八條更明明白白地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以上是中華民國對國內各民族的地位、宗教信仰及身體之自由等項所作的明白規定。除了現行犯之外，無人可以侵犯、剝奪他人的自由與其在法律上應享的平等地位。所以我們認為西藏達賴喇嘛以及全藏的僧俗民衆，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上，都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力。你們的宗教信仰在憲法上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權利，一概不受他人的侵犯。所以自從共匪進入西藏所加於你們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打擊或折磨，我們認為都是違法 and 倒行逆施的、非人道的野蠻行為。全國同胞同處於共匪的暴政鐵蹄蹂躪之下，呻吟痛苦憤怒痛恨，已非一朝一夕，而今日達賴喇嘛及全藏同胞所受之各種折磨與蹂躪為尤甚。

西藏人口原本不多，三十餘年來彼共匪屠殺及奴役死亡者，幾達百萬之多，歷史上有名且建築宏偉之寺院兩千餘座，被拆毀者十之八九，寺中所有寶貴之經典及法器，非被銷燬即遭盜賣，昔日壯麗之外觀及寶貴之內藏，均已蕩然無存。

本來任何宗教都是以發慈悲心指點迷津，濟渡世人苦難為宗旨，像達賴喇嘛平時之所主張，認為「佛教所傳的教義是絕對禁止殺害生物，否則要受到苦難輪迴，來生的命運必定悲慘。相反地為使生者永久安樂，努力於捨己為人的人，這是由現時平安而到達將來永遠康樂的最高手段，所以喇嘛（佛）教的教義，與世界和平原則，並無二致」。

「謀求現實的安寧和未來的安樂」既為喇嘛教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則在他們的宗教修道求法的生活中心，自然不能屬難惡念，更不容殺戮暴行橫加於其身，像西藏現社會的奴役鞭打清算鬥爭等等的非人類所能忍受的諸多暴行，那真可說是共匪秉持其奉為金科玉律的馬列史毛禽獸不如的惡毒思想，更加上流氓強盜一般的愚蠢行徑所形成。曠觀人類世界歷史，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兇暴殘忍暴君族類，再沒有過於中國共匪的。生長於二十

世紀的人類，明明看到人類文明社會進化，不是依循馬列史毛那一套用階級鬥爭和暴力所推動，而牠們偏要相信這一般狂徒的妄想，不惜以億萬人的寶貴生命作犧牲，不惜將數千年歷史所累積下來的文化，一旦摧毀，化為灰燼，這真是亘古未有的罪行，而共匪反以為得意，到處煽風點火，惟恐天下不亂，我們敢斷言，共匪和共產主義不消滅，世界將永無和平之可言，宗教信仰自由也將永無實現之日！因為共產主義是無神的、排他的、是辯證唯物論的，在唯物論共產主義之下，任何人想要獲得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是夢想！明智的人絕不應面對現實，再度被騙上當。

慰藉達賴喇嘛的辛勞與反共的決心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於民國二十二年圓寂，二十三年中央政府派黃慕松先生赴藏代表致祭，事後留參議一員駐藏辦事，並設無線電台一座用資聯絡。民國二十八年，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舉行坐床大典，中央政府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先生代表前往，會同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主持其事，依照舊制規定，坐床之前應舉行金瓶掣籤以示鄭重。嗣因熱振等呈請吳委員長，以靈童拉木登珠靈異特著，請轉呈中央，准予掣籤，吳委員長據以轉呈，旋奉行政院電轉國民政府令開：「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係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准予掣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此令。」第十四輩達賴喇嘛，遂於民國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坐床，成為西藏政教上的最高領袖。此為自清末以來至民國二十九年間，中央政府正式任命達賴為西藏政教領袖。由此可見達賴喇嘛的坐床就職，係基於中央的明令，也就表示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具有最高主權。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行憲的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選舉總統副總統，西藏有代表二十四人參加，立法院有藏籍立法委員十四人，監察院有藏籍監察委員八人，是中央政府之組織，亦有西藏成分在內，此亦為中央與地方原為渾然一體之具體表現。

中央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在俄寇與共匪勾結叛亂下，撤離大陸，播遷台灣，繼續行使中華民國主權，達賴喇嘛所統治下的西藏，於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奮起反共鬥爭，並自拉薩出走，安抵印度，這和中央政府雖播遷台灣，但法統仍舊繼續，政府組織仍舊完整的情形一樣，達賴的政教地位和權威以及拉薩地方政府的組織系統，仍為中央所承認，也仍為西藏同胞所擁護，今天由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中央政府，正根據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造的三民主義，從事積極而大規模的建設，在這短短的三十六年當中，我們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方面所獲致的成果，已為舉世所矚目與讚揚。

，我們在這裏生活的全體同胞，不但在法律範圍內一律平等，也一律享有自由的幸福，質言之，凡在這裏居住的人民，不論任何種族皆一律平等，對少數山地同胞，且給予特別優待，不論宗教信仰皆得到法律的尊重與保護。我們這裏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法治國家。所以我們的政府不但埋頭於三民主義的建設，也貢獻全部精力於反共復國的大業。因此，我們政府對英勇藏胞歷年的犧牲奮鬥，不但同情讚佩，對達賴喇嘛的明智抉擇、對共匪的邪惡主張欺騙手段、殘酷暴行的堅決反對與決不妥協的態度，實表示無比的敬佩。因此，從中華民族同氣連枝的關係說，我們是休戚與共，從反共復國大業的立場言，我們更是如足如手，血氣相連。當今之世，我們除了互助互愛，精誠團結，從豺狼堆裏殺出一條血路，實在別無他途！但是我們也不要忘記，在國內和海外，我們還有無數志同道合之人，正準備隨時和我們攜手奮鬥，在反共鬥爭中我們並不孤獨。

辛勞的旅程和轉向祖國的心

無可諱言，當中央政府播遷台灣，西藏地方政府流亡到印北，兩者均仍繼續對共匪作殊死鬥爭之後，這是使共匪寢饋難安之事。我們中央和地方兩個政府，同受了共匪的騙，而共匪於得逞之後，同樣對無辜民衆大肆屠殺，同樣對我們的固有宗教文化徹底摧殘。我中華民國在先總統蔣公和今總統經國先生的英明領導之下，勵精圖治，政治修明，國力富強，在並世國家中嶄露頭角，已樹立了崇高而尊嚴的形象，達賴喇嘛亦以其絕頂的聰慧，配合着堅強的意志，高瞻遠矚，嘗作世界性的漫遊，撫輯流亡，采風異域，在世界宗教中也樹立了崇高的形象。年來漫遊歐美日本諸邦，對其政情必有較深的了解，對於反共的形勢也必能有所促進與認識。然眼前世界反共行動雖極切要，但反共陣營仍有待於擴大與堅強團結。若干國家雖身受共匪之害，而仍不自覺，若干國家則意存微倖，希能免於共產的禍殃，若干國家則實力不充而意存觀望，若干國家則深恐出言不慎而禍延己身，以猶疑退縮而希求自保，置等事外的國度，並不在少。從前和俄帝角逐印度、西藏、阿富汗和克什米爾的大英帝國，已呈日落西山之勢，試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還的地圖，蘇俄勢力的擴張有多少，達賴喇嘛不滿於就共匪對西藏之壓迫，求助於英首相柴契爾夫人，而她竟不肯表示意見，其實在現勢言，大概是意味着「事不干己」，縱使進一步言之，也是「愛莫能助」。愚見以為求助於所謂「大國」，她們固然有發言權，可是在某些場合，某些侵略者也有否決權，真是「其奈我何？」想來想去反而求諸己

。與其求助於人，何如與自己的同胞弟兄手足加強聯繫團結？而況我們彼此距離的並不遠，信使往返頗為方便，祇要我們的心靈相通，喜馬拉雅山和印度洋都不成為障礙。所要顧慮的倒是共匪的挑撥離間和威脅利誘。五年以來，共匪的統戰伎倆正無孔不入，但牠們無論怎樣使詐，牠們的猙獰面貌，隨時都可暴露。民國四十三年達賴喇嘛尚在北平時，對西藏寺廟的徹底摧毀，和多年來繼續不斷的破壞，致使七千餘座寺廟，如今只剩十二座，以前六十五萬餘名喇嘛，如今只剩二百名撐門面，這種暴行，無論如何都無法掩飾。最近蒙藏委員會董委員長發起在台北建立喇嘛廟，以期各地僧俗朝拜修道之方便，而共匪聞訊亦於此時，用東施效顰方式，假惺惺地也要在藏修復喇嘛廟，這種由共匪修建監視講經的統戰喇嘛廟，即使明日能建成，恐怕也祇能裝狂死鬼，真正的喇嘛，以不殺生為念的達賴能進這廟修行麼？共匪的醜行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經過三十六年間的淬礪奮發，中華民國確已成為一個民主憲政富強康樂的國家。我們的農工商文化教育普遍發達，且富於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因為中華民國是法治國家，所以人人都得到法律的合法保障，人人的人格和自由也得到尊重，這種作法既合乎世界的民主潮流，這種成果更足資世界各地爭取民主自由、從事建設現代化國家的良好參考。

在此期間，西藏流亡人士誰偏處印北一隅，但在達賴及其他政教領袖悉心改革下，業經破除了傳統的階級觀念，使有教養有現代知識的平民，也都能出任流亡政府的行政官員，不復如從前者以貴族為限的規定，這是走向民主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喇嘛僧衆在日課之餘，也下田耕作，自力更生，不再專靠他人佈施生活，這更免除了許多社會上的無謂非難。西藏流亡政府當前唯一的重要工作，即在於確實把教育下一代的工作辦好，以期能依照計畫培育出行政、教育文化、經濟建設以及軍事的領導人才，而便在反共復國的建設行動中，施展其功能。

爲了有助於西藏將來的建設，中央政府曾責成蒙藏委員會、教育部、僑委會和救總等有關單位，積極努力招致海內外蒙藏有志青年，來台受訓受教，成績斐然可觀。今後雙方應如何加強連繫，密切配合，實應有更進一步的周詳計劃。古語說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他年達賴喇嘛倘能於佛寺上樑或落成之日，杖錫東來，唱經台北，則國境官民善男信女，必將有頂禮歡迎，馨香膜拜之盛況也。

從西藏佛教看西藏未來座談會紀錄

鄒正輝整理

七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主席阿不都拉委員：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上次會員大會及理監事會的決議，希望對邊疆民族方面問題多加研究，尤其先針對蒙藏及新疆問題多加研究，以後有機會再及其他邊疆問題。關於研究並沒有具體決議，祇希望採取較為自然方式，即座談會方式，集思廣益，對主要問題作深入研討。過去關於這方面問題的座談，中國邊疆語文地理研究協會，曾對蒙古、西藏、新疆分三個主題詳加研究，並有單行本發行，已有一個很好的貢獻。不過，多少年來，由於問題形態的變化，問題的發生，及人與人間的關係，邊疆本身有不同情況的發展，種種問題給我們的啓示，無論如何，對邊疆問題，應該多加研究，而且要繼續不斷的研究。所以今天的座談，非但要針對今天的問題加以研討，而且對問題的背景，也要加以研究探討。

談西藏問題，我們知道，西藏有其悠久歷史，亦有其歷史背景及地理環境，以及與中原發生許多問題。今天在很短時間內，不一定掌握所有問題。不過希望今天座談會有一個好的開始。所以我們預先準備了一個題目「從西藏佛教看西藏未來」，當然也不一定限於這個範圍，不過以此題目作為主題。尤其希望各位對未來的展望多發表高見。

在座的伊西娜珍代表與格桑羣佩先生，不但來自西藏，而且與中原有多年的關係。兩位不但是專家學者，而且是超專家學者，希望多提供寶貴意見並提示適當研究範圍，這於主席而言，自引以為榮，對協會而言，也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今天座談的時間預定從十六時至十八時兩個小時，希望在極為輕鬆情況下來探討問題。本會雖然是個民間團體，但是對邊疆方面而言，是唯一的民間邊疆團體。在此大家庭中，多談一些自己的事，多檢討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在目前環境中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本於國族團結，領土完整原則下，為國家為社會及為關心邊疆問題的人有所貢獻，現在不便多佔各位寶貴時間，就請各位發表高見。

伊西娜珍代表：

阿理事長、諸位先生：
剛才理事長對我的過獎，實在不敢當。前兩天我在另一聚會場合上，特別聲明過，本人受的是破碎教育，同時也是土生土長的康巴（藏族）。很少談過去及故鄉的事。不幸停留在台灣的時間，比在自己家鄉長，命運捉弄人，莫可奈何！

一個人成長的過程中，有預料不到的坎坷和橫逆，我何曾料到要在異地這麼多年？對故鄉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的感受。也是一種天性使人懷念故鄉。但他絕不是國內文人筆下的那種面貌，更不是經中共破壞後醜化了以後的形象。我從那兒來，比誰都知道得清楚而了解深刻。不是這兒的西藏專家肯定的模樣啊！

今天的題目，含蓋很廣。我毫無準備，只僅僅以「擺龍門陣」的方式，掛一漏萬的，報告我個人的所知，提供參考。如果以西藏專家和學者的觀點來說，可能有人會說：「有書為証」。我僅以親身體驗來報導：不是強辯，也不是爭論，而是向諸位閒話家常，訴訴苦。聽過許多專家和學者的論調，這麼多年來，我都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作無言的抗議算了。

過去，因交通不便，中原同胞不易去藏地，少數到過那兒的人，撰文報導一些見聞時，都以他個人主觀的看法，用他自己的尺度作批評（有真學問的研究者另外），這些人從不肯注意那特殊的地理環境，不同的文化背景與習俗。也不用客觀和公正的態度去批評。提筆為文時，自視甚高，不留一點厚道。侮辱藏族的尊嚴，視為得意。看到藏地不同於中原文明的地方，憑他個人的好惡，信口開河，寫些奇風異俗的加以渲染。極盡污辱之能，這種報導太多（毛匪說的，謊話說到一百次上，就變成了真理）。時日一久，大家就認為藏地為野蠻地區，神秘地帶了。再加上自中共入侵搜刮完了所有藏地人民的一切財富之後，儘量醜化藏族，讓外國人進入大陸觀光，因此有人認為藏族是未開化的落後民族、沒有文化——但我國的史學家錢穆教授，有過公道的提示。

今天藉此機會，只談我的看法，也許在層次上，既不切題，可能有離題太遠之處，尚請原諒！

記得不久前，曾見故宮博物館李副院長霖燦先生，他到過我的家鄉，是我舅舅（木里親王）的貴賓。他對我講了藏族的一句成語，他說：「甲喜喜博木喜，甲度度博木渡」。意思是漢人認為快樂的，藏人認為不快樂，漢人認為痛苦的，藏人不認為痛苦。不論日常生活中，藏漢民族在風俗習慣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我是康巴。過去川軍駐紮的地方，軍中有時演唱川戲，特別邀請地方士紳外，老百姓可以自由去觀賞，儘管台上的武將、花旦、小生等角色，唱做俱佳，表演逼真。但始終得不到台下觀眾的回響（掌聲），因為那羣仰頭看戲的羣眾，不知表演的是什麼？他們只是為了好奇而去觀看，也不好意思中途離場，好不容易挨到散場，當時有不少觀眾搓着脖子，有位風趣的藏人說：「甲佳倫強，博革東納」。意思是漢人在台上表演，藏人在台下脖子酸痛的笑話！

我為何要提這段事？第一彼此語言的隔閡。第二文化傳統有差別。第三老百姓間從來不會溝通，怎麼會產生共鳴？！在國內的中小學課本上，對藏族史地的簡介，貧乏而有錯誤。有關康藏歷史和地理的參考書，大都來自外國人的著作，國內有的就是專制時代官僚的手筆，完全是他說了算數。與藏族的說法南轅北轍。那些領導階層的官員，不屑去作深入的研究，所以就各執一詞，始終談不攏。

比如，一位醫科的學生，苦讀了七年，這期間如果沒有實習的機會，也不會得到教授的臨床指導。我相信他不敢去診斷病人的。我真為有志於研究西藏問題的青年們叫屈。他們辛苦鑽研的資料來源，很多地方有待商榷的，另外來自國外的資料，多少總有些偏差，因此研究所得的結論，也會有問題。

還有清朝那位果親王寫的「七筆勾」以及藏地風土人情的文章……等。極盡污辱之能，真叫人忍不住去讀它！但這類官宦筆下寫出來的東西，廣大的藏民絕不會知道，只有極少數讀過漢文的藏人偶然間才能有機會過目，也敢怒而不敢言。以親王之尊，巡視藏地，出門乘坐轎輿。察看當地藏民食、衣、住、行的生活狀況，用他那生花的妙筆，形容野蠻、落後而一無可取。這便是專制時代統治階級的優越，視百姓如畜狗。滿清不亡，是無天理。那些坐井觀天，養尊處優的官僚，視民如草芥。提筆為文時，只知羞辱藏民，糟踐百姓，方能顯示出他官吏的威風，如斯的專制政府，焉得不被推翻？！

有些學者寫文章時，津津樂道我中華民族有伍仟年的光榮歷史，但別忘了：境內尚有不少的野蠻民族在其中，那光榮又能光榮到何種程度？！你們曾否想到，如何去扶植他們？！教導他們？！提携他們？！我想只有天知道。舊時代的官僚和跑單幫的人，到那廣闊的藏地，來去匆匆，接觸許多不同層次的人物作題材，寫出他看到的奇異風俗，摻雜些個人的成見、偏見在內（這類人不是純正的受過專業訓練的文人，為文當然談不上品格），報導他認為不文明的一些以偏概全的事情。經由國內的報章雜誌發表，好壞沒有任何人來批評（因為藏族百分之九十九不認識漢文，也無從知道這類的報導），他便成了專家，他的文章也成為第一手的資料，供這方面的下一代依樣畫葫蘆去了。

這些撰文者的最大問題是，他不懂藏族語文，走馬看花似的，依靠司通翻譯，搜集到的材料，加上他主觀的意識去批判，毫不曾為當地人民設身處地去想過，不能說不是斷章取義。

是凡人，他的求生欲一定很強，康藏地處高寒，為了適應，數千年來我們祖先的艱苦奮鬥，才有他特殊的生活方式。但今天面臨的是共黨暴政下，有被消滅的危機。藏族為了爭生存權，不惜反抗暴政，流亡異地，寄人籬下，但此身不死，此志不懈。必能推翻暴政，重建家園。

講到此，再向諸位報告，一九八一年我的錫金之行，是參加噶舉巴十六世法王的茶毘。在那裏碰見從故鄉出來的人，提到西藏連年飢荒的情形。他們一致的說：中共巧妙的運用下，製造成的人為飢荒。本來，中國人：南方吃米食，北方吃麵食，西藏人吃糌巴。而糌巴的原料是青稞，它屬於麥類，耐寒而適宜於種在高寒地帶。但是中共入侵後，不許藏民種青稞，下令改種大麥，美其名曰要改良藏人的飲食。中共的命令必貫徹執行，幾年下來，年年欠收。明眼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共對藏族施行飢餓政策，要把藏人活活給餓死是他們的目的。所以不肯配糧食去救助飢民。中共的另一個目的，是為了杜絕藏族游擊隊，攜帶方便的主食——糌巴。所以才叫農人改種大麥而不許種青稞。

最近看到一份資料，中共又公佈了一個新政策，不准藏民飼養犏牛，限制牧民改養黃牛，明知高寒地帶，黃牛不易繁殖與成長，中共這種舉措，乃是用殺人不見血的策略。

民以食為天，藏族的飲食起居，早已由祖先如神農嚐百草似的經過了一段過程，才製造出藏人所需的食物，也是順應高寒惡劣氣候，適合自己腸胃的飲食：吃糌巴和牛羊肉、飲用牛奶和酥油茶。這些都是就地取材。怎敢與中原魚米之鄉比，然而中共想盡辦法，阻止藏民生產適合當地百姓

所需的糧食，其居心可以推測了。

記得我初到台灣，有一段相當痛苦的過程，因氣候與飲食的突然改變，難以適應而幾乎喪生，兩度生命危在旦夕。幸賴這兒醫藥發達，挽回了我的生命。但每到夏季，必須天天打肝精針，苦不堪言。有天遇到一位去過藏地的美籍醫生，承他指示我，教我設法吃家鄉的一類飲食，才能恢復體力云。因此遵照所囑立秋後喝酥油茶外，多吃牛肉及黃油佐食，並以麵食為主，如此體力漸漸恢復了。

共產黨入藏之初，它以為獵獲到羔羊似的，像帝國主義侵略弱小民族的方式，在藏地大肆捕殺百姓，消滅藏族，實行三光政策「搶光、燒光、殺光」，露出了它猙獰的面目。因此全藏才掀起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抗暴革命運動，震驚了世界。藏族篤信佛教，對生死早已看破，敢於反抗。

再者，德國記者去大陸，所拍攝的影片中，看到中共卅年統治下的藏地，已面目全非，滿目瘡痍，只見落後、貧窮、髒亂之外，別無是處，那昔日的「香格里拉」已被摧毀盡了，成了人間的地獄！那些衣裳襤褸的幼童，是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見了喇嘛仍磕頭膜拜，而未肯聽命中共的使喚，這便是藏族不可思議的天性！

保守性特別強，而不輕意吸收外來文化的藏族。以我為例：民國卅七年，赴京出席行憲大會畢返里。那時我也學時髦燙了新髮型，抵家後翌日上午九時，去拜見臥病經年的祖母，她老人家見到我的髮型，當時不曾置評。過了一週，一天把我叫到她床前說：「孩子！你若再要出門的話，別把頭髮燙成（擦日角）捲羊毛似的，盡量保持自然的髮型為宜。不必刻意去學別人的模樣。孫輩女孩中，只有你讀過漢書，希望你不要把我和你母親的型像從你身上抹掉……等」。那時我年少無知，只覺得祖母太固執。沒有體會到她老人家的心意。如今！年事日長，漂泊經年，接觸面也廣，一般常識也漸豐富。回憶起祖母的叮嚀，豈只是傷心落淚？！目前我這樣的穿著，也是為了遵循祖母的訓勉：「衣冠不改舊家風」，以示不忘本而已。

下一代的，對過去當然是一片模糊，外子在印度多年，知道他要回來，特請他帶回少許糌巴，給孩子們品嘗一下，一天我特別示範給他們看，各人嚐了一口以後，沒有興趣了，還說：將來教育普及，交通發達，故鄉有豐富的牛羊肉及黃油牛奶，吃的方式可以改良云。我能說不行嗎？

過去民族間的隔閡，是因教育不普及，關山萬里，交通不便所致。我們在國外時看到各族的子弟，他們受到機會均等的教育，彼此能認同，發

現不少優秀青年。中國人彼此可以分辨得出漢、滿、蒙、維、藏那一種族。但外國人沒有本領分辨的，這也就是中國人先天所具備的優良條件，不像別的國家，從膚色上可以分辨不同種族來。

最後，借陳納德將軍夫人（陳香梅女士）在一次演講會作的結論。來作今天我談話的結束。她說：「……今天，美國的中國專家，他們所描繪的中國人的一切，絕不是真的，那些自負不凡，在美國一流大學任教的中國專家，真是半吊子。對中國認識不夠，但他以中國為題材寫文章賺大錢，毫不留一點厚道。強權之下，那有公理？我國受害匪淺……。」我在此祈求國內的西藏專家，如果認為藏族是構成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五大族之一），為文時請高抬貴手，留一點厚道與尊嚴給我們，否則，我敢說什麼？！

談到西藏的未來，因時有限，我只能簡單的說一點概括性意見。中共竊據中國大陸卅六年來的事實，已証明外來的馬列史毛共產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是違反人性而且徹底失敗。今後西藏的佛教，只有在自由民主的政治經濟制度下，才能宏揚發展。西藏地方的未來，也只有在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後，才有光明的前景。所以海內外藏族同胞，應該團結合作，共同為反共復國而努力，才是愛中國救藏族的正途。

格桑羣佩委員：

談論西藏問題，首先在觀念上必須澄清。內地人說西藏，是指現今地圖上所表明的西藏地方。藏人說（）西藏，是包括青、康、藏、高原，以至四川的松、理、茂、雲南的麗江、阿敦子一帶。再從人口來說，現今地圖上表明西藏地方只有二百多萬人，而照藏人所說的西藏人口總計，有六百多萬人。因此在觀念上必須溝通，否則就沒有辦法談下去。

對於一個問題的看法，由於立場不同，看法也不同，政治背景的不同，相信他的說法做法都不同。我們要在不同的看法，說法中找出統一的方向，不然，各說各的，始終是個問題。因為西藏人講他的歷史時，很少提到中原的關係，至多只提到與唐文成公主的婚姻關係。據說，當時的吐蕃王朝的武功很強盛，疆域也很廣，與唐朝是一種對等國的關係，唐太宗知道吐蕃是西境的強國，與其征戰，歲無寧日，不如結為婚姻關係，以求得化干戈為玉帛，和姻是當時的外交策略。但在漢藏史記裏又各有各的不同記載，這是問題的徵結所在。

今天座談會的題目是西藏宗教與西藏未來的前途。西藏的歷史有文字記載是從唐代開始，才有較完整的說法。在唐以前

，史書記載很少。但我們瞭解，過去西藏政教是截然分別清楚的，並沒有合併。在政治制度上有藏王，在宗教上有法王。自從成吉思汗在一二二年，曾征服了西藏東部邊界，但始終未能征服西藏全部，因此蒙古王朝，對西藏的主權，只是屬於名義上而已。成吉思汗的孫，忽必烈看到這種情形，要想獲得真實的統治權，進而便於掌握，他認為當時西藏佛教與蒙古的拜火教，許多地方相同，於是他採用宗教作政治上的懷柔手段，他自己並不信仰西藏佛教，但也皈依喇嘛，並定西藏佛教為國教，提高喇嘛地位。忽必烈保護西藏宗教，是基於政略上的運用，不幸忽必烈的後代帝王，出了些昏庸無能之輩，如在元順帝時，迷信喇嘛更甚，竟行起「演揲兒」法，作「天魔舞」，以及秘密大喜樂禪定法，更為荒唐無耻了，致使元朝的歷史中，只見喇嘛的專橫，以後喇嘛成了特權階級，不守戒律，違反了戒定慧的宗旨。在西藏方面就因為巴思八灌頂國師的關係，走上政教合一的制度，西藏青年放棄武功，拿起佛珠修行，享受喇嘛特權，漸漸消滅武功。記得救國團曾舉辦過暑期邊疆營座談會中，有位蒙籍教授說：「西藏喇嘛害了我們蒙古」。實際上研究歷史的知道，被害的是西藏還是蒙古？西藏以前政教劃分清楚的，後來就是元太祖巴思八到西藏弄政教合一，命他為親王，以後喇嘛的特權實在太大，他們到什麼地方，朝廷官員要接待供養。他們享受特權，不守教規，連戒律也不守，一個宗教沒有戒律，就喪失了佛教的宗旨。從巴思八這一代起，政權又改變成世襲制度，薩迦巴可以結婚，從此父傳子，子傳孫，子子孫孫傳下去，連他的親戚都可以一步登天了，這與獨裁制度有何異？於是有宗喀巴大師起而推行宗教改革，創立黃教，實行化身制度來代替紅教娶妻傳子制度，靈童轉世制度，實是依據佛教教義，折衷世襲和選舉兩方面的優點而制定的，後來這種制度紅教也採用了。薩迦巴這一代的權力，在元末明初時期，被轉移到噶舉巴（白教）。噶舉巴以後不久，才由宗喀巴弟子，達賴和班禪取替，從此以後，藏王的體系就失勢，只有其名，變成政教合一制。政教合一制在理論上說，就像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的政治制度一樣，西藏人應該過着世外桃源生活，佛教稱一切眾生平等，領袖將為老百姓犧牲奉獻，這比現在的民主政治還理想得多。但事實上並非如此，以後漸漸變成有階級之分，多少年來政教合一的政府，為西藏老百姓做了些什麼？就以現代進步國來比較，西藏地方政府，不會修築過一條道路，其他建設不用談了。

從宗教說，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西藏如果沒有宗教，可能這個民族早已瓦解了。共產黨入侵西藏後，目的在消滅民族，所幸今天還有一個為民族生存奔走呼號的達賴喇嘛，如果沒有這位領導者，西藏難民誰

會賣誰的賬？目前西藏人還能團結，就是因為有宗教在維繫着，記得曾有一位大官說過，達賴喇嘛不聽話，換一個算了，你說行不行？我說當然不行，道理很簡單，達賴喇嘛在西藏人心目中，他是菩薩的化身，是至高無上的神。人們向他磕頭，並不是向他本人磕頭，是向至高無上的神磕頭，許多人不瞭解這一點，也不明白這位轉世達賴的意義。我們知道達賴喇嘛前後轉世十四世，已有百九十四年的歷史？而西藏人的傳統中怎麼可以免掉的？真是隔行如隔山，難以說清楚。這是辦不到的事，是根深蒂固的。

談到以後的展望，必然走向政教分立制，這是時代的趨勢與要求，達賴喇嘛自己也表示過，我個人僅僅是個比丘（扎巴札將），只要西藏人生活過得好，一切以人民的意願為準，西藏人如果認為這個宗教不需要，也不需要我這個達賴喇嘛的話，可以。從以上一段話裏看出，他也瞭解現在時代的變化，將來轉世，是不是可能統治西藏，是一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過去西藏人在高原上對宗教的虔誠，世世代代都在信奉着佛教，大家相安無事，今後如何？不得而知。在此還要附帶說明的一點，共產黨也不了解西藏宗教在一般人民心裏所佔地位，以為西藏上層階級和喇嘛們是剝削階層，煽動一般人民去造反，大家要求平等，以無產階級專政為主；但是西藏人認為只要吃得飽餓了，多餘的糧食應該拿去供養喇嘛，他們認為這樣做功德很大。大多數人民相信命運，所謂：「要知前世因，今日受者是，要知來世因，今日作者是」。寧是隨緣帶來的，無論用什麼方法也是避免不了它，因此共產說你們要造反，在人民的觀念上完全兩回事，共產黨在西藏迫害藏人摧毀宗教，已引起廣大西藏人的反感。我們可以看出，廿多年來共產黨雖然一直在藏駐紮重兵，但是他們始終沒有真正能統治西藏。何以見得？就拿這次達賴喇嘛想到大陸去訪問，中共就告訴他，你回來訪問什麼地方都可以，唯獨西藏不能去，從這一點亦足以証明，共產黨控制不了西藏人民，假使中共真的控制了西藏地方，那達賴喇嘛回去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知道中共在西藏所作的破壞，是絕對錯誤的，所以中共始終難以控制西藏。

今天世界各國，差不多每個自由國家都有西藏的難民，尤其青年人很多，回到國內的談起來也很慚愧，接來的人數既少素質也較差，真正優秀的人，大多數都被異國接走了。無論在歐洲、美洲各國都有很多藏胞旅居在那裏，連日本，每年都有一定數目的訓練，結訓後就回去工作。比在我們國內訓練的人數多，據說以民間私人機構出面訓練的。我們瞭解以上的情況之後，從好的方面說，大家都接受了現代教育，他們的意識型態也變了，價值觀念也改變了，也瞭解將來回到西藏應該怎樣做，才能生存於

屋脊之上。壞的方面又是什麼呢？他們由於在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有所不同，觀念也不同，在法國的說法國政治制度與文化如何地好，在德國的說德國好，在瑞士，以及美國、英國等國的也都全說他們旅居國家政治制度好。這些人假使沒有從小對自己國家固有文化有所瞭解的話，將來這些可能既沒有西藏人的味道，連傳統文化的標幟都沒有，被所在國同化了。因為他們從小就送到國外，所接受的都是人家國家的教育，國內如果不趕緊訓練幹部，一旦光復大陸國土，對政治制度又將有不同主張，是很大的問題，今天不得不提出來，希望政府預為籌謀良策。

主席：

今天座談題目，不是純學術性的，前段是純學術性，後段多屬政治性的，是學術性與政治性兼容並包的題目。剛才伊代表與格桑委員已勾出一個輪廓，意見非常寶貴，請各位繼續發言。

呂秋文教授：

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請教大家的：十幾年來，我對西藏問題感到很有興趣。但是在我的心裏有一個問題始終想不通，達賴喇嘛在印度的流亡政府與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反共立場完全是一致的。剛才也聽到大家說藏胞特別重視宗教信仰，我中華民國政府對於宗教信仰完全是開放的，可是到現在為止，雙方還存着一個鴻溝，沒有溝通，究竟沒有溝通的原因何在？這一問題要藉此機會提出來請教大家的。敬請指教。

丑輝瑛委員：

我對西藏問題研究得太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除了吳代表和格桑羣佩委員之外，看到過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的恐怕只有我，當時他們兩位都還是小孩子，尤其是班禪喇嘛同我有很好的友誼。為什麼？是因為班禪喇嘛有一件公務要到蘭州去。政府派我到中途去接待他。那時班禪才十二、三歲，到十四歲才坐床。他的衛士是騎馬走的，大約六天路程，他自己是坐汽車的。他先到，等衛士到了之後，才浩浩蕩蕩的進城。就在這個時候，政府派我到離城約五十里許的地方接待他。那個地方非常美，到處是桃林，就在那個地方等他。碰面時間為下午二時，等到六時，他的衛隊才到達。在這段時間我一直陪他在一起，他覺得非常好玩。我為什麼在此提這段往事呢？是說明不管是達賴或是班禪，他們都非常聰明，比常人實在要強得很多。當時我們在中途招待他們，擺得很多茶點水果，有桃子、梨子

、蘋果等。從他的眼睛看來，非常想吃，但不敢吃。非常的嚴肅，眼睛只看堪布。堪布就是管他的老師，老師一動就知道叫他做什麼？當時只有我在他的旁邊，那時我還不到三十歲，我就給他的堪布講，我說今天這些果食都是為佛爺準備的，我說給他吃好不好，他說，可以，不過只能吃一個。我說，他還是小孩子嗎，他要吃就讓他吃一點，讓他自由一點好了。堪布答應了，於是他就放鬆多了。凡是擺在那裏的桃子、蘋果等他都吃了。他很開心，跟我很談得來。因為他是青海人，是我的小同鄉。他是個非常可愛的小孩子。在他坐床那天，恐怕在座的也只有我參加他的坐床大典，那一天的情況，使我非常的感動，蒙藏同胞對宗教的虔誠，從好遠的路上就開始跪拜禮，到了一見到佛爺，只要佛爺摸他一下頭，就感到非常光榮。我因為自己不信佛，也不是蒙藏人，我就站在那兒觀禮，班禪看見我注視他，他很高興。叫我到他旁邊去，他把一個最好的哈達給我纏上，叫我不要走。我說你今天很忙，有很多事要做，我明天再來看你。從此以後，我就過半年時去看他一次。

我在此要特別說明的，蒙藏族對於轉世佛爺，有關他的訓練是非常嚴格的，坐床之後，對於一切政事諸如政治經濟等都要學習，從小受嚴格訓練，一天到晚要唸書。假如對所規定的功課做不好，就要受皮鞭的懲罰。打了之後，堪布又會向他去道歉，說明是為了教育他。我有一次去看他，他覺得很寂寞，獨自坐在一個房間，除佣人進來倒茶水外，也沒有人跟他講話。因此我與堪布講，我說，他還是個孩子，買一點玩具給他玩好不好，堪布想了一下，買什麼玩具好呢？買一部自行車給他院子裏運動好了。等到我第二次去時，發現不止是一種自行車，還有其他樣式的車。他說有了這些車子玩，一點不覺得寂寞，他還對我非常感謝。

我所以要講這些經過是說明什麼呢？是說明一個活佛從小就要受相當於小學、中學、大學以至高深教育，一天到晚還要唸經。我是對宗教不太瞭解，但常看見蒙藏同胞信佛非常誠心。一個家庭有三個兒子，其中就有一個兒子要去當喇嘛，當喇嘛也就是像一般人進學校唸書，非常嚴格，不能隨便回家。有的家庭信仰之誠，就是只有一個獨生子，也要送去當喇嘛。這就是說明蒙藏同胞對宗教信仰之誠，絕非共產黨所能改變的，不管怎樣禁止也沒有用。儘管目前稍有改變，這也不過是一種過程而已。要蒙藏同胞不要信佛，這一點恐難能做到。他們將是永遠信佛的民族。

我的家鄉青海，也有蒙藏同胞聚居地方盟旗之設，也有千百戶。我們常與蒙藏同胞接觸，發現蒙藏同胞有深遠的文化，我們常說，我們漢人對兒女教育如何嚴格，但放眼看蒙藏家庭組成的分子，父母、兄弟、姊妹之

間以至于子女對父母之間的禮貌非常嚴格。他們對人的恭敬更值得贊許。當他們到你跟前講話時，聲音非常細聲柔和，而且還要拿衣服把嘴巴堵起來，他們很講究禮貌。

蒙藏同胞的藝術天才，尤其值得我們重視。我覺得我們過去對蒙藏同胞藝術一環忽略了。剛才伊大姐講，藏族同胞常吃糌巴，青海人也常吃糌巴。我曾記得立法院有位同仁吳鑄人先生，他有一次很緊張的來找我，問我糌巴是什麼東西？我就跟他說明糌巴是怎樣做成的。他說我的兒子被判死刑，緩期兩年，被送到青海集中營去勞改，要看這兩年勞改的表現，表現好就可以不死，如果被認表現不佳，已被判死刑，恐將死定了。但是我的兒子，從小生長在安徽，到青海生活過不慣，結果幸虧吳委員的在大陸當過政大教務長，他的學生在那邊很多，在當地頗具勢力，一打聽他是老教務長的兒子，大家對他非常好，總算沒有餓肚子。他們常常給他糌巴吃。因此吳委員以為糌巴是非常好吃的東西，他就來問我。其實藏胞除吃糌巴之外，他們對於飲食非常考究。因為我常常與蒙藏同胞接觸，常到他們的帳篷裏去玩。看到他們所做的全羊酒席，比我們漢人還要做得考究。一樣的東西味道都非常好。他們所捏的包子，上面的褶子都是一樣多。還有他們做的拉麵，比我們漢人所做的還要好得多。還有一種叫群鍋的，把麵發好揉過之後，放點奶油，或是牛奶，放在鍋裏，把鍋埋在炭火裏去，其所烤出來的群鍋香氣撲鼻，有一特別味道。

所以我感覺到蒙藏同胞的宗教信仰，他的藝術都有獨到之處。更有令人不可想像的，在青海的蒙藏同胞在正月十五有一個燈會，青海的燈會為全世界有名的。據說，是為了紀念宗喀巴的生日而舉行的。當他在誕生的前晚他母親做了一個夢，夢見天空中的情況。想像天空中的情況，於是做了一個燈架，所做的燈是酥油燈，所有的燈都是用奶油做的，其所做的人像，有時做的比真的人還要高大。做工的精細，甚至於連指甲上的印都做出來。還有所做的衣服，裏面的襯衫，中間的棉襖，外面的袍都一層層做出來的。這種藝術，從十月開始做，一直到正月十五七點鐘開始擺出來。在這段期間因天氣寒冷，先冰藏起來。至於花架分大花架和小花架，小花架上面塑立三、四個佛，大花架，比一間十幾坪的房子還要大。高有三、四層。佛有各式各樣的佛，佛的前面所擺的都是酥油燈。到晚上七、八點鐘時就把燈點起來。還配備有花鳥，那些花為我們所未曾見過的，都是奇花異草。像這種藝術，很難以想像是蒙藏同胞所做出來的。當剛一擺出來時，因各式各樣的東西都是凍凍的，還感覺不到怎樣，到了十一、二點鐘時，奶油經燈光的照射，稍微有點溶化，看起來各種人像簡直與真人一樣，美

不勝收。這是他們藝術的一面。

還有他們的音樂，當時也沒有電動的技術，可是在每個花架間做有雅樂，有絃樂器、金屬器，都是屬佛教方面的音樂，那是非常美妙的音樂。還有動態的。我還記得他們所做的濟公活佛一幕，濟公一面在走，一面在唸經，後面跟着的小沙彌也在唸經，栩栩如生。

所以我感覺到，一個民族之所以能持續那麼多年，不是簡單的事，所以我們不要常常要以漢文化去同化其他各民族的特別文化，這大可不必。而且我非常重視每一個民族的文化，應該鼓勵他保持下來。像伊大姐的服裝多考究，蒙藏同胞的服裝，我們不要只看他穿一大衣或穿一襯衫，其實他們都非常考究，其質料多是緞子、綢子，很高級的料子，尤其是女孩子，穿起來非常的漂亮。女孩子所繫的辮子，一看就可以知道是太太還是小姐，一個辮套是太太，兩個辮套是小姐，在辮套上鑲的花，多用珊瑚、珍珠綴成，非常考究。

以上以我所知道的提出來供大家參考。以後我們應該怎麼辦？我認為在此地的蒙藏同胞子女，一定要給予受很好的教育，他們的教育，升學因為是免試的，一定要讓他們受大學教育，以後再送他們到國外受專業教育。

在國外的蒙藏青年同胞，為了使他們有謀生能力，接他們回來受技藝教育，學廚師、學開車等這固屬重要。但是對於正在唸書的青年學生，應該想盡辦法，吸收他們回國受教育，一定要受中國文化。在此中間，不一定要求他們漢化，一定要教他高深漢文，只要他會說，聽得懂就好了。一定要加強他們自己的文化，讓他們自己會說藏語，認識藏文。而且所授的學科，應該順其所好，因材施教。將來光復大陸，對蒙藏地區的重建，完全要靠蒙藏同胞去努力，這要比外面派去的人要好得多。因為他們語言文字，風俗習慣都要比外來的人能適應。所以我認為應盡量吸收國外蒙藏青年回國接受教育。國家多支出一點錢，也是值得的，希望在政治大學林所長恩顯主持的邊政研究所多容納一些學生，還有民族社會學系也能做到這一點。

有一件事情我覺得非常遺憾，有一位藏族大學畢業生，我很想把他留下來，於是就把他推薦到外交部，他到外交部面談以後，過了很久，他說沒有去。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去，他說他不想去，問他為什麼？他說要我做的事情不想做，那種抄抄寫寫的工作，我沒有興趣。有一次我碰見外交部長，我說你完全錯會了我把這個孩子推薦到外交部的用意了。我為什麼要推薦這個孩子到外交部呢？第一他是藏族同胞；第二藏文英文都很好；第

三漢語也完全通達。你外交部培植這樣的人才，將來在外交運用上有多大的貢獻。放在一個沒有用的崗位上，當然他不願意幹了。

所以我在此呼籲各位先生，我們不僅是歡迎蒙藏青年回國受教育，還要於他們完成學業後，請他們加入政府工作行列，讓他們多瞭解政府政策，瞭解我們希望他將來為蒙藏同胞做些什麼。以上幾點小小建議，敬請各位多多指教。

林恩顯教授：

現在我講幾句學術以外的話，就教於各位。現在我就依據今天的題目「從西藏佛教談起看西藏未來展望」提出幾點淺見：

一、我們知道西藏佛教於共產主義基本上有矛盾存在，從長期角度來看，可說是沒有辦法共存的。不過，在現階段中共對西藏佛教似乎已放寬了一點。相信大家也瞭解，中共之所以這麼做，只是暫時利用西藏佛教，稍為緩和對佛教的控制，允許部分宗教活動，這不是長期性的，也不是誠心誠意的，並不是為宗教自由或者支持西藏佛教的做法。相反的，我們復興基地，政府一向對宗教信仰自由，立場是非常堅定的，而且從民國開始，七十四年來一直這樣做，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尤其對邊疆民族的傳統及信仰，向來非常尊重。特別在最近蒙藏委員會與民間積極的在籌建喇嘛廟，可見從政府到民間大家對西藏佛教的重視，可以說是對蒙藏同胞重視的表現。

當然在過去，內地同胞相當忽視邊疆的研究，這也是事實，這是內地同胞對蒙藏等邊疆地區不甚瞭解，而產生很多誤解，這種隔閡，今天值得檢討改進的。不過據我個人的感覺，最近一年來，國內對蒙藏問題的重視似乎有逐漸重視的傾向，這一點是值得國人及研究蒙藏地區的學者專家安慰的地方。我個人認為，今天國內即使研究蒙藏的人不多，我們應該聯合在台的蒙藏領袖及學者專家，集合大家的力量造成一股團體壓力，不管對輿論界也好，對政府也好，促使國人對西藏問題的重視，增進這方面的研究，早日喚起內地同胞對於西藏問題的瞭解與對西藏同胞的認識，共同早日建立起民族共和的長遠目標。

當然最近我們也發現流亡在海外的藏胞中的極少數人在高唱西藏獨立運動的論調，亦時有所聞。這一點，個人覺得，在海外的少數同胞，因為深受中共暴政的迫害，難免有仇視中共的情緒，值得令人同情的，也值得全國同胞共同支援的。但是我們覺得反共不必反漢，反共更不必反中國。我們自由中國同胞，甚至在大陸的同胞內心實際上也是反共的，與藏胞

的內心是一致的。因此我們也要借此機會呼籲西藏同胞與反共的內地同胞，共同精誠團結，共同摧毀中共政權，這才是西藏未來的光明大道之所在，在目前地方性的運動，恐怕不是西藏未來發展的正途。

以上個人的一點淺見，特別藉此機會提出來就教於各位，特別要請格桑委員多多指教。

王吉林教授：

聽了各位的談話之後，心裏有點感想提出來就教於各位。

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對西藏瞭解太少，因為瞭解太少，產生了很多誤會。我們對西藏瞭解不夠，同樣的西藏對我們也是瞭解不夠。今後的發展方向，應盡量求得瞭解，不要老是戴有色眼鏡看問題。漢藏是兄弟民族，兄弟民族不瞭解，反而英國、印度對西藏的瞭解，要比我們深切，這一點我們應該引以為恥，急起直追加以努力的。除此前提之外，有幾個問題想提出來向各位先生請教的：

第一、歷史上的問題。從中國史料記載，與西藏密切關係開始於唐朝，在唐以前的歷史就不太了解。從有史以來，西藏本身，宗教於西藏人來講，幾乎是不可少的部分。贊普王朝時代，佛教之爭以後，佛教就形成很多派別。後來薩加派藉元朝元世祖的勢力統治西藏，但是其他派別仍舊存在。到了明末清初，才形成政教合一。照這樣看來，西藏從有歷史，就有佛教，佛教幾乎是成為西藏的血統或是遺傳。由此可知，要使篤信喇嘛教的西藏人改變信仰，不是在短時間內可以做得到的。

第二、西藏實際上其區域相當廣闊。地理環境也相當複雜，所以藏胞不管是生活上，居住環境上不是很單純的。若只用概括的概念或簡單方法不是容易了解的。從地理因素看，西藏海拔很高，各地的產物因受地理因素影響各有不同，有產青稞的，有產小麥的，有產米的，還有產幸子的。這種地理的複雜性，增加藏胞本身的複雜性，又因宗教派別的不同，又增加了藏胞的複雜性。

第三、在共產黨信條與佛教信仰很難並存，當年之所以引起西藏抗暴，是因青海兩個喇嘛受到共匪的迫害，而導致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講起來，達賴喇嘛是反共的，與我們的反共政策正相符合，可是他從沒有提起我們，這是很遺憾的事！

第四、西藏同胞流亡到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地區的人數為最多，還有流亡到瑞士的。這一些人仍維持西藏家庭，或是西藏人自己收養西藏孩子的，這些人始終保持西藏語言、西藏傳統、西藏文化。可是有少數西藏孩

子被外國人收養的，連他的語言也喪失了。由此我們可以想到一點，政府要加考慮的，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其傳統文化，其凝聚力非常強固，尤其遇外在壓力愈大時，反抗力也愈大。亦即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傳統文化越堅強。在此我可以舉一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猶太人亡國了那麼多年，但是他信仰宗教之篤，團結力的凝固始終沒有改變。在此我們可以想到一個問題，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可能不再轉世，他們的不轉世，於西藏或多或少會受一些影響。不過也不見得於三、五十年乃至一百年，西藏佛教就將消滅於世界。仍然有很多活佛在轉世，仍然有很多人在繼續研究西藏佛教。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今天美國、日本及其他別的國家，他們爲了在學術上要瞭解西藏佛教，甚至要瞭解整個佛教，他們爲了對藏文佛經的研讀聘請很多喇嘛及優秀藏胞爲他們譯經或經學。在此情形下，有一個相對作用，有許多藏胞青年仍然出家當喇嘛，把一生精力投在研究佛經上。我在蒙藏委員會也講過很多次，在其他場合也提出呼籲，我們要想瞭解蒙藏問題，甚至要蒙藏同胞增加親密關係，真正瞭解兄弟同胞，只有一個辦法，除了學習他們的語言，瞭解他們的生活習慣以外，更重要一點，我們深入了解西藏佛教——喇嘛教。目前我們與流亡在印度的藏胞，聯絡工作做得實在不夠，在美國就建立了幾個喇嘛廟。我們國內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建立一個喇嘛廟。還有一點要在此提出的，我們是針對整個西藏同胞，並不一定要爭取達賴喇嘛。當然達賴喇嘛有其精神領袖地位，他到美國去，是把他當宗教領袖看待，並不以對西藏政治領袖地位看待。在此情形下，我們仍然承認他是西藏宗教領袖地位，我們不妨考慮與其他宗派像薩加等派來往這樣做，也許對於增加五族團結有點幫助。也可以盡到幫助西藏同胞實際的做法。

以上是我的一點不成熟意見，敬請指教。

李泓烈處長：

我是臨時奉委員長的指派來列席會議，聽聽大家的報告意見，因爲大家都是專家學者，而蒙藏委員會是個服務機構，聽取大家的高見，藉以推行蒙藏工作之參考。

蒲金松教授：

今天非常榮幸承邀參加邊政協會特別舉辦的這一座談會，剛才理事長亦曾提及，過去邊疆歷史語文協會，曾經連續舉辦過多次一系列的專題座

談會，並將歷次紀錄編印專書，分西藏研究、蒙古研究及新疆研究各集。中國邊政協會成立三十餘年來，做了很多事情，尤其難得的一直在按期出版「中國邊政」這本刊物，我對這本刊物中的文章，幾乎每篇都完全拜讀了，但是也許因限於經費關係，推動有關蒙藏及其他邊疆地區學術的研究，似乎還做得不夠，今天的座談會，可說是很好的開始，今後希望常常見到類似專題的研討，彼此交換意見，互相觀摩。

剛才聽了吳代表的話，可以說是當頭棒喝，他說西藏問題，沒有看到西藏及接觸到西藏的人，對西藏問題總是看得並不真確。同時漢人所想的認爲好的，西藏人並不一定是他所想的，認爲是好的，是他所需要的。他的這個看法，我頗有同感。我們希望盡量接觸西藏同胞們，從他們的回憶當中可以瞭解一點情況，還應該多看一點西藏人所寫的著作，深入了解他們所想的是什麼。所以今天我們談西藏問題，最重要的還是這一點爲原則，我們一切的努力都是沒有基礎的。希望能夠有此機會能夠介紹西藏的基本資料，尤其是西藏人所寫的資料，一本本的介紹出來，一篇篇的翻譯出來，彼此才能深入的瞭解。

其次，談到今天座談的題目，我個人非常慚愧瞭解不夠，現在只以個人所知提出來請各位參考：西藏佛教之所以形成，是繼承印度佛教大乘佛教的主流，這是毫無疑問的。今天世界各國重視西藏佛教，研究西藏佛教，他們也是抱著佛教從印度的創始及發展，唯一真正能夠容納佛教大成的地方，就是西藏佛教。因爲根據佛教的看法，成諸幻滅，整個世界都是無常。因此，佛教的興亡，西藏佛教本身看的非常清楚。佛教的發生、繼續、發展，到了登峯造極之後，難免碰到逐漸衰弱的現象。在佛教從本身立場，如何把此繁榮維持的更遠，又如何延續中，把佛教真理闡揚得更徹底，而後來造福人類。到最後衰亡也是難免的，大家有此看法之後，佛教的演變，恐亦有其應行方向。

當然佛教能在西藏社會產生根深蒂固的影響，剛才王教授說，是因西藏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及文化的因素，促進佛教在西藏的發展。反過來講，佛教又影響西藏文化的發展。所以今天談西藏文化，其主流就是佛教文化，除了佛教文化之外，其他文化涵蓋面也非常廣。剛才王委員也談到過，西藏文化在藝術上的表現也很優異。不管藝術也好，其他文化也好，建築也好，都是從佛教文化當中發展出來的一個支流。再由這些支流融合而成珍貴的西藏文化。我們講復興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也並不是單純的傳統，中華文化在歷史上二、三千年歷史發展過程中，隨時接受了邊疆各地區文化。今天在邊疆文化當中，不可忽視的就是西藏文化。因爲西藏文化

有其獨特的一面，此獨特一面的文化，都是內地文化所缺乏之而需要補充的地方。今天要重視邊疆文化，最迫切需要的是面對邊疆文化，尤其要吸收西藏文化，使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更加發揚光大。

談到從西藏宗教看西藏前途，我個人有點淺見。我們知道，西藏佛教對傳統社會產生很大影響是事實。後經社會的變遷，尤其是共產黨進入西藏後，直接壓榨西藏控制西藏。共產黨是無神論者，根本否認宗教，在馬克斯教條下，不允許宗教發展，甚至要把宗教全部剷除。尤其於西藏抗暴之後，共產黨對宗教的迫害，幾乎到了讓外人難以想像的程度。但是儘管對宗教迫害層出不窮情況下，佛教對西藏的影響並未減少。現在西藏同胞，尤其西藏青年在共產黨洗禮下，仍然信仰他們的宗教，仍然對在海外達賴喇嘛所派的西藏代表團進入西藏表示無比的崇敬。甚至有情緒化的表示。這可以充分看出，雖然共產黨對西藏宗教的迫害如此的劇烈，西藏人對宗教的信仰恐怕不是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完全消失。另一方面，西藏流亡海外的十幾萬藏胞，其中有七千人都是喇嘛，這七千人已經把西藏傳統文化帶到海外，他們多流亡在印度、尼泊爾、不丹，甚至於遠至歐洲瑞士等地，普遍的建立了寺廟，同時也普遍的在西方世界建立宣揚佛教的據點。根據他們的報導，他們在海外建立寺廟已達一百五十到一百六十之間，在海外傳教據點也有一百六十個之多。另一方面，由於達賴喇嘛個人在海外奔走，西藏佛教界在海外宣揚的結果，使得西藏佛教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已經普遍的在日本、在歐美掀起了狂熱。從達賴喇嘛到美國演講，竟使那麼大的禮堂擠得水洩不通。

我們也很高興看到國內最近對西藏佛教信仰也非常熱烈，國內佛教社團不斷的在擴充寺廟，不斷的在建立廣大信仰體系。我們對於西藏宗教文化應加保護，在基本上我們是應該做的，但這並不是表現在宗教上低層次的或是表現在信仰上來努力。更重要的是要從大乘佛教發展，也就是從西藏佛教真正的理論體系上去努力。政府與民間應該致力於此。不僅是信仰的承認，而是要着重於教義的發展，以致於文化體系上的探討，這一點要比初淺的信仰方面來做，似乎更為迫切。

廖淑馨小姐：

在別人看來，我對有關西藏問題寫了一些文章，以為我對西藏問題有研究，其實自己認為還瞭解得不夠。剛才聽兩位女士的講話，講得很有道理，林所長也說，西藏同胞反共不是反中國，很對。我在史料中看到，達賴喇嘛在一九六二年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他說，在歷史上，漢人與藏人

相處相當長久時間，他的感覺，漢人有好的也有壞的，他的反共並不是反對所有中國人，這是他的真心話。

其次，從西藏佛教看西藏未來的發展，我們曉得世界各國在文化上由於人與人的接觸，交通工具及電訊的發達，人與人的瞭解慢慢的多了，在文化上自會慢慢的改變，不能一直完全保持固有傳統及純粹的文化面。不過，就從藏胞的信仰講，不管現在仍關在鐵幕的藏胞或是現在流亡在印度、尼泊爾等地藏胞講，他們對宗教信仰的熱烈情形，真叫我們無比的感動。比如就宗教而言，中共統治西藏三十多年來，共產黨徒所持馬列主義的無神論，那種反宗教的論調，並沒有把西藏的宗教完全消滅，只是把宗教信仰的活動由公開活動逼到地下活動而已。最近中共的做法稍有改變，對宗教活動稍有放寬傾向，因此早年被迫地下活動，現在已慢慢轉為公開活動。由於中共思想理論有衝突之處，他們固然一方面開放，還有一方面關閉。所以我們的研究中共對西藏宗教壓迫時，還要注意到這一面。現在並沒有完全開放。

在海外的藏胞，他們的宗教信仰是非常自由的，藏胞對宗教信仰，不管是鐵幕內外的藏胞，他們完全以達賴喇嘛為精神支柱。今天的達賴喇嘛，已不是過去的達賴喇嘛，他在海外所見所聞所了解的，於他在觀念上有很大的改變，他認為不管在文化上社會上，對西藏受到的衝擊，應該接受，不能完全保持一成不變，這種觀念的改變是很進步的。

再講到西藏的前途：就我們所接觸到及所觀察的來說，我們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這一代過去了，他們有些主張一定會受時間的淘汰。在大陸上這一代年輕人，其所受的教育完全是中共洗腦教育，共產主義教育。在海外青年所接受的是民主教育，將來可能兩邊力量衝激之後，而作成西藏前途的抉擇，決定西藏應該走向怎樣的道路。這要年輕一輩來擔當責任，我們研究西藏問題，對年輕一輩應多加注意。

張遂翔小姐：

剛才聽了各位的高見，我非常贊同廖學姊的看法，對年輕一輩要給予特別注意。還有吳代表和格桑羣佩先生說，目前旅居海外的西藏青年在世界各地接受不同教育，不同的傳統文化，幾乎使他本身原有的傳統文化受到很大的衝激。在這種情況下，以社會變遷觀點看，這一輩年輕人觀念與老一輩的人在價值觀念上也有很大的差別，這一代年輕人從未來發展看，是整個西藏人的中堅。我們如何面對他們設法爭取他們，從事將來西藏發展工作，在目前來說，這是個重要課題。

我個人有點淺見，目前我們在此可以做的，一方面以現有的政府機構蒙藏委員會在海外藏胞聚集最多的地方如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地設常設聯絡機構，或派一、二個人從事在當地瞭解整個社會狀況及文化轉變情形，這樣我們採取各種措施才能切題。再盡量的接連海外西藏青年接受國內的正規大專教育。目前中共在西藏對許多西藏青年正在加強洗腦控制，我們起碼要讓藏胞瞭解中華文化，接受國家正規教育，這樣對彼此意見的溝通也比較容易。

其次，不妨採國建會方式加強工作，這也許覺得太理想化一點，我們也可以採各種非正式的管道利用十月慶典機會，我們所請的人，可否包括在世界各地受過西式教育，思想比較先進，概念比較清楚的藏族青年回來多舉行座談會，彼此面對面的溝通，讓他們多了解我們對他們的看法，也讓他們多了解目前復興基地台灣繁榮進步的概況。他們定將在國內所見所聞帶回旅居地轉告所有同胞，這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團結，必有很大的幫助。

童世荃代表：

我曾經去過歐洲一次，途經瑞士，看到許多蒙藏同胞旅居在那裏。他們對台灣情形一點也不瞭解，連一本刊物也沒有，就是有刊物他們也看不懂。我曾在光復大陸會邊疆組將此問題提出討論過，希望主管機構能翻譯藏文、蒙文寄到那邊去，否則，只將漢文書刊寄到那邊去，他們還是看不懂。希望他們能與國內溝通意見，此一工作一定要做。當時他們也接受我這個意見。後來做到什麼程度，不得而知。宣傳資料一定要有藏文、蒙文、乃至回文，這一點是要加重視的。

李啓元代表：

在各位學者專家面前，我完全是外行，對西藏一點也不瞭解；對西藏佛教也沒有研究。外行人說外行話，對與不對，還請指教。

一、西藏佛教在西藏能發生很大力量，在西藏人各種生活方式中根深蒂固，就是因為佛教思想與信仰有了密切關係，這種思想信仰能在生活中發生力量，能延續多少年下來，這是很不簡單的事。佛教在過去對西藏發生了很大的力量。今後西藏佛教也許在形態上可能有些改變，因世界趨勢改變關係。但是西藏佛教信仰恐怕永遠不會改變，因為這在藏人生活當中已經是根深蒂固了。正如以色列人一樣，不管流落在什麼地方，他的生活方式，他的信仰永遠不會改變。

三談到宗教信仰，沒有自由的地方，宗教信仰也不會有發展。現在達賴喇嘛和其他久居國外的西藏同胞，自有其種種想法。一種是對大陸存有幻想，幻想西藏在中共控制下，也能夠繼續發展宗教，現在他想回大陸又不敢回去，而對我們自由中國台灣避免聯繫。因他想回大陸，不敢與我們打交道，並不是我們不想叫他來，或是不想與他溝通，而是他的本身立場想回西藏發展宗教。另一種是有人想搞西藏獨立，這是一種幻想，不但在中共統治下不可能，就是將來我們收復大陸後，也不可能。因為西藏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國家主權要統一，領土要完整。要想一個民族享有一個主權，那是不可可能的。同時展望未來，只有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後，才有自由發展宗教的希望。當然將來西藏宗教的發展亦復如此。

三談到將來西藏的發展，現在政大設有邊政研究所，聽說文化大學亦將成立蒙藏研究所，可能很快成為事實。過去研究邊疆問題的社團，有中國邊政協會等，現在又有蒙藏學術研究基金會，將來還有漢藏學會研究邊政問題。所以我們中國邊政協會不會孤單了，研究邊政問題而且有錢的民間團體將來都要一一出現。這些研究邊疆問題的機關與團體，將來應該研究的，不管是政大也好，文化大學也好，不要只研究過去。現在大陸上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也沒有什麼制度可言。我們應該着眼於將來，尤其西藏的將來發展。

將來光復大陸以後，西藏還是維持政教合一呢？還是政教分離？政教合一可不可以繼續下去？因為現在許多西藏同胞受的是歐美教育，歐美的政教制度多半是分離的，西藏將來還能政教合一統治下去？以我的看法，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要改變的，要改變到什麼程度？我們要研究。不管是文化大學的蒙藏研究所也好，政大的邊政研究所也好，研究生應該研究的一個目標，是將來西藏在自由社會之下，地方自治法應該往那個方向走？要注意研究。在我的感覺上，研究所的研究生應該研究實際問題，不當只研究過去的歷史。研究過去的歷史是歷史學家的事，不是研究生應該走的大方向。研究生應該走的大方向是研究將來的事，要有前瞻性，多少年以後西藏應該需要什麼制度。

以上是個人幾點初淺看法，請大家多多指教，謝謝！

呂秋文教授：

今天在報上看到，蒙藏委員會要籌備一仟兩百萬元興建喇嘛廟，此消息發布之後，有記者特別到學校來訪我，問我的意見如何？從他的談話中把喇嘛教與密宗連在一起。密宗在台灣似乎很少聽到，好像一般輿論對與

建喇嘛廟並不太同意。所興建的喇嘛廟名稱，可否改為西藏文化中心，較為好一點，免得喇嘛教與密宗連在一起。在台灣來說，關心西藏的人還是少數，很多人不持這種看法，這一點我們要注意一下。

王美霞小姐：

最近聽到一位與蒙藏委員會很有關係的朋友說了一番話，予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說由於中共把大量內地人移民到西藏，在很多年以後，西藏問題很可能就像台灣高山族問題一樣，將逐漸的不會有西藏問題存在了。目前對海外藏胞的工作，做多做少都不是很重要的。他的這一番話，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如果說，以後的事實發展是這樣，那目前對某些問題的討論研究，將失去意義了。

他的這番話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西藏將像台灣高山族那樣，在多年以後就不會存在什麼問題了。在基本上我是不太同意他的看法，因為藏族比高山族有更深厚的文化基礎，此問題不會這麼單純，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值得探討。另一個問題，根據他這番話，我們目前研究西藏問題，到底從什麼樣的觀點，什麼樣的立場來研究。是政治性的呢？還是從藏族文化當成中華文化的一環來研究？這是值得我們考慮的。

陳文新參事：

今天我是奉命參加貴會座談會聽取大家的指導，而後回去向會裏作一報告。我現在就在會裏工作上一點感想提出來供各位參考。

有關西藏佛教未來問題，剛才大家提到我們要注意一點，目前西藏青年人的看法可能會導致西藏未來的情況。我因職務所在，與藏胞青年人接觸所得，可分幾部分來說明：一是西藏內部受共匪教育的藏胞；二是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尼泊爾一帶時達二十六年的一代。三是比較幸運的受濟助接運到歐洲瑞士的一些青年人。再就是在台灣長大的西藏青年。

他們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第一部分從大陸逃出來的藏胞，我接觸到兩個藏胞，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共產主義式的教育，他們在思想上對於共產主義並不完全喜歡，佛教的信仰始終存在他們的心裏。可是沒有辦法。他們從小就非常勞苦，在肚子餓得受不了時，只有偷吃中共軍隊餵食果腹。做了很多苦力，受到很多迫害。由於中共政策有時放寬，有時緊縮，使他們沒有辦法接受。逃到自由地區後，非常不適應現在的社會，在思想觀念上還存有共產思想的陰影。這些人懂得一點中文、藏文，但是對西藏歷史、宗教不太瞭解。

第二部分是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尼泊爾的青年人，據本會接運來台接受技藝訓練的青年及平日信件來往接觸情形看，有百分之七、八十的青年所受的教育程度很低，造成此種情形因素很多，由於他們為適應新社會，謀生很困難。他們所受的教育多半是中學程度，有的甚至沒有受教育，但是他們有一種好處，在那種環境下，語言上多少還懂得一些藏文，也能講幾句英文。極少部分的西藏年輕人接受過高中教育，但要在旅居地印度假謀生也是不太容易。只能當一個助理或是跑腳工作。只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西藏青年受到大學教育，拿到一個學士學位的人在印度、尼泊爾社會要謀得安穩工作，也是不容易的事。受大學教育在藏胞社區非常稀少，大部分都被達賴喇嘛政府吸收去了，這些人比較有自覺性。

再就是到歐洲的一些年輕人，大部分是旅居瑞士。我們看到一些資料，這些年輕人與老一輩人乃至與父母接觸，都要透過翻譯，因為既不會講西藏話，也不懂得西藏語文，只懂得住在國的語文，這是非常困擾的事。對未來西藏文化麻煩很大。

從這些情形看來，西藏未來如果寄望在年輕的一代，可能更為增加複雜性。這些人回到西藏怎麼想，當地的西藏青年又是怎麼想，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

主席阿不都拉委員：

今天座談時間雖然很短，但是各位專家學者所提供的高見很有價值，意義深長；大體上講，都可以容納在研究西藏問題範圍之內。現在我簡單的作一結論：

一研究西藏問題，不但要包括歷史、政治、宗教、文化、民族等多方面，而且更要推行到各種不同的層次上。

二藏胞的活動區域與西藏同胞居住區域，都應該納入我們研究範圍之內。換言之，從西藏到青海以至四川，藏胞所分布的廣大範圍及其活動範圍都應該納入研究範圍。

三我們研究西藏問題，不要限定書本上一些資料，書本上記載，藏史只推到唐朝唐太宗之時，其實也許更為早一些。那時的藏族活動區域，已擴至新疆南疆，和闐也是當時藏胞活動的區域，還有喀什米爾、納德也是藏胞早期活動區域。這是地理上的廣大活動區域。這樣將來在理論上是漢藏文化崑崙文化的結合。

四目前我們不在大陸，而在復興基地，現在有一個非常重要任務，此任務就是反共復國本身是政治的，在這種政治要求下，更需要研究西藏政

治形態的某種變化，應該從台灣及海外開始研究。

過去二十多年來的變化確實很大，尤其是達賴喇嘛爲了反共率領十萬藏胞旅居印度二十多年來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變化很大。

過去達賴喇嘛與班禪是居西藏領導階層地位，既爲宗教領袖，亦爲政治領袖，是個政教合一體制。可是二十多年來，我們發現有一個新的轉變，就是剛才所提的意識形態，藏胞的民族主義抬頭了。民族主義抬頭之後，將來不致於像過去一樣非依賴喇嘛教不可。尤其現在一些年輕人思想已在轉變。我們也不能怪他們在海外搞獨立，因爲他們對我們復興基地台灣瞭解不夠。今天他們流亡在海外，求生存是最重要的。今天我們興建喇嘛廟有沒有必要？是有其必要。不過也並不是蓋一個喇嘛廟請什麼人來主持，亦未必爲人樂於接受。正如剛才呂教授所講的，僅是蓋喇嘛廟，唸佛經是不夠。必須從多方採取有效措施，有助於藏胞真正的需要，這才是今天我們應該努力以赴的。

達蘭沙拉去來⑦

我們能爲達賴做些什麼？

陳澤禎

這次「達蘭沙拉去來」教我們感觸最深的有兩點：

一爲我們在印北及印南所參觀的西藏兒童村及難民營內，許多建築上皆鑄有「某國某慈善機構捐助」的木牌或銅牌，看看看去，就是看不到「中華民國捐助」者。據我們所知，政府過去的確花了不少錢援助西藏難民，何以却未見到類此的具體成果？

似在故意排斥中文

二爲西藏流亡政府年長一代藏人中，不乏會講中文者，但是我們採訪所碰到的藏人中，只有達賴喇嘛的大姊夫，曾任西藏公安閣倫的達格拉，說了幾句中文，隨後立即改用藏語。此事給我們的感覺是，他們似乎在故意排斥中文。

西藏現在中共的極權統治下，西藏流亡政府基於現實的需要，不但不應排斥中文，還應該加強研究才能收知己知彼之效。但是，觀察藏人學校，除了教藏文外，只教印度文及英文。

現在我個人想到一點，我們研究西藏未來的發展，我們應該與藏胞多方面的聯繫。對旅居海外的西藏同胞，尤其是中年人、年輕人，要讓他們對祖國有個瞭解，把此瞭解化成力量推動到反共工作上。反共不是反漢，大家都是同胞，我們大家在這大家庭中活動，一視同仁。這樣才能發生力量，我們應該多瞭解藏胞的意願，反映政府主管機關爲他們解決問題。今天蒙藏委員會藏事處李處長、陳參事都來參加座談，非常感謝。也足見蒙藏委員會對蒙藏實務與學術的重視。本會是民間團體，過去理監事會議連續幾項決議要多舉行學術座談會，今天承蒙各位專家學者踴躍參加，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已是一個好的開始，我們座談會目的，是爲求國家團結，領土完整。今後當多舉行學術座談會，屆時還請各位撥冗蒞臨指教。今天各位所提供的寶貴意見，都已紀錄下來，俟整理之後，再彙送邊政雜誌刊載出來。謝謝各位！

在與西藏流亡政府官員的談話中，我們發現，他們不僅排斥中文，也排斥他們口口中所說的漢人，包括來自中華民國的人。

細究之下，我們才知道，這種心理是廿多年來許多事件造成的，其中最讓他們耿耿於懷的有幾件：

——閣倫中居次席的丹增蓋切於一九七三年擔任達賴喇嘛法王府的秘書長時，陪同達賴訪問歐洲，在倫敦機場遇到一位來自台灣，名叫蘇宮的西藏貴族。蘇宮請求與達賴共餐；依照藏俗，貴族請達賴吃飯，達賴不可拒絕。

共餐時，達賴與蘇宮所談者皆爲故鄉舊事，絲毫未涉及政治；餐後，蘇宮復要求與達賴合影留念。

隔了一段時間，他從一份收集來的台北報紙上却看到報導說，蘇宮受中華民國之命，在倫敦教導達賴在演講時所需的反共理論。

許多事件耿耿於懷

——在西藏抗暴期間，有位在西藏游擊隊卅二個團級部隊中任副團長的藏人，來到台北，結果見諸報端的報導，却說此人為「西藏抗暴軍副總司令」，予以英雄式的歡迎。

——達賴賴免職的流亡政府官員余托及舒康，後來去到台北，設立西藏辦事處，使他們難於理解。

——過去台北派往印度做西藏工作的部分人士，生活奢侈，與藏人交往，態度不好，並有意無意間流露出瞧不起人之意。照流亡政府一些人士的說法，台北來的一些人「依仗豐厚的經費，吸收一些意志不堅的貧苦藏人，任意冠上西藏某教或某地代表的名稱，用來向台北邀功。」

這些事件，究竟真相如何，我們難以查證。我們紀錄下來，起碼可讓有關方面了解，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是以什麼眼光看這些事。

有意化解隔閡誤會

就這次達蘭沙拉方面接待我們的態度看來，我們有理由相信，達賴有意化解與我國政府過去所形成的隔閡與誤會。譬如，他派出丹增蓋切，接受我們一天半的密集訪問，就是向所未有的事。過去，達蘭沙拉接待任何國家去採訪的新聞記者，皆未如此禮遇。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政府是否也願意向達蘭沙拉跨出一步？如果願意，這一步怎麼跨？

我們就這次採訪所見、所思、所感，願意在此提出幾點意見。

首先，政府有必要檢討現在印度做西藏聯繫工作的人是否稱職，我們不排除某些工作上的艱難和危險，他們的效果到底如何？值得探討。照西藏流亡政府的人士說，有些人根本與流亡政府呈現近乎對立的狀態，若是繼續任令少數人作下去，只會加深雙方的誤會與隔閡，絲毫無補於實際。從現狀看，今天的首要工作，是實際建立與達賴喇嘛的正式溝通管道，適時了解流亡藏人的需要，給予必要的協助；我們中國人的老話，事在人為，開創新局要精練幹才，懷抱着犧牲精神，向前看，向遠看；而且對西藏流亡政府的聯繫工作，不能陳義過高，凡事要一步步的做，務實存誠，必有效果。

亟需經費技術支援

照我們觀察，西藏流亡政府目前最感缺乏的是經費及技術。

譬如在一九八一年由不丹撤來印度跌基林營的西藏難民，上千人中仍有一半以上無屋可住，暫時棲身於樹枝、竹子與麻繩架起來的草寮裏，根

本無法遮風蔽雨。照達賴接受訪問時所說，現在印度境內的藏民，共有一萬多人沒有可資收容的營區。這是他亟待解決的問題。若是我們肯提供若干經費，供他們建難民營，立刻可解決西藏流亡政府的燃眉之急。

像這次與我們同時訪問達蘭沙拉的日本佛教團體「臨濟宗花園會」，只不過捐助西藏兒童村五萬美元的建築材料費，就受邀參加兒童村內「日本館」落成啓用典禮，並由達賴招待他們參觀兒童村運動會，視同貴賓。

再如現在印度的難民營，大多以務農為主，製造手工藝品為補。印度雨季短，水利設施極差，許多農業區只能一年一作，平時土地就閒置在那裏。若是我們能像援助非洲及中南美國家那樣，派出農耕隊，協助藏人改良水利設施，改善種植技術，相信藏人必然大表歡迎。

在看過的難民營中，只有印南的白洛庫比有簡單的小型工業基礎。所謂小型工業，主要是座修車廠，據說那些修車的藏人還是送到日本接受的訓練。在這類專門人才的訓練上，我們可代他們做的實在太多了。

及時伸出友誼之手

西藏傳統的醫術，很接近我們中醫，以草藥為主；在醫理方面，也有頗多超出我們生活經驗範圍，屬於艱澀難懂的理論。現在印度的藏民，也有許多需要現代西洋醫術的幫助。所以，設在印度的西藏醫學專門學校似可融傳統與現代醫學教育於一爐，如此，我國政府應可提供相當的師資。

至於中文的教習，我們更是義不容辭。

內地與西藏自唐朝以來的一千三百多年交往，關係時斷時續，但總不能因為現在中共佔據西藏，復施以血腥統治而就此斷裂。若是我們政府不在此刻伸出友誼之手，恐怕在印度的新一代藏人只知有印度政府提供土地，讓他們安身；只知有西洋、東洋諸國提供經費，讓他們立命；再也不願深刻認識他們口中所說的「漢人」，以及中華民國所代表的悠久中華文化。

在這次採訪中，達賴所說的一句話，始終縈懷在我們耳際：

「基本上，我認為與你們政府的關係非常重要，我也很重視。」

「不可否認，廿餘年來我們雙方有着很深的隔閡與誤會。然而，誤會可以解開，隔閡也可經由交往而消除；就怕雙方知道真相後，還是會發生誤會與嫌隙。」

這話若有所指，可是說得相當含蓄，我們政府若欲跨出這一步，值得三復斯言。

（「達蘭沙拉去來」第一部份完，另有記者林元輝所撰報導，稍後將在「聯副」刊出。）——選自72.12.12聯合報

西元七·八·九世紀吐蕃民族之探討

戴邦森

一、前言

現代中國乃是由歷史上之華夏為主幹，以及與其相對之戎夷蠻狄經數千年之涵化，融合而成中華民族所建立的國家。

近百年來我國邊疆地區，不但遭受外國的侵略，邊疆民族更受到外人的慫恿，竟有人倡導獨立自治。推究其因，主要是各民族間對歷史的觀念未獲統一，彼此的瞭解不夠深切所致。世界各國中，由單一民族構成之國家固然有之，但由多種民族所構成國家者仍佔多數，他們皆能和平相處，為一共同目標努力奮鬥。所以我們應讓國內各民族知道「內地如無邊疆之擁護不會有完整的國土，邊疆如不與內地相依為命，也不能獨立生存」的道理，再從歷史上去了解彼此關係之密切，消除彼此間的隔閡，致力於精誠團結。

回顧中國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游牧民族是中原朝廷歷史的動力。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給中原農業民族加予很大的壓力，刺激農業民族起而奮鬥，形成中原朝廷的興衰交替。游牧民族不但對中原朝廷的歷史有決定性的影響，事實上，也是中原農業民族興衰的關鍵。故不研究游牧民族，是無法了解真正的中國歷史。（註一）

對於吐蕃的民族來源，各家說法不太一致，有謂「南來說」，有謂「神話說」，有謂「吐番即羌、禿髮、党項」……爲了使此一問題能有「神話說」，筆者乃以史學方法為基礎，配合考古學、人類學對此問題作一詳細分析。希望藉此文，更能使大家了解吐蕃的來源。

二、非南來說

格桑悅希西藏紀年史云：

「印度阿育王之後裔名瑪甲巴與結丁者，二人為學生子，因政見不睦，瑪甲巴之太子被放逐至藏地。或謂太子手脚趾間有蹼，眼皮由下向上翻遮，如鳥雀然；其父認為非人形，不祥，故逐之西藏。由真塘之貢比拉山下降，為郊原牧人所見，詢從何處來？太子以手指天，意為自此山上來，牧人乃以為神自天降，遂肩回部中，擁以為

王；稱之為仰賜贊普。」（註二）

若按此說，則可發現格桑悅希之西藏紀年史有誤：

第一：仰賜贊普既係由印度貴族之身份入主西藏，當是時印度已產生高度文化，其文化必將隨之而俱來，應漸而開化西藏，然西藏自仰賜贊普於漢文帝時開國，以至唐初，經過八百年左右，乃停留於傳說時代，按常理推斷，其接觸高度文化後之開化進展，不應如此癱緩。

第二：仰賜贊普既為印度阿育王之嫡裔，而阿育王在印度史上又為最著名之佛教維護者及宏揚者，故仰賜贊普入主西藏時，自應傳入佛教，何至於等五百年後始有佛法呢？又何至於在第九世王普德貢家時由大喜地方輸入西藏呢？（註三）由此當可知格桑悅希之西藏紀年史不足據為確證也。

何況格桑悅希之西藏紀年史，似乎亦把吐蕃建國之時間提得太早。若以洪滌塵之西藏史地大綱、衛藏通志卷六寺廟門大招寺條、新唐書卷二一六吐蕃傳比較，當可知此三書皆云自聶直贊布（聶尺贊布）傳七世而至棄宗弄贊，亦即第一世當在南北朝時建國（按新唐書所載世系推算），若此，則西藏紀年史將作何解呢？也許格桑悅希之將吐蕃建國之時間提早，正如月前各國將其歷史盡量提前，以滿足其虛榮之自尊心！！

然而我國史籍並未言吐蕃王室世系之所出，假設正如藏人所言吐蕃王室來自印度，此亦僅限於仰賜贊普一王室而已，而其民仍為原居人，實不妨於藏人仍屬「羌族」之事實也。

三、非神話說

格桑悅希西藏紀年史云：

「釋迦牟尼圓寂後，觀世音菩薩化身為一猿猴，降臨西藏地方，修道於一黑山中，山中有女魔，化身為一猿猴，來菩薩處作種種求愛表示，菩薩無動於衷，女魔曰：『汝若不允與我結為夫婦，我將與別一男魔結婚，生無數之幼魔，西藏行將變為魔鬼世界，食盡一切動植物！』菩薩聞言，菩提心發動，遂與女魔同居，產子女六人，父以神穀飼之，體毛漸脫，尾漸消失，此六子中有父之遺傳者，性

情溫和，言詞伶俐，修道爲善；得母之遺傳者，性情惡劣。」（註四）

此說是以藏人爲觀有菩薩之後裔，亦即猿猴之子孫，純屬神話性質，當難信以爲真也。

雖然歷史之上限每與神話傳說相啣接，且先民之來源亦多與圖騰有關，但據此神話則很難符合此條件也。

第一：釋迦牟尼圓寂於西元前四八三年，觀音菩薩在佛祖圓寂後始來西藏修道，當其來時，人類已有相當文化，尤以其相鄰之中，印兩大國之間，想必西藏當不至如此蠻荒未開也。

第二：在此神話中，有所謂「結爲夫婦」、「結婚」、「魔鬼世界」、「動植物」等意念，凡此皆爲人類文化高度發展後之產物，而女魔竟能娓娓道來，足證西藏地方早有人類之活動，以供其模仿學習也。

西藏紀年史既記載此一傳說，顯然藏人自承爲觀音菩薩之後裔，此實受宗教之影響，而非直述其祖先之來源也。因藏人爲一宗教中心之氏族，深受佛教之影響，「藏人常謂：西藏地方係觀音菩薩的教地」（註五），故在心理上自易承認爲其子民，此正如漢人特重古聖先賢，故皆自認爲黃帝之裔也，兩氏族因習俗之所重有異，因而所尊崇之祖先亦有別，但出於崇拜之心理則一也。黃帝既非漢族之最初祖先，觀音菩薩亦非藏族之祖先也。

四、吐蕃民族爲中華民族之一支系

（一）從史學的觀點來分析：

吐蕃爲藏族之主支，其史始於唐，然藏族爲我西南部之大族，據民族學者研究，藏族居於西藏，而散布於青海、甘肅、西康、四川、雲南、故其民族之活動，必應早於唐。揆諸史籍，在隋唐以前活動於我國西南部之民族有戎、狄、羌各族，雖然藏族之記載。然其族既活動於同一地域。必當發生密切之關係，今引諸史記載於后：

（1）史記五帝本紀唐堯篇云：

「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註六）

（2）范曄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從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鄰

善、車師諸國。」（註七）

（3）北史卷九六党項傳云：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扼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註八）

（4）新唐書卷二二一上党項傳略云：

「党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也，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處山谷間，大抵三千里。」（註九）

（5）舊唐書吐蕃傳一九六上，唐會要卷九七吐蕃條，宋史卷四九二吐蕃傳皆云：

「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之地也。」（註十）

（6）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云：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浪間。」（註十一）

（7）杜佑通典卷一八九邊防典云：

「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及舜從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註十二）

（8）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三二輿地考八沙州條云：

「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即其地也，其後子孫爲羌、戎、代有其地，謂之瓜州。」（註十三）

（9）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三〇輿地考二六云：

「西藏，上古三危地，虞舜流三苗於此，亦即禹貢崑崙織皮西戎之一，漢魏爲西羌，晉隋以下吐蕃漸盛。唐書謂蕃音近發，以爲發羌之後；或之吐蕃即禿髮氏南涼之族；或之出自党項……言人人殊，皆難確證，實則戎羌之裔也。」（註十四）

由上述諸史所載，可得知：虞舜之三苗即秦漢魏之西羌也。亦隋唐之吐蕃也。根據史學方法推測：我國歷史以從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對於居住在西部邊疆的各族人民，一直泛稱爲羌或西羌，而古代羌人活動之地區，亦包括今天的西藏在內，因此唐代之吐蕃稱爲羌之裔實是可信而合理的。

（二）從考古學的觀點來分析：

在西藏考古發掘中，先後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和古代人骨，墓葬……如：

（1）西元一九五八年，在林芝縣發現了人骨，經鑒定是新石器時代，或金石並用時期的人類遺骸（註十五）

(2) 西元一九六六年，在聶拉木縣發現了二十七件細石器，根據科學鑒定，這些細石器屬於中石器時代或稍晚一些時代的生產、生活遺物。(註十六)

(3) 西元一九七五年，在林芝縣又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出土和采集的石器共十五件，還有陶片百餘件。(註十七)

(4) 西元一九七八年，在昌都卡若村附近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文物最為集中，計出土房屋基地五座，石器、骨器六百餘件，經過科學鑒定，此遺址距今四千六百餘年，當時居住在這裏的人們，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畜牧和狩獵，在他們的經濟生活中，也佔相當重要的地位。(註十八)

根據這些考古資料，可知居住在現在西藏地方的人們，最早時間是四千六百餘年前，而依據上列史書所載，虞舜徙三苗於三危時亦在四千五、六百年前。(註十九)結合史學、考古學之資料，證明吐蕃之祖先是羌人，是毋庸置疑的。

(三) 從人類學的觀點來分析：(註二十)

人類學的資料告訴我們，西藏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遺骸屬於蒙古人種，而中華民族所屬之人種亦為蒙古種。由此點當可知，居住在西藏最早之先民，即是從中原移徙過去的羌族也。

在語言系屬上，藏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和印歐語系印度語族的印地語絲毫沒有聯繫，更可推斷藏族與中原有密切關係也。

五、結語

由以上各段所述，可作一結論：

認為藏族是南來說或神話說者，這些都是沒有理論根據的，然而，在近代中英西藏交涉中，這兩種說法正為野心侵略我國西藏領土的帝國主義者作為侵略的依據，一些心懷鬼胎的外國侵略者，極力贊賞此等傳說謬論，編造藏族好像真的是從印度來的假象，企圖蒙騙世人之耳目。更有人利用歷史上藏族人民普遍信仰佛教，遂毫無根據的提出印度和西藏是「文化同源」的「母子關係」，無可諱言，他們如此編造歷史、製造謊言，其目的就是想把西藏從我國領土中分裂出去。但是根據歷代諸史詳載：我國歷史上從商周歷經兩漢以迄隋唐，對於居住在西疆的人民，一直泛稱羌或西羌，但是這裏所謂羌或西羌絕不是單一之民族，誠如新唐書吐蕃傳所云「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因為他們在當時均居住於今西藏境內

及附近鄰地，所以把羌或西羌當成是吐蕃的祖先是可信而合理的。再根據考古學於西元一九五八年、一九六六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的發現，更有力地說明了藏族地區的新石器文化，與中原內地有密切關係，無論是器物的種類、質料，還是器形的特徵，都和中原文化相同或近似，概屬同一淵源，此類考古資料，更為上述之史書所載，提供了最有力之證據也。再據人類學的資料，發現西藏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遺骸是蒙古人種，毫無印度人高鼻深目，雅利安人種的特徵，此說一則打破「南來說」，二則更具體的說明，西藏人的祖先是中原移徙過去的。在語言系屬上，藏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和印歐語系印度語族的印地語，絲毫沒有連繫。以上這些不論是從史學來分析，或考古學來分析，或人類學來分析，都一再的證明我國的藏族與印度人根本沒有親屬關係存在。這些鐵一般的事實更加證明，藏族的祖先確實即是歷史上的羌族也。

六、註釋

- (註一) 見姚大中 古代北西中國 三民書局 頁一一三。
- (註二) 見李霖燦 西藏史引西藏紀年史 載邊疆文化論集(三) 中華文化事業出版 頁三四一。
- (註三) 同註二 頁三四四。
- (註四) 同註二 頁三四〇。
- (註五) 見周昆田 中國邊疆民族簡史 中華大典編印會印行 頁一五四—一五五。
- (註六) 見司馬遷 史記 史學出版社 頁二八。
- (註七) 見范曄 後漢書 鼎文版 頁二八六九。
- (註八) 見李延壽 北史 鼎文版 頁三一九二。
- (註九) 見歐陽修 新唐書 鼎文版 頁六二二四。
- (註十) 見劉昫 舊唐書 鼎文版 頁五二一九。
- (註十一) 同註九 頁六〇七一。
- (註十二) 見杜佑 通典 新興書局，頁一〇一三。
- (註十三) 見馬端臨 文獻通考 新興書局 頁二五三六。
- (註十四) 見劉錦藻撰 清朝續文獻通考 新興書局 頁一〇六九七。
- (註十五) 見王輔仁、索文清 藏族史要引「西藏聶拉木縣發現的石器」 頁三一四。
- (註十六) 見王輔仁、索文清 藏族史要引「西藏塔上林芝村發現的古代人類遺骸」 頁3—4。

(註十七) 見王輔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引「西藏自治區林芝縣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頁三一四。

(註十八) 見王輔仁、索文清藏族史要引「西藏昌都卡若遺址試掘簡報」頁三一四。

(註十九) 根據相傳說法、堯舜之時代為西元前二三五七年至二一八四年

(註二〇) 見王輔仁、索文清 西藏史要 頁六。

七參考資料

- 一、史記 司馬遷 史學出版社 民國六三年二月臺一版。
- 二、後漢書 范曄 鼎文書局 民國六五年十月初版。
- 三、北史 李延壽 鼎文書局 民國六五年十月初版。
- 四、新唐書 歐陽修 鼎文書局 民國六五年十月初版。
- 五、舊唐書 劉昫 鼎文書局 民國六五年十月初版。
- 六、通典 杜佑 新興書局印行 民國五二年十月新一版。
- 七、文獻通考 馬端臨 新興書局印行 民國五二年十月新一版。
- 八、清朝續文獻通考 劉錦藻撰 新興書局印行 民國五二年十月新一版。

蒙古及蒙古人(八)(待續)

第二編 蒙古人 第一章 概說

我在前編對蒙古是什麼，並依蒙古之名稱所表達出來的蒙古高原地文狀態有所敘述，續在本編同樣把蒙古人是什麼之事，並想將蒙古民族的由來以及其生活方面試述如下：

如同前編所述蒙古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包括全蒙古成為一國，所以現在還不能把蒙古人以蒙古國人之意有所解釋。隨著把蒙古人一詞勢必以一個民族的名稱來看待不可。如此說來何謂蒙古民族？

從古以來曾有很多民族活躍於東亞北方。然而那些個民族由於大部份

九、古代北西中國 姚大中 三民書局 民國七十年五月初版。

十、藏族史要 王輔仁、索文清著 一九七九年十月。

十一、西藏史地大綱 洪滌塵 蒙藏委員會。

十二、中國邊疆民族簡史 周昆田 中華大典編印會 民國五十年一月初版。

十三、西藏史 李霖燦 載邊疆文化論集(三) 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十四、西藏王統記 王沂駿譯 商務印書館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十五、西藏研究 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 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廿五月初版。

十六、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 民族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十月第一版。

十七、新唐書吐蕃傳箋證 王忠 科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九月。

十八、西藏之過去與現在 柏爾著 宮廷瑣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 民國十九年九月初版。

十九、吐蕃與唐朝歷史關係之研究 任育才 自立出版社 民國六十年元

月初版。

二〇、Histoire ancienne Du Tibet Louis Hambis Paris .

1961年

米內山庸夫 原著
恩和塞汗 譯

沒有自己的文字之關係，所以也沒有把民族自身的事物寫成歷史流傳下來。因而那些個民族的事蹟除了專門依賴中國文獻流傳之外別無他法。然而中國文獻的記錄多數是片斷的，並且也是以中國人自己立場寫的，若欲窺其全貌乃極為困難之事。那些個民族的事蹟不大充分明瞭，猶如那些個民族中那一個是現在的那一類民族之事也沒有很明白的表達。從而不能把蒙古民族之民族來追溯到很古遠，並且極明確的寫出之事除神話傳說外別無更好的辦法。蒙古民族歷史比較上似乎明確一點的是成吉思汗建國以後的事了。

成吉思汗統一諸部族建立大蒙古帝國之後，曾在各地分封其同族以及功臣等。那些個被封賜土地者，各帶其自身的支族或鄉黨治理其封地。雖然依時勢的變遷，勢力的盛衰，他們受封的地盤有很多移動變遷之事，但

是彼等的氏族組織沒有多大變化，曾由元代經明朝而至於清代，並且到清代，蒙古民族全部歸順了清朝，各個被清朝授予爵位，他們的封地大致均未變化。大體上都以原封地一直連續於今。那個土地就是現在的所謂蒙地，在那土地上所住的人民就是蒙古人。所以現在的蒙古人大部份都是成吉思汗一族子弟以及其功臣鄉黨的後裔。此外雖還有被成吉思汗征服的他族後裔，那是極少數的。把現在的蒙古人大體上看作是成吉思汗氏族的後裔，我想不會有什麼差錯。

把蒙古人看作是一個民族並研究其由來大體上猶如上述，再看現在的蒙古人生活以及其種族混血情勢可分作純正蒙古人和混血蒙古人兩種。純正蒙古人用不着說，係真正保持着該民族原有的純血種者，這種人由其生活上觀察，又可分作兩種。第一種仍在草原游牧，保持着成吉思汗以來的固有傳統者，其二是居住在漢民族所住之區域內，又與他接近地區所居住，過着半農半牧的生活、或者是農耕，或者是把土地佃租與漢人專以租糧來過活，其生活方式全般漢化者。這種漢化生活的蒙古人，多數失去了其古來固有的性格已漢人化了。被認為混血蒙古人是和漢人混血和在蒙古地方西部的白人混血，其中最顯明的是前者。然而混血狀態極為複雜，欲明其真相極為艱難。在農耕地帶的混血者已經不像是蒙古人，我把他漢人化的種種很明白的一述。在草原過着游牧生活的蒙古人，仍保持着蒙古原來風俗習慣，說蒙古話用蒙古文字，而在農耕地帶的蒙古人，多數倣效漢人風俗習慣口中說着漢話。同時已漢化的蒙古人，多數沒有學到漢人的優點，而把漢人的缺點都學會了，並此點被認為較漢人尤甚。這些個將都成為蒙古將來的大問題。

一如上述，蒙古人的生活很明白的分作兩種。一種是在草原過游牧生活，另一種把草原開墾作為農耕地，依靠那農耕地過着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生活，係蒙古人本來的方式，換言之就是蒙古人傳統性的生活方式，在農耕地之蒙古人生活，其生活方式已漢化以及其各種作業程序業已漢人化。在農耕地的蒙古人生活有的半農半牧，有的悉以農耕為主，以及有的把土地租賃與漢人耕作，以其租糧作為生活費用等等不一。蒙古人當中現在純以狩獵生活者極為稀少，又從事於工商業等的漢化生活除一部份蒙古人之外也極少。就是在蒙古草原的工業以及商業，也可以說大部全由漢人之手經營。編織毛氈等這應該是純蒙古工業，惟這些手工藝大多數仍由漢人來從事。現在純蒙古行業也只有畜牧這一行了。畜牧是蒙古人本來的行業，蒙古土地適宜於牧畜，蒙古人持有優良的牧畜技能，也是極優秀的牧畜民族。

蒙古游牧方式多已定型。追逐家畜於大草原之上，供與水和草，以無定所的轉移運動飼養家畜的方法，就是大群的牧畜方法，這種大群的牧畜方式以極少數的人力能夠飼養極多數的家畜，此亦為蒙古游牧的特徵。然而這大群的游牧方式需要廣大的草原。並且依此種方法牧畜也不會與農耕對立。因為大群式的牧畜對游牧必要，農耕必須定居。

蒙古人的草原生活全是為了實施游牧方便而生活。他們的衣食住行都能為適應游牧發展而定。蒙古人天幕的製作材料如毛氈、絨毯、毛繩等，都取之於家畜身上的加工品，並且於必要時容易搭蓋拆卸，便利於移動。又以家畜肉為主要食物以其奶為飲料，他們的吃喝都與家畜有關聯，所以說蒙古人一方面飼養家畜之同時，另一方面依靠家畜而生活。蒙古人在蒙古草原生活，人類依賴家畜，家畜依之於草原，草原由人類來保養，因而這種生活稱之為人類、家畜、草原三位一體的生活。

蒙古家畜全部放牧於草原，牠們吃草原的草，喝草原的水活着，到冬季水的代替品是嚼雪吃冰。大群式的牧畜沒有家畜圈或人工調製的濃味飼料。全依賴吃草原野生的草物而活下去。蒙古人只把這些個家畜管理妥善就可以了。若草沒有了再去尋求新的草和水。這就是所謂追逐水草而過的生活。夏季多在水邊放牧家畜，冬季離開水邊趕往高地。夏季水是必要之物，冬季到處有冰和雪，因為人類及家畜可以雪和冰做水的代用品。

蒙古家畜大體上分作羊、山羊、馬、牛、駱駝、犬六種。此外西部蒙古有一部份飼養有犛牛，又在東部蒙古大興安嶺中有養馴鹿的。犛牛雖被蒙古人帶來所飼養，那是元來西藏人的家畜，馴鹿是鄂倫春人的家畜。

蒙古羊性強健耐酷寒和乾燥。牠是為適應蒙古高原酷寒和乾燥生活逐步進化發展而來的動物。所謂蒙古羊僅屬於一種型、牠的尾部蓄有脂肪，這就是所謂之脂肪尾，並也是牠的特徵。蒙古羊的毛皮可做蒙古人的防寒衣，其肉為蒙古人的主要食料。其乳為飲料，牠的糞便可作燃料。蒙古人喜歡吃其內臟。毛雖然不怎麼樣的好也可作粗劣毛製品原料，特別是適合製作毛氈為蒙古人露天房屋所謂天幕之材料。皮很有用，腸可作球拍線，又可作樂器弦索。再有山羊是為放牧時候輔導羊群而飼養，牠的用途大致與羊相同。

蒙古的馬也與羊一般性強健，因很耐於寒冷和乾燥可作長途行軍用。另一用途為蒙古人乘用。在蒙古用馬拖車或馱載貨物之事很少。拖車乃牛的任務。蒙古牛只用來拖車，不作其他用途。雖然在中國主要以牛來耕田，但是在沒有什麼耕地的蒙古草原，當然不會有用牛耕地之事，只用牠來拖車而已。蒙古人移動的時候其天幕房舍家具財都載於牛車之上。

馬、牛、羊統都搾取其乳而為飲料。尤其是牛乳用途廣闊，蒙古人除依其原樣作飲用之外，更進一步製作種種乳製品食用。馬乳多數造酒。猶如所謂馬乳酒者也。馬肉，牛肉不用說當然均可食用，反而吃羊肉的倒是不甚普遍。牛糞係良好的燃料。

蒙古駱駝為雙峰種，最耐酷寒和乾燥。多供役用於沙漠中為一般人所熟知者。蒙古駱駝對於炎夏很不適應，夏季為其脫毛季節，變成為裸體有皮無色被放牧於草原。俟草吃肥其精力增加之後雙峰直挺、繼之到冬季方能耐於酷寒耐飢。駱駝用以拉車或牽引雪橇或載運貨物以及乘用。其毛為著名之駝毛為同大家所熟悉，用途極廣，其胸前長毛可製作毛繩，蒙古人使用極廣。

蒙古犬看守家戶以及家畜，特別是守護家畜防備野狼來襲極為有效。蒙古家畜一如上述不管那一種都有供獻，其對蒙古人的生活均保持有密切的關係。離開家畜、草原，蒙古人不能生活、離開草原的生活不是純蒙古人生活。離開草原的生活那是漢人式的生活，不能得到純蒙古式生活。在草原的時候，蒙古人以民族固有的優點在那個草原飼養家畜渡其安樂生活，隨著春季的來臨，百花繚亂盛開時節，在草原祭祀鄂博等很快樂的渡過沒有幾日的短暫春天。

鄂博係蒙古的祭神，相當於日本的氏神。鄂博有目標或境界標示之作用。在草原或丘陵之上累積石塊或堆積土壤束縛柳條插於該地而成的物體。以上述方式建造而成的鄂博共十三個，其中一個為主鄂博（體積較大：譯者註），其餘十二個為附屬鄂博，類此者方為正式鄂博。

鄂博祭祀在每年春季舉行。是蒙古人一種主要大事。蒙古人不分老少盛裝裝飾齊聚野外，一面奉祀鄂博，一面踏青賞花其樂融融。同時並舉行競馬與角力。

蒙古人的宗教是喇嘛教，每年大致從夏到秋季舉行喇嘛廟祭祀。此時有很多善男信女聚集於喇嘛廟。據研究所稱薩滿教成為蒙古民族宗教雖曾流行一時，但是現在蒙古人的宗教可以說一元化全被喇嘛教所統一。在喇嘛教所舉行之諸儀式中包含有很多薩滿教的動作。喇嘛教也可以說是西藏佛教，佛教本來是由印度傳來的東西，據說加以西藏喇嘛教之味道而成為西藏佛教。予人以印象者為就是在喇嘛教或西藏古來宗教之內加入了可能從北方傳入西藏之薩滿教意義混雜在內原因，當然被認為源自西藏佛教之喇嘛教一切作法之中有薩滿教的東西存在。或者是喇嘛教中因含有那種意義存在的關係，才深入了蒙古人心中之一種原因也未可知。

我把蒙古人，蒙古人的生活、家畜，像喇嘛教等問題依次敘述如次：

第二章 蒙古人是什麼

第一節 概說

一 北方民族

我在說明蒙古地域，並於其地域之種種自然現象時，首先將蒙古這一句話拿來就其地域上的概念，把蒙古是什麼，在本書第一編曾有所敘述，在這兒要敘述蒙古以及蒙古人生活的時候，再把蒙古人是什麼，並蒙古人形成之概念有再一述的必要。其因何在，若將蒙古人說成蒙古國民，那蒙古國還沒有完全成立，然而把蒙古人說成蒙古民族，雖然可以考慮用之，然對其民族的本性沒有充分明確表達出來。或者直呼為蒙古人雖似乎較單純並極簡單明瞭，但是其本性真相追根究底起來，也極為複雜之事，其民族本身的來源也不甚明瞭化。所以我首先把對所稱蒙古人的概念，可能範圍內把它明瞭化，然後想對蒙古人的生活方面有所敘述。

因為蒙古還不成為一個國家，在正確的意義上尚不能稱為蒙古國民或蒙古國人。一般所稱蒙古人一詞，沒有含稱呼國民之意，僅是單獨稱呼一個民族而已。猶如蒙古人者就是蒙古民族之意。此點與所稱滿洲人一詞相比，其差別可以立刻判明。

所稱滿洲人一詞分廣狹二種意義來解釋，以廣義的來說有偽「滿洲國」人之意義在內，以狹義來說有滿洲民族之意義在內。原來，滿洲人之詞僅指滿洲民族而言，偽滿洲國成立以後，所謂滿洲人，就是略稱之滿人，把所有住在偽「滿洲國」區域內之舊滿洲人以及漢人等包含在內的統稱，當然其中有滿洲民族，漢民族等，所以滿洲人一詞不一定僅指舊滿洲民族。漢人決不是曾是滿洲人。然現在於偽「滿洲國」境內之漢人、滿洲人都統稱為滿人。因此把滿洲人一詞以一一個民族來解釋現在已成為一個極不明確的話題。然而所稱蒙古人一詞沒有那種混亂情形存在，就是到了現在仍和古代一樣純粹是一個民族的稱呼。可是蒙古民族是什麼？是有很多問題。

在中國從古以來常說東夷、北狄、南蠻、西戎等等的話，所稱夷、狄、蠻、戎這些話，指漢民族以外其他民族而言，同時指他們以東西南北為主所蟠居的地方而言者也。在南方居住的也稱蠻夷，因而他的稱呼也沒有很明確的地域為限，但是大體上依地方的不同其稱呼也不大一致，在北方的曾總括呼為北狄。然而這些個北方民族的素性及其系統就是到了現

在還不大明確。因為那些個民族全沒有自己的國家，也沒有名字，故沒有能夠把自己的歷史留下有明確的記載。這些個多民族的興亡僅靠中國史書極為片斷的略知一、二，並且中國史書的記載多以漢民族為本位而撰為者，對這些個民族的記事零零落落的也不完全更無系統可言。雖然對那些個民族在那個時代的活動狀況，靠中國史書可以知道一些，但是談到各該民族之素性或系統多是混淆不清。

蒙古民族之為北方民族不用說也都知道，追溯自古以來在北方活躍的衆多民族中，蒙古民族也是其中之一的事毫無疑問的可以想像得到，但是談到蒙古民族到底是屬於那一類種族的系統時，實在是不明確，也無法引出結論來。就以古代曾在北方活躍的最大種族匈奴來說，有人說他是蒙古種，又有人說他是土耳其種，學術上也沒有一定的說法。現在所說的蒙古民族，說起來係指成吉思汗部族為中心而言，因為蒙古的一切自成吉思汗建國以後才比較明確。然對成吉思汗部族的發祥地，就是傳到現在的史書中多屬於神話性的記載，仍沒有使其明朗化。現在的蒙古人當中，除成吉思汗直系部族之外，尚有被成吉思汗所征服的諸部族後裔，另外以後還有和其他民族混血者，此已不是純血種。

猶如上述，蒙古人和現在所謂之滿洲人不同，它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民族稱呼，雖然蒙古人就是蒙古民族一事毫無疑問存在，但是在古代民族和北方諸民族之間的種族關係沒有明確劃分是事實，就是到了現在蒙古民族還分為很多部族，其間也有不純種者。我想先敘述現在的蒙古民族，然後可能範圍內追及蒙古民族的由來使之明朗化。

二 在呼倫貝爾的民族

為了容易明顯的指出現在蒙古諸部族狀況起見，我希望把呼倫貝爾就是現在偽「滿洲國」與安北省的蒙古民族以及蒙古系諸民族有所敘述，其原因何在？第一，於該地方居住的諸民族與其他地方比起最為複雜，為促使這些能夠明朗化方面，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推想及其他地方的蒙古族狀況。第二，我對這地方的諸民族有實地調查經驗，我能夠把他們確實說出來。

與安北省在清朝時代屬呼倫貝爾副都統所管轄，曾是個由各地方集聚而來的北方系諸民族雜居地。這地方屬於所謂呼倫、貝爾兩湖水域，曾是成吉思汗建國當時，蒙古系諸部族割據之地，然而現在居住的蒙古族並非當時的蒙古部族，都是在後世由其他地方遷移而來的。其中大多數為厄魯特族，該族在清朝初年因噶爾丹汗的叛亂，由外蒙古逃出流浪於各地，最

後落腳在這個地方，之後同樣發生在清朝初年，因在蒙古西部征伐厄魯特族，把俘虜過來的一部份厄魯特族人移居於此，再其次近年俄國蘇維埃革命，從貝加爾湖地方逃出來的布里雅特族，如此的蒙古諸部族之外，還有同樣蒙古系部族的達呼爾族，又有同為蒙古部族的通古斯族，從貝加爾湖地方移居到此，還有被稱為滿洲系民族的索倫族，又有習慣於居住森林的鄂勒春族等北方系諸民族。「與安北省」實在是對蒙古系諸部族以及北方系諸民族的風俗習慣與他的宗教等觀察研究之最適當不過的地方。我在此就這些個民族，再進一步稍加詳述之。

第一先說蒙古族。在呼倫貝爾的蒙古族分作巴爾虎、厄魯特，布里雅特等三部族。

巴爾虎族

從清朝時代開始稱巴爾虎，屬呼倫貝爾副都統管下編入於蒙古八旗。就是到了現在仍依舊制，在行政區劃上分作舊巴爾虎及新巴爾虎各左右兩旗。因為平常稱為巴爾虎族，是以成為通稱。

舊巴爾虎又稱為陳巴爾虎，並又稱為奇卜欽巴爾虎。陳巴爾虎為中國人的稱呼「陳」者中國話為舊的意思。「奇卜欽」為巴爾虎之奇卜欽蒙古族之姓的稱呼，因為舊巴爾虎族多數姓「奇卜欽」，因此關係故稱之為奇卜欽巴爾虎。就是蒙古巴爾虎族中的「奇卜欽」部族。這個部族原為外蒙古喀爾喀系的部族，據說於清朝初年從外蒙古越過戈壁沙漠而進入內蒙古，再輾轉到東部到了現在的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地方，然後再西去移住於現在「與安北省」之海拉爾河流域。這是純粹的蒙古族。就是到了現在仍保持蒙古固有的風俗習慣從事於游牧生活，只說蒙古原有的語言，信仰著喇嘛教。可是這個部族中沒有喇嘛。因清朝在其政策上，對這個部族的蒙古人曾禁止過當喇嘛即如和尚之類。所以現在請喇嘛作佛事時，就請布里雅特喇嘛到各該部落來任其事。清朝對這個部族所以禁止當喇嘛之原因，據說是為了使這個部族保持其固有的狩獵活動，付與了專門獵取大興安嶺產的貴重皮毛以獻給清宮的任務。當了喇嘛恐怕過份相信喇嘛教規以戒殺生，從而影響其狩獵活動，故清廷為避免有上述情事發生而採取此項政策。新巴爾虎族，又稱為新巴爾虎。據說「新」字蒙古語同樣有新的意義在內。與舊巴爾虎同族，舊巴爾虎族從東邊而來，他居住區域從內蒙古古以至於環繞在東北黑龍江省周圍一帶，新巴爾虎族據云由外蒙古直接東遷，落腳於呼倫，貝爾兩湖沿岸一帶。因其到呼倫貝爾來的年代遲於舊巴爾虎族故稱

爲新巴爾虎，現在從事游牧於呼倫、貝爾二湖以及烏爾順河，喀爾喀河流域。建立了所謂新巴爾虎左右兩旗，其人口有二萬餘人，大部份過著純粹的游牧生活，只說蒙古語，維持著蒙古固有的風俗習慣，信奉的是喇嘛教。

布里雅特族

這個部族原來係居住於貝加爾湖地方的布里雅特族，就是現在構成蘇維埃聯邦布里雅特共和國之布里雅特族的一部份。一九七一年俄國革命時，被紅軍驅逐而逃到中國東北境內的一個部族。其數約有二千八百人，在伊敏河以及西尼亥河流域從事於游牧。保有蒙古原來的風俗習慣，其間多少混雜有俄國舊帝制時代的文化風俗。說蒙古話以及俄語、信奉喇嘛教。布里雅特族有多數人與巴爾虎族同姓，其語言也屬同一系統，據說同是外蒙古喀爾喀系部族，巴爾虎族是於清朝初年從外蒙古直接到的呼倫貝爾、布里雅特族爲一度北上進入西伯利亞，渡一段很長期間的游牧生活，在那期間多少染上些俄國文化及其習慣。

厄魯特族

這個部族在伊敏河上流以及菲河流域從事於游牧。其數約有四五百人，保持固有蒙古風俗習慣，只說蒙古語信奉喇嘛教。又被稱之爲衛拉特或歐伊羅特等，雖然稱呼其名的發音沒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從古以來在蒙古西北部之所謂準噶爾部的一部份之說，不會有錯，據說是清軍鎮壓噶爾丹汗叛亂之際，該部被清軍所帶過來的後裔。

該族與成吉思汗系蒙古族不是同族，係屬於西部蒙古族。

以上所述的巴爾虎族、布里雅特族以及厄魯特族其部族縱然不同，但都是純粹的蒙古族，就是巴爾虎、布里雅特兩族同屬於喀爾喀系之所謂東蒙古族，厄魯特是西蒙古族。

除上述這些純蒙古族以外，茲將其他諸民族略述如次。第一屬於蒙古系種的有達呼爾族。

達呼爾族

據說達呼爾族或者可能是建立遼帝國的契丹民族之後裔，或者也可能是契丹民族和蒙古民族之間的混血種。達呼爾人事實上看起來，其面貌的確像蒙古人，又有一部份極端的與這個相反，實在是完全像漢人，所以大致可分作此二種。因而可想像到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管到何處多少有混血的情勢存在。達呼爾人自稱爲蒙古人。達呼爾人居住區域爲從東北的興安省到北省爲止，東省可以說是他們

的據點。大部份是定居的而從事於農業，其風俗習慣多數已漢化，說的話是達呼爾語、蒙古語以及漢語。在這個族中除一部份全蒙古化信奉喇嘛教外，其餘尚不甚普遍，這裏沒有喇嘛廟也沒有喇嘛僧侶。宗教是原來的薩滿教，就是到了現在還留有其遺風。

雖說達呼爾族不是純粹的蒙古族，或說是蒙古族的混血種，但是一般都把他列入屬於蒙古系種，然其他的如索倫族、通古斯族、鄂勒春族等，據說是他們完全不屬於蒙古系種，這些種族同屬於東方滿洲族系統。

索倫族

索倫族以居住於呼倫貝爾菲河流域爲主，一般都以游牧爲業，有一部份極少數人從事於農耕。過的是蒙古式生活，宗教與達呼爾族一樣信奉薩滿教。這個種族於清朝建國當時從軍，與清軍一同併肩作戰於中國各地，其性極爲強悍。現在人數很少，僅能在呼倫貝爾草原苟延生存而已。說的是索倫語以及蒙古語。與巴爾虎族相互爲隣，過著游牧生活，這兩族不大來往。

通古斯族

通古斯族大致上居住於接近大興安嶺一帶，一部份游牧，一部份定居以狩獵爲業。這個族仍能保持其固有風俗習慣，說的是通古斯語及俄語，信奉的是希臘正教。這個種族一部份由西伯利亞貝加爾湖地方遷移而來，其人數極爲稀少。

鄂勒春族

鄂勒春族是純粹的森林民族。使用馬匹或馴鹿以狩獵爲業。依使用馬匹或馴鹿之區別，以互不相同的稱之爲馬匹鄂勒春、馴鹿鄂勒春。尚能維持其固有習俗習慣，講鄂勒春語，馴鹿鄂勒有一部份講俄語，馬匹鄂勒有一部份講漢語。其宗教爲純粹的薩滿教，在馴鹿鄂勒春中間有的信奉希臘正教者。這個種族，在其所住的森林中，就是到現在也在舉行著種種薩滿教的教儀。

如以上所述，在呼倫貝爾就是爲興安北省所居住的蒙古系滿洲系諸民族各都保持其固有風俗習慣以及宗教語言，過著悠閒的生活。尤其是成爲蒙古族及蒙古系種族的有巴爾虎、布里雅特、厄魯特族及達呼爾族，觀察其中的巴爾虎族可藉以探悉蒙古系諸部族就是成吉思汗系諸部族之種族的性格及生活狀況，再觀察布里雅特則可藉以知曉在蘇維埃聯邦布里雅特共和國內之布里雅特族的一切，再看厄魯特族可推察出曾居住達呼爾地方製造清初大亂的蒙古古族情況，再又仔細看到達呼爾族的性格及生活情形與漢化程度，可藉此想像得到蒙古族的將來。

和卓、浩罕與喀什噶爾回變

張哲誠

一、喀什和卓源流

清朝文書中的回部有三，依征服的先後，為哈密回部、吐魯番回部和南八城回部^①。哈密與吐魯番回部於清朝經營西域時，曾立下汗馬功勞，被劃歸札薩克制中，以酬其功。因此回部所指的大都是南八城回部。南八城回部又以歸飯回教之次序，分為西四城與東四城。西四城洋人稱為喀什噶爾利亞（Kashgaria），是回教傳入中國西域最早的據點（約在十一世紀左右）。東四城是三百多年後，在祭合台的禿里黑、帖木兒汗與跋者帖木兒用武力所迫，才大量改宗的。因此，在程度上，西四城受回教的薰陶最為深刻，其居民將回教徒（Moslem）的特性，也就發揮的「淋漓盡致」，所以，喀什噶爾利亞也就成了清帝國最頭痛的藩部。

在回教社會中，其統治權，與西藏非常相似，也是由俗世政權與僧侶集團共享。俗世的統治者名為伯克，擁有伯克名號的分子很雜，但不外乎是國王、部落酋長、貴族、特權階級和高級行政官^②。至於僧侶集團，即所謂的阿罕「回教司鐸阿訇，分五等，其中有印的阿訇最有權。在從前，各地寺院裏，各級阿訇分掌境內教典、講經、法律和社會財政一切大權。凡老百姓的爭訟婚喪等等大事，都得經阿訇判別蓋印認可」^③。「未歸化以前，是日（開齋日）之阿奇木伯克入寺禮拜畢，即有阿訇等議其賢否，以為賢則留之，以為某事無道，某之事尤無道，則與回眾廢而殺之，以故，阿奇木多擁兵自衛。」^④如此看來阿罕之權還在伯克之上。此外，則有一特殊階級，其權力是源於回教徒對先知穆罕默德的崇敬。此一階級，人稱聖裔家族。聖裔最先分為兩種，賽葉特（Seyids）及和卓（Khojas），後來就混在一起了。賽葉特是指哈里發Osmán-Ali 二人與先知的女兒所生之後裔。和卓則是哈里發Abu-bekr、Onar 二人之後裔。賽葉特的地位是優於和卓的。後者又分為兩種，一為Khojas Seyid Ata，是真正擁有統治權的和卓家族。另一為Khojas Tuibari，大部分只擔任傳教等聖職，但還是相當受人敬重的。因宗教既凌駕俗世政權之上，和卓（此指聖裔）遂常能藉在宗教上的影響力，以取得政權，而成為當地阿罕與伯克的領袖。這在中亞的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喀什噶爾的和卓家族了。

喀什噶爾和卓家的始祖，是於一五三八年，為調解Uzbeg 人與喀什噶爾利亞之糾紛，而自撒馬爾罕來的回教聖者瑪哈圖木阿雜木和卓。他因受到當時

朝野的熱烈歡迎，遂定居下來。後來，他留下二個同父異母的兒子，繼續宣教，其本身則西返撒馬爾罕。這對同父異母兄弟的後代，因教義以及其他俗世利益的衝突，相互敵視，故喀什噶爾利亞的回教徒分成了兩派，居於喀什噶爾的是白山宗（the Aqtaghlik），另一派是黑山宗（the Qara taghlik），大本營在葉爾羌。白山宗所假藉的外援是伊犁河一帶的Kirghiz-Kazaks 人，而黑山宗則有天山南側的Kara-Kirghiz 人的擁護。

白山宗的發展非常快，祭合台王家漸漸地不能忍受白山宗回教僧侶集團實力的擴張。一六七八年，喀什噶爾汗 Ismail 乃將白山宗教主阿帕克（Apak）和卓逼出喀什噶爾利亞，阿帕克經喀什米爾投奔西藏的達賴五世。達賴因藏土與東察合台王家是世仇，所以指示準噶爾的噶爾丹汗助阿帕克奪回地盤。是年噶爾丹便遣兵征服了南八城回部。以阿帕克為總督，駐葉爾羌，受準噶爾的一位台吉監督。而祭合台的後裔都被囚於伊犁河畔的固勒札（Kuldja）。一六九四年，阿帕克卒，其妻 Hanim patisa 擬立自己的兒子，殺掉了阿帕克的長子 Yalya 和阿卓，Yalya 之幼子木默特（Ahmed）走脫。不久 Hanim 被殺，黑山宗的教主達尼亞（Daniyal）和卓趁亂潛回葉爾羌稱汗。喀什噶爾人則立木默特和卓為汗。兩派於是展開激烈的鬥爭。策妄阿喇布坦看不過，出兵喀什噶爾利亞將兩派的首腦人物都抓到伊犁。後來又放回木默特和卓。木默特因多權術，善收人心，喀什噶爾、葉爾羌之狂熱份子，皆其心腹黨羽，漸有脫離準噶爾而自立的跡象。策妄阿喇布坦大怒，擒赴伊犁軟禁。另以黑山宗的達尼亞為喀什噶爾利亞總督，仍駐於葉爾羌，時一二二〇年。達尼亞死後，噶爾丹策零將喀什噶爾析為四部份，封給達尼亞的四個兒子。Yakub 有葉爾羌，Yusut 有喀什噶爾，Ayyub 有阿克蘇，Add-Aliyah 有和闐。一七四五年策零死，準噶爾內亂，Yusut 起而領導喀什噶爾利亞諸城為脫離準噶爾而戰，終在一七五七年，獲得短暫的獨立。

準噶爾盛時，為防回部的地方勢力坐大，曾將各城之重要伯克、和卓移往他城，其較著者有吐魯番頭目阿濟斯和卓被移到喀喇沙爾，復徙烏什。阿濟斯死，子霍集斯嗣居烏什，號圖爾滿阿奇木伯克，其兄阿卜都伯克與弟阿卜都里木居阿克蘇。此外，有鄂對者，世居庫車，被脅往伊犁河北的固勒札。當策零死後，準噶爾大亂。沒被軟禁的回城首領都據城觀望，在伊犁者就盡量尋求外放。結果鄂對被達瓦齊汗派往庫車。後達瓦齊兵敗，往投烏什却被霍集斯出賣，送給清軍，因此諸城（除黑山宗所據諸城外）都向清廷輸誠。不過各城間一

直在爭鬥，以黑山宗的勢力最大，欲乘此時統一南八城，而出兵攻打庫車、阿克蘇、賽里木、多倫諸城，回部亂成一團。清軍副將軍阿睦爾撒納因應各回城之請，放回白山宗和卓去對付黑山宗的擴張。前述木賚特被囚伊犁時，生有二子，長曰布拉呢敦，即大和卓，次曰霍集占，即小和卓，仍羈於伊犁。因此阿睦爾撒納乃遣霍集斯以兵送大和卓回喀什噶爾，留小和卓作人質。很快的喀什噶爾、葉爾羌和烏什皆為大和卓所有，可見白山宗和卓家之魅力。其後阿睦爾撒納叛中國，小和卓自伊犁集兵敗阿睦爾撒納，逃回喀城。乘大國構兵，宣佈獨立。

時霍集斯族強，大小和卓懼其圖己，乃析其昆弟子姓居各城，以霍集斯為和闐伯克，其長子莫咱帕爾為烏什伯克，以阿卜都伯克為葉爾羌伯克，其子阿布薩塔爾為阿克蘇伯克，行兵則攜以從。霍集斯勢雖強，然以大小和卓之風靡喀什噶爾利亞，只好虛與委蛇。初大小和卓在伊犁時與鄂對父子有隙，鄂對聞訊馬上棄庫車而逃，拜城伯克亦逃往伊犁。於是南八城之域盡為大小和卓所有。一七五八年，清軍圍攻庫車，霍集占往援，令霍集斯駐阿克蘇，霍集斯說動烏什城頭目，一齊叛變，致霍集占亂了手脚，而放棄庫車。既下庫車，鄂對又克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遂成為孤城，明年，大小和卓見大勢已去，棄二城，走巴達克山王國。清軍檄往，該國國王因殺大小和卓以邀功。清軍既定南八城，乃將白山宗黑山宗諸和卓送往京師居住。而霍集斯不僅因勢力龐大，且以其有才能（清平回部的策略，多出其手）、有野心（想當回部長）。清廷怕又造就出一個「阿睦爾撒納」，故把他請到京裏去享福。至於其他有功的伯克和卓，不是因才不及霍集斯，就是對清廷太死忠。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彼此不和，常會互打小報告，所以讓他們留鎮諸城，然後再慢慢改制。

清廷以為事情就此了結，其實這只是序幕而已。大小和卓雖死，可是大和卓之子被乳母抱走逃到布魯特，後轉往浩罕。留住喀什噶爾利亞的白山宗教徒無時不希望他們的教主能回去領導他們。浩罕王洞悉此情，遂利用和卓，作為要脅清廷之工具，導演了和卓家與清廷間十數年的衝突，坐收漁翁之利。

二、浩罕的介入

浩罕本是費加納（Fergana）盆地中的一個小邦國，當時（十八世紀）錫爾河（the Jaxartes）的中下游谷地，情形與喀什噶爾很相似，和卓或賽葉特家族很明顯的成為各城市的統治者，而各自獨立。費加那盆地，自新石器時代，就以農業為主，因地狹人稠，後來多餘的人口，便從事商業活動，所以，農商業都很發達。浩罕國的始祖，名為Shah-Rukh，據說是海都汗（一說昔班汗）的後裔，最初游牧於窩瓦河一帶，後來遷到費加那盆地，他的兒子Abul Kerim時才在盆地中建一城，以為宮庭，名曰浩罕城。自此後不再行游牧生活。浩罕歷代諸汗都極注意城市的发展、農業與灌溉技術的改進和如何

促進對外貿易。傳到Narbuteh Bi（一七七〇年即位）時統一了費加那盆地。當時塔什干是由Yunus和卓所統治，他的發展型態與浩罕是同類型的，統有以塔什干為主的錫爾河中游谷地諸城。雙方常為了爭奪有利的貿易城市而起衝突。一七九九年，Narbuteh Bi遠征塔什干，兵敗被俘，於塔什干處死。其子阿里木（Alim）即位後，Yunus和卓率了反對浩罕的Kazak人來還以顏色，但也無功而回。一八〇三年阿里木大破Yunus和卓的軍隊，佔領了塔什干，又征服了吹河附近的Kazak人，於是躍為中亞強國。阿里木以殘暴被國人所殺，其弟愛瑪爾（Omor）繼位，（時一八〇九年）終將錫爾河中游各城納於治下，是浩罕國文治武功全盛的時代。在阿里木時對中國還算恭謹，可是愛瑪爾時，在西方已無法再進一步擴張了，便思利用白山宗和卓來爭取對天山南北路貿易的更多好處。

當初平大小和卓之役，大和卓之子薩木薩克脫逃，居於浩罕，清廷慮其潛蓄勢力，終為邊患，歲賂浩罕王銀一萬兩，使加約束。薩木薩克有三子，曰玉素普、曰張格爾、曰巴巴頂。張格爾智勇雙全，以誦經祈福，傳食諸部，白山宗教徒聞之漸有搖動之狀。時（一八二〇年）南路參贊大臣斌靜，以荒淫失衆。張格爾見事可乘，遂借支持白山宗的布魯特之兵，欲復喀什噶爾，鬧了幾年，都沒成果。在一八二五年，清軍入布魯特追剿張格爾時，濫殺無辜，該部長大怒，舉兵殲滅清軍，回部大怒。浩罕王邁瑪達里（Mada'i，愛瑪爾之子）見機不可失，遂授兵三千與張格爾，事甚順利，西四城皆為張格爾所有。時黑山宗的大阿渾奈瑪特等欲糾拿張格爾，事甚順利，被拿送浩罕城囚禁。和闐之黑山宗者見狀，起兵趕走張格爾的駐軍，而與張格爾相持，未幾和闐復陷，但張格爾因受其制時，已失去向東擴張的先機，清援軍此時已開到了。張格爾見不敵退走浩罕。後清軍遣黑山宗教徒出邊縱反間，言「官兵全撤，喀城空虛，諸回翹首以望和卓。」一時張格方寄食諸部，聞言急率黨徒返回南路活動。當他發現中計時，其徒多為清軍所殲，乃逃到浩罕，不納，再赴布魯特，結果在重賞之下，被獻給清廷。時一八二八年。

其實張格爾之役，都是愛瑪爾在搞鬼的。清廷也很清楚，據慶祥奏言「：差往浩罕傳諭帖之回子薩木薩克等回稱，：惟探知張格爾與蘇蘭奇二犯實在浩罕，依附該伯克居住，該伯克護庇不獻，且復令張格爾與蘇蘭奇與伊犁相見，有故使聞知之意，伊等佯為不識。並聞此次張格爾滋事，即係浩罕伯克授意，令其前來，俾內地知薩木薩克實有子嗣。：又查嘉慶一九年，前任伊犁將軍松筠奏言，浩罕伯克愛瑪爾差人面稟，薩木薩克之子札罕格爾欲赴喀什噶爾，行至瑪爾噶朗地方，經該伯克申節，截回布噶爾原處。：又稱該伯克恐薩木薩克子嗣赴喀什噶爾，：：在各要路設卡，派人防範。：：亦求將伊出力之處，請奏邀恩免稅等語。：是浩罕伯克之意原藉禁阻薩木薩克子嗣為邀功。：：「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慶祥曰，：：浩罕伯克愛瑪爾藉張格爾為奇貨，暗令其滋擾邊界，

復匿之境內，故使內聞其情，實為狡諂。惟此時彼尚深諱其事，以張格爾等業經竄往布噶爾，不敢容留在伊地方居住為言，其情詞甚為恭順。」^⑤故知愛瑪爾本只欲挾和卓以邀功，但不為清廷所理會，乃縱和卓入喀什噶爾利亞行事。所以，每當和卓窮困時又為庇護。等事情鬧大了，只好在和卓走投無路時，拒不納，來個死不承認。

後來善後大臣那彥成到喀城，以浩罕藐視上國，便想施以經濟制裁。首先，因「從前浩罕貨物進卡，該大臣畏惠遠就，全行免稅，該夷因而夜郎自大，出卡後，不言懇求優免，轉稱喀什噶爾不敢抽伊部落稅課，而且包攬別部貨物，一律請免，從中漁利侵肥，藉此誇耀，其情尤為可惡。」^⑥自此，無論何處部落概不給絲毫減免。而且對一些不願受浩罕勒索的中亞商人，許其經巴達克山入葉爾羌，「從此浩罕自生疑懼，且令各部落俱繞路前來；該夷無可牟利，自然頓失憑依，從此不見信於各外夷，其勢愈孤，實為邊防要務。」^⑦此外，那彥成又煽造浩罕西南的達爾瓦斯部與浩罕構兵，等該部向清請兵往征，清又不派出兵。浩罕因此也就不把清廷放在眼裏。爾後那彥成要浩罕送出和卓家族，浩罕言俘虜可返，惟回人經典，無獻和卓子孫之例。那彥成大怒，遂對浩罕以全面經濟封鎖，盡逐浩罕商民，沒收其財產。邁瑪達里以為中國做得太絕，於是迎玉素普於不花刺，於一八三〇年，撥了二萬五千人給他，使入喀什噶爾，白山宗者皆出城迎之，黑山宗者則與清商奔投漢城。會浩罕與不花刺構兵，而召還其兵。玉素普見浩罕荼毒教徒，深悔受其愚弄而來也。時清軍也已結集。乃引退，白山宗教徒隨其而走者六七萬人。自此，白山宗在西四城之勢力瓦解，黑白兩派之爭亦漸消弭。玉素普於退回浩罕後，不數月就死了。同年，清善後大臣長齡至喀城，於一八三一年與浩罕達成協議，浩罕答應放回所掠兵民，並為中國監守和卓家族，中國仍許通商，並免其稅。而且將南八城所得的關稅，給於浩罕，以作為約束和卓之賂金，並准浩罕在八城設辦事處，負責徵稅與保護其僑民。清廷在全數接受浩罕的條件後，暴露出其採息事寧人行事的態度，此後，清廷在中亞的聲望馬上「跌停板」。

邁瑪達里時浩罕又向南擴張，征服，帕米爾高原西北坡的塔吉克人。但因晚年生活荒誕不經，國人不附，在一八四二年，不花刺軍開進浩罕城，邁瑪達里因而被殺。明年，不花刺軍被Kirghiz和Kazak援軍所逐，立Khudayar汗，因此時游牧派既握大權，結果可耕多地被轉移成牧場，農民與土著遭受到了壓迫，發動政變，草原又被分給了定居的居民。游牧派復起而反抗，國內大亂，Khudayar曾三度失位，其爭之激烈可知。此時正是俄國向中亞擴張的時代，乘浩罕內亂，打得其無招架之力。一八六八年，浩罕王國已局限於費加那盆地，並且成了俄國的「保護國」。一八七五年，Khudayar汗以國內政變，被迫出走，俄人再度干涉，迫其子Nasir al Din簽約，承認併為俄國的費爾加省。浩罕於是亡國。

玉素普之子邁的明及姪倭里汗等七人（故稱七和卓之役），因浩罕內亂，束縛頓除，乃於一八四七年，聯合安集延人、布魯特人進攻喀城。浩罕駐該城的官員，後煽動住民，使為內應。回城失陷。未幾，清軍至，而退回浩罕。一八五五年，庫車辦事大臣家丁串通回目，苛派徭役，向民起來抗之。倭里汗等見狀，復率兵侵入，仍敗回。兩年後，倭里汗又率眾潛入喀城，佔領回城。後伊犁兵赴援，倭里汗不戰而退。一八六二年，陝甘回變亂起，後擄至回部，天山北路盡為阿輝安明所據，稱清真王。天山南路則有黃和卓據阿克蘇，自稱土耳其斯坦王。阿布都拉門據葉爾羌。馬福迪、哈比布亦據和闐。喀什回城金相印聯布魯特酋長恩思的克叛據喀什回城。金相印後來向浩罕王 Sayid Sultan 汗（為 Alikun 的傀儡）請兵，王遣張格爾之子布素魯克和安集延伯克阿克柏入喀城，未幾和卓與阿克柏失歡，被阿克柏送往天方去朝聖。在阿克柏離開安集延後，其地被玉素普之孫阿克木汗與阿希木汗兄弟所佔有，附近布魯特部落皆承其號令、阿古柏敗亡後，其黨羽阿布都勒瑪復煽二人率布魯特人侵入喀城。一八七九年，被劉錦棠所破，竄回布魯特，時布魯特人已厭煩戰事，表示不願再收留和卓了，於是阿克木汗與阿希木汗轉投俄羅斯，從此白山宗和卓家下落不明。

注 釋

- ①南八城指的是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烏什、阿克蘇、庫車、拜城（或英吉沙爾）、喀喇沙爾（今焉耆）等八城。
- ②參見劉義棠先生之「維吾爾研究」，第六章，伯克制度研究。
- ③參見寶木杰布之「新疆采風錄」，刊於中國邊政八十五期，P. 39。
- ④參見羅運治先生之「清高宗統治新疆政策的探討」，P. 328。
- ⑤參見曹振鏞等「平定回疆勦擒逆裔方略」，卷三 P. 396-409。
- ⑥同注⑤，卷七十八，P. 4343。
- ⑦同注⑤，卷七十四，P. 4163。

其他參考資料

- ①陳慶隆之「論白山黨（Aktaglik）與黑山黨（Karataglik）」，刊於邊政年報，第二期。
- ②陳慶隆之「和卓考釋——語源及語義的分析」，刊於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四〇本下冊。
- ③傳統先之「中國回教史」。
- ④蕭一山之「清代通史」。
- ⑤張大軍之「新疆史」。
- ⑥莊吉發之「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 ⑦袁大化等「新疆圖識」。
⑧七十一之「西域總志」。
⑨祁韻士之「皇朝藩部要略」。
⑩Henry H. Howorth「History of the Mongols Part II」P. 816
⑪Grousset Rene「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P. 500—527.
⑫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 VI, Ch7.

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滿文文籍概述

H. Walravens 作
許章真 譯

著名的科隆籍東方學家勞佛(Berthold Laufer, 一八七四—一九三四年)①,對美國的東亞研究界有過極大的貢獻。他曾任芝加哥菲爾德自然歷史博物館(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Chicago)人類學部主任(Curator of Anthropology)多年。早在去世前,即將私人藏書贈給該博物館。這些藏書中可找到一大批蒙、藏文文籍;勞佛最初曾對西藏頗有興趣,這點可從他早期的著作中明白看出。藏文文籍部分,目前該館正擬與印第安納大學(University of Indiana)烏拉與阿爾泰學系(Uralic & Altaic Department)合作編目;蒙文書目則已由約翰·克魯格(John R. Krueger)編出多年。克魯格的目錄內也收列了一份滿文目錄,下文便是該目錄的補遺。克魯格所負的任務並不輕,因為這些資料十分雜亂,博物館中還會不會再發現一兩項資料,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滿文文獻概述」(「Skizze der manjurischen Literatur」Keleti Szemle 9. 1908, 1-53, 後來又重印於作品集 I, 1295-1347 內)至今仍有參閱的價值,該文作者便覺得,勞佛這些滿文文籍的數量未免少得離奇;不過值得考慮的是,時間一久,勞佛對滿文的興趣跟著轉移,便把私藏的許多滿文文籍賣給了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何況,勞佛收集的滿文文獻,大多一開始就已經預定分給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芝加哥紐伯利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 Chicago)以及芝加哥約翰克利拉圖書館(John Greer Library, Chicago)。最後談到的這批藏書,後來便進了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我不久前曾到該地一訪,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現有東亞文獻的下落,仍然不甚明確),芝加哥大學圖書館(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及國會圖書館③。

「清文彙書」

Manju isabua bi the

一七五一年。十二本。

● Simon/Nelson: Manchu Books in London (倫敦的滿文書籍), 1977, II. 6.

● Fuchs: Beiträge zur mandjurischen Bibliographie und Literatur (滿州文獻目錄文稿), 1936, 94-95.

P. Amiot 著名的 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Français「韃靼文·滿文·法文辭典」(3 tomes, Paris 1789-1790, 由 L. Langlet 出版),即根據這部滿漢對照辭典所編成。

① Daicing gurun-i Badarangga doru-i juwan nadaci aniya

- šahôn gôlmahôn erin forgon-i ton i bithé
一八九一年年曆

三 Han-i araha alin-i tokso de halhôn jailaha gi bithé
(「御記避暑山莊記」)

全書以滿文寫成；漢文部份極有可能在這批藏書的漢文文籍中。

御記。序於一七一一年，並有一七二二年大臣所作的後記。二本。

• Fuchs : Neue Beiträge zur mandjurischen Bibliographie und Literatur (新滿州文獻目錄文稿), Monumenta Serica. 7. 1942, 18 ; Simon / Nelson, II. 141.

收錄康熙帝在熱河避暑行宮所作的詩。並有沈喻三十六幅極美的風景木刻畫。

四 四本。缺書名。缺邊款。

並有手寫註記：Manju nikan isabura [?] bithé。

參見一，並參見克魯格目錄編號³⁰。

五 缺書名頁。(「滿漢語會話用書」)

Manju nikan fe gisun be jofoho acabuha bithé

「滿漢成語對待」

劉順編，約一七〇二年。四本。

• Fuchs : Beiträge, 80, 92-93.

會話手冊，分類編成。

六 大約三十張散葉。邊款作「通鑑輯要」，即 Hafu buleku bithé
ci oyongo be šoŝoho bithé。

常綏作。序於一七二三年。

• Puyraimond / Simon : Catalogue du Fonds Mandchou,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巴黎國立圖書館滿文藏書

目錄), 1979, Nr. 139.

摘錄自史籍「綱鑑會纂」。

此作前後共有十本，在此僅見一份殘片。

廿 Juwan jakôn acangga sere tacihiyan

Arban naiman keregte kemekü surral

bsalabs-bya gces-pa btso bryad-pa bzugs

「十八必備教範」。二十五葉。

• 克魯格蒙文書目編號³⁰。

• Heissig : Pekingener lamaistische Blockdrucke (北京喇嘛教範本書), 1954, 146.

十八宣說 (Aštādaśa upadeśāḥ) 三種文字對照本。

廿 Sain g'alab-i minggan fuchi-i colo

Sayin kalab-un minggan burqan-u nere

「賢劫千佛號」

bskal bzai rnam 'dren ston gi mts'an

無年代。

• 克魯格蒙文書目編號³¹。

• Poppe / Hurvitz / Okada : Catalogue of the Manchu - Mongol Section of the Toyo Bunko (東洋文庫滿蒙部目錄), 1964, 66.

賢劫經 (Bhadrakalpitasūtra) 四種文字對照本，編列而成 I Can-

skya rol-pa'i rdo-rje。Friedrich Weller 曾發表一德文改

編本 (Leipzig 1928)。

廿 Wang jun šu hiyoŝun be tafulara jakôn fudaran ucun

「王中書勸孝八反歌」。十葉。

• Li Te-ch'i : Union Catalogue of Manchu Book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and the Library of the Palace Museum (國立北平圖書館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滿文書籍聯合目錄), 1933, 7b-8a. 此處將譯者稱為噶勒桑 (Galzang)。此作並有標題圖款：「思孝歌」。

童歌八首。

十 Ze j'i tung giyan g'ang mu bithé

(「資治通鑑綱目」)

御記。序於一六九一年。此處僅存第廿七卷。

● 克魯格書目編號⁵。

● Simon / Nelson, II. 90.

● Pope / Hurvitz / Okada, 334-336.

古典歷史評鑑, P. de Mailla 曾在1771—1785年發表法文改編本“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中國通史)。

† A. M. Pozdnev : Opyt sobraniia obrazcov maščynskoj literatury (典型滿州文獻試編). Vladivostok. 1904.

● 克魯格書目編號²。

這本滿州文獻選集原以俄國東方學院通報 (Izvestija Vostočnogo Instituta) 附刊問世, 但此處僅見最後兩分冊: S. 273-360 與 375-406。

‡ 序中題為 Han-i araha Manju gisun-i buleku bithe。

一七七二年(影印複製本)。

● 克魯格書目編號⁶。

滿洲名字鑑序。

‡ 「三合便覽」

Ilan hacin-i gisun kamcihu tuwara de ja obuha bithe.

Furban jüil-ün üge qadamal üjeküi-dür kilbar bolʹayʹsan bičig

六本(原十二本)。未註年代(1791年?)。

● Simon / Nelson, II. 15.

滿文語文法名便覽

† Duin hacin-i hergen kamciha buleku bithe
Dörben jüil-ün üsüg qabsuruyʹsan toli bičig
skad bzi šan sbyar-baʹi me-lon
「四體合璧文鑑」

未註年代。

● Simon / Nelson, II. 13.

● Pope / Hurvitz / Okada, 179.

滿文字鑑四種語文對照本。

克魯格書目編號¹提及的一百七十四葉藏滿文辭書, 就我看來, 似與菲爾德博物館中所見的藏蒙文辭書相同(一七四葉, 缺邊款)。

附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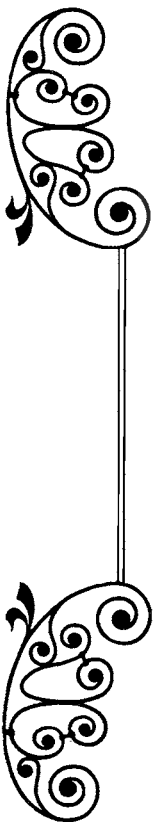
① 勞佛事見 B. Laufer: Kleinere Schriften (由 H. Walravens 出版). Wiesbaden 1976 ff。

② John R. Krueger: Catalogue of the Laufer Mongolian Collections in Chicago.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6. 1966, 156-183.

③ 我曾在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中亞研究) 10. 1976, 551-613 中, 首次撰文概述美國的滿文文獻: “Vorläufige Titelliste der Mandjurica in Bibliotheken der USA”。

譯後記

本文原題“Mandjurische Bücher im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 刊於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28, No. 3-4, 1984 年。



中國邊政協會三十年會務紀要(三)

李啓元

民國四十六年

一月七日

△第三屆常務理事會於一月七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人員：薛與儒、張志智、羅桑益西、徐伯達、曹啟文、達穆林旺楚克、趙波、何佑樞、林繼庸、宋念慈、阿不都拉等十一人。主席薛與儒，紀錄徐伯達。

徐總幹事伯達報告：

(一)本會於去年底改選後曾召開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中討論年會案時議決交常務理事會處理。

(二)本會日常工作，正由何副總幹事佑樞辦理中。

(三)四十五年年會開支共計二千九百一十四元九角，收入會費三二〇元。去年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計存八千餘元，除去年開支尚餘五千餘元。將來領到中央第五組年會補助費一千元後，則本會結存款應為六千餘元，詳細數目有收支簿可供查閱。

討論決議事項：

(一)如何支援蒙、藏、新及其他各邊疆地區抗暴運動案，決議：

(1)向政府洽請印刷邊疆語文(蒙藏維)傳單，空投大陸。

(2)接洽廣播公司，以邊疆語文廣播。

(3)推定羅桑益西、薛與儒、趙波、阿不都拉、楊俊生五人，根據年會原案主持該項工作之進行，隨時報告常務理事會。

(二)修改本會會章草案，決議：專案報內政部核備。

(三)籌設中國邊疆語文專校案，決議：以常務理事會名義，召集籌備委員會，以策進行。

四建議政府對新疆在台青年升學就業應與蒙藏青年受同等待遇案，決議：分別呈報主管部會。

(五)本會四十六年工作綱要應如何製定案，決議：

(1)本年工作綱要，務求實際，以力之能辦者列入。

(2)徐總幹事所擬者作參考用。

(3)本年中心工作：

甲、演講或座談會。

乙、發行季刊或反共叢書。

丙、籌募基金。

丁、籌辦邊疆語文專校。

戊、以邊疆語向大陸廣播。

(4)推定張志智、芮逸夫、宋念慈、達穆林旺楚克、徐伯達擬訂綱要，並草擬主管部份之實施計畫，提交下次會議討論。

臨時動議決定事項：

(一)新疆人士余蘇夫轉道來台，深具反共抗俄愛護國家之熱情，本會應予以慰問或援助案，決定：

(1)由徐總幹事代表本會前往慰問。

(2)向內政部請予救濟並發動募捐。

(二)本會常務理事會如何依序輪流值月案，決定：自四十六年一月起按月輪值順序如下：薛與儒、張志智、阿不都拉、羅桑益西、廣祿、曹啟文、林繼庸。

一月十五日

△中國邊疆語文專校籌備委員會於一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第一次會議，林繼庸、榮照、曹啟文、薛與儒、張志智、廣祿、阿不都拉、周昆田八人出席，徐總幹事伯達列席。主席周昆田，紀錄徐伯達。

討論決議事項：

(一)推定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案，決議：推定林繼庸先生為召集人。

(二)邊疆語文專校擬改為東方語文專科學校案，決議：暫定為東方語文專科學校。

(三)推定創校計劃起草人提下次會議討論案，決議：以中國邊政協會為創辦人，公推林繼庸、張志智、趙尺子為設校計劃起草人。

，由林繼庸召集。

三月二十五日

△第三屆常務理事會於三月廿五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第二次會議，出席人員：張志智、達穆林旺楚克、薛興儒、羅桑益西、曹啟文、徐伯達等六人。主席曹啟文，紀錄徐伯達。

徐總幹事伯達報告：

(一)本會在第一次常務理事會後因舊曆新年及章嘉大師之圓寂，故遲至今日始克召開。

(二)年會後應辦之各項公文，最近可以全部辦出。因伯達調台省政府工作，事情較忙，對本會工作多有延誤之處，最好能辭去總幹事之職，以免有誤會務。

(三)本會目前收支情形：

(1)收入

甲、上年轉來新台幣

乙、長河公司利息(元月份十二月份)

丙、蒙藏會元、二月份補助費

丁、長河公司利息(二、三月份)

(2)支出

甲、救濟新疆義胞余蘇夫

乙、嘉章大師花圈

丙、趙慶堂津貼

(3)結存

討論決議事項：

(一)本會存款應如何保管案，決議：足千元整數時，交基金委員會保管，並設法經營使之生息，零數存本會備用。

(二)東方語文專校應如何進行案，決議：向林繼庸常務理事接洽，並抄送前次決議請主持辦理。

(三)呈請行政院撥給本會會址以利會務發展案，決議：由薛興儒常務理事先行洽詢，並請七常務理事前往洽請。

臨時決定事項：

(一)四月份值月常務理事為張志智。

(二)中央五組年會補助費應立即呈請發給。

(三)檢查尚未執行之工作從速辦理。

四尚未辦出之公文，從速辦理。

四月十日

△本會四十六年工作綱要研究會議於四月十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出席人員：羅桑益西、張志智、宋念慈、薛興儒、趙波、徐伯達六人。

主席宋念慈，紀錄徐伯達。

討論決議事項：

(一)本會四十六年工作綱要如何草擬案，決議：交換意見後決定綱要七項，提報常務理事會核備。

△本會支援大陸蒙藏新及其他邊疆地區抗暴運動會議於四月十日上午十一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出席人員：羅桑益西、趙波、宋念慈、薛興儒、徐伯達五人。主席羅桑益西，紀錄徐伯達。

徐總幹事伯達報告：

第三屆常務理事會第一次會議關於本會支援大陸蒙藏新及其他邊疆地區之抗暴運動，曾有原則性之決定，並指定由會友薛興儒、羅桑益西、趙波、阿不都拉、楊俊生負責辦理，今天的會議乃為如何進行此項工作。

討論決議事項：

(一)宣傳廣播應如何辦理案，決議：

(1)與格、吳二先生接洽。

(2)與大陸廣播公司接洽。

(三)空投傳單藏語，由羅桑益西先生負責。

八月三十日

△第三屆常務理事會於八月卅日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第三次會議，出席人員：趙尺子、薛興儒、林繼庸、張志智、徐伯達、榮照、阿不都拉等七人。

主席張志智，紀錄徐伯達。

徐總幹事伯達報告：

(一)本會常務理事會，上次開會因各常務理事有要公，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因而流會。

(二)伯達因調到中興新村辦公，工作較忙，又在患病，對會務未能盡力進行，深感慚愧。

(三)追悼大陸死難同胞大會時，本會送去輓聯一幅。其他工作均在停止狀態。

四長河公司存新台幣伍千元之利息，已數月未算。郵局存款壹千餘元。近日到蒙藏會領出補助費後將一併送長河公司主息。預計到本年九月止本會基金可達七千元，以後每月收入（補助費及利息）約爲六百元。

討論決議事項：

(一)邊疆語文學校應如何進行案，決議：

(1)校名定爲「邊疆語文學校」。

(2)請趙尺子、張志智、童世荃會同林繼庸擬訂計劃，積極進行，在計劃擬定後召開理事會議，籌備設校經費及討論有關工作，以謀邊校早日成立。

附註：第三屆常務理事會第三次會議有兩件附件未經討論決定，特予

(一) 中國邊政協會四十六年度工作綱要：

本會四十六年度工作，其重心爲加強民族團結，培養邊疆語文專才，以配合反共抗俄之新形勢；並健全本會組織，發動全體會友的力量，展開今後的工作。

(1) 加強本會組織，擴大徵求會員。籌募本會基金，洽借本會會所。

(2) 支援邊疆反共抗暴運動，促請政府機關救濟逃出匪區之邊疆同胞。

(3) 籌辦邊疆語文專校，以培養反攻建國之邊疆工作專才。

(4) 舉辦邊疆問題講演或座談會。

(5)發行本會季刊及叢書。

(6) 以蒙、藏、維各民族語言向邊疆地區廣播，介紹台灣建設與發展情況暨大陸其他省份反共運動情形，加強邊疆同胞愛護祖國與反共抗俄之意識。

(二)中國邊政協會獎學金暫行辦法草案

第一條 本會爲鼓勵邊疆青年努力向學，提倡國人對邊疆學術之研究，及獎勵邊疆人士對文學、藝術、科學之高深造就，特舉辦獎學金。

第二條 贈予獎學金之對象爲下列三種：

甲、在本省大專學校肄業之邊疆青年，其學業與操行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者。

第三條

乙、國人對於邊疆學術，有特殊研究與著述者。

丙、邊疆人士對於文學、藝術、科學有特殊成就者。

本獎學金每年辦理一次，於八、九月間舉行。

甲種：以所在大專學校學年考試之成績爲準，受獎名額暫定二十名，每名贈予獎金三百元。

乙種：由本人向本會申請，並經本會審核合格者，受獎名

額暫定十名，每年贈予獎金五百元，並協助其出版

丙種：邊疆人士對於文學、藝術或科學有特殊之創作、論

著或發明者，受獎名額暫定五名，每名贈予金質獎章一枚，或獎金一千元。

第五條 本辦法由本會理事會通過呈報政府核准後施行，修改時亦

同。

：本辦法所指邊疆人士及邊疆青年，係指籍隸蒙古、西藏、新疆、青海、西康、熱河、察哈爾、綏遠、寧夏等處者，及東北、西南、西北、東南各邊省份之少數民族爲限。

十一月三十日

△第三屆理監事於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第

徐總幹事伯達報告：

(一) 本年本會主要工作爲籌辦邊疆語文學校，雖舉行數次會議，終因經費及校址諸多問題，難以解決，故至今無成立之可能。不過因本會之建議，已使政府重視邊疆語文，現台大已增設滿文班，中央政治

(三) 新疆人士余蘇夫由中東來台，生活困難；本會贈予新台幣二百元，並曾親往慰問。

(三) 本會本年經費收支概況：

(1) 收入——三五·一〇·二三元，支出——一八二〇·七五元，結存——六八九·四八元。

(2)長河公司存本會四十五年結存伍仟元整。

- (3)長河公司存款由三月廿一日至十二月廿一日利息爲壹仟八百元整。
- (4)蒙藏會十至十二月份三個月補助費玖佰元整。
- (5)預計本年年終可存款合計九、三八九·四八元。

討論決議事項：

- (一)本會四十六年年會於何日舉行較爲相宜案，決議：十二月廿三日舉行。

(二)請推選年會籌備委員以利工作進行案，決議：推定烏占坤、榮照、徐伯達、張志智、趙波、宋念慈、達穆林旺楚克七人爲年會籌備委員。

(三)第四屆理監事選舉是否仍採用普選方式案，決議：仍照去年例，採用普選方式。

(四)年會主席團應如何選出案，決議：注意民族成分、邊疆區域，尤應重視年高德邵之會友，推選九人提交會員大會通過，大會亦可增加。推定人選如次：薛興儒、楊俊生、羅桑益西、阿不都拉、廣祿、趙珮、顧耕野、曹啓文、林繼庸。

(五)本會年刊如何編輯案，決議：交籌備委員會研究辦理。

(六)本會年會時是否準備會員聚餐案，決議：交籌備委員會研究辦理。

(七)邊疆語文學校是否繼續進行案，決議：台大中央政大已有邊疆語文之增設，而本會對經費與校址又諸多困難，可暫行停辦。

臨時動議決定事項：

(一)舉行歌舞晚會招待邊疆各族同胞以交流民族感情加強民族團結案，決定：原則可行，有關經費等問題交籌備委員會研究辦理。

(二)周彥龍會友傷腿本會應派人慰問案，決定：由榮照、羅桑益西、趙波、徐伯達前往慰問。

十二月六日

△本會四十六年年會籌備委員於十二月六日下午三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張志智、宋念慈、烏占坤、趙波、徐伯達。主席宋念慈，紀錄徐伯達。

徐總幹事伯達報告：(內容與第三屆理監事第二次聯席會議之決定相同，從略。)

討論決議事項：

(一)本會四十六年年會日期案，決議：十二月廿三日下午四時。

(二)會友於年會時是否聚餐案，決議：武昌街十八號定四桌，洪長興定清真席一桌，共計五桌。

(三)年會會場及聚餐地點案，決議：會場借武昌街十八號樓上會議室，聚餐五桌均在樓下餐廳(即武昌街一段十六巷二號)。

(四)晚會是否舉行案，決議：暫不舉行。

(五)年刊是否印行案，決議：本年不編印。

臨時動議決定事項：

(一)年會時請劉委員長到會致訓並講述邊疆近況案，通過。

(二)請中央第五組照例補助年會經費案，通過。請宋理事念慈洽辦。

(三)致內政部、蒙藏會及中央第五組函稿，請烏理事占坤辦理。

(四)徐總幹事伯達辦理開會通知及其他年會有關事務。

十二月十七日

△本會四十六年年會籌備委員於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第二次會議，出席：張志智、薛興儒、羅桑益西、烏占坤、宋念慈、徐伯達。主席羅桑益西，紀錄徐伯達。

徐總幹事伯達報告：

(一)開會有關函件均已發出。會員聚餐增爲六桌。

(二)會費收據、年會布標、選票、開會程序等，均已着手辦理。

討論決議事項：

(一)增訂本會會章聘請有關邊疆耆宿前輩爲本會名譽理事以促進本會之工作發展案，決議：提年會討論。

(二)建議蒙藏會、教育部、中央黨部編印「中國邊疆叢刊」，以促進國人對邊疆之認識與愛護案，決議：提年會討論。

(三)本會年會聚餐招待有關邊疆耆宿前輩案，決議：通過。請于右老、吳禮老、白巨老、羅志希先生、甘珠活佛、吳香蘭代表、白崇禧先生、堯樂博士主席、溥心畬先生、王潤生部長、劉廉克委員長、上官業佑主任等十二人。

(四)年會主席團工作如何預爲分配案，決議：建議開會辭由羅桑益西理事擔任，討論提案、選舉、閉會致詞等請主席團互推之。

十二月二十三日

△本會四十六年年會於十二月廿三日下午四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二

十二月廿五日

樓會議室舉行，羅榮益西主席，主席團分別主持討論提案、選舉及閉會儀式。當選理監事名單宣佈後聚餐（缺名單），通過之提案與第四屆理監事聯席會議所討論者相同，故從略。

△第四屆理監事於十二月廿五日下午二時在台北市武昌街十八號舉行第一次聯席會議，出席：林繼庸、宋念慈、丁慰慈、薛興儒、康荻、韓

春暄、阿不都拉、趙龍、顧耕野、趙珮、張志智、童世荃、徐伯達、趙波、李永新、曹啓文、林競、楊俊生、札奇斯欽、烏占坤、羅榮益西、王德溥（廖斐代表）。主席林繼庸，紀錄趙慶堂。

主席致詞：今天會議的主要議題一為年會所交下的決議案，二為推選常務理監事，三為本會重要工作人員之聘任。

徐總幹事伯達報告：

(一)年會支出：

(1)雜支：四五〇元（車費、香煙、國父遺像）。
(2)聚餐費：二、八五〇元，連同雜支共計三、三〇〇元。有收據，請核閱。

(二)宣讀年會紀錄（如文一案內無原文）。

討論決議事項：

(一)年會通過聘請名譽理事案：

徐伯達：須先呈報內政部准予修改會章後再行推舉。

薛興儒：名譽理事與名譽會員是否不同？既有名譽會員再聘請名譽理監事，本人意見不能創此例。

主席：既經大會議決，不能通過再交回大會。

張志智：既經籌備會決定又經大會決議，我們不能再爭論，究竟該聘請那些人，乃為我們今天所要做的事。

薛興儒：名譽理事必須有限額，內政部是否有所規定？常務理事會是否有權決定？假若名額沒有限制，那就是可以無限制的聘請。

主席：名譽理事對本會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本案可俟內政部核備後再行辦理。

決議：備案後討論。

(二)年會通過修正本會會章案，決議：交常務理事會呈報內政部。

(三)年會通過建議蒙藏會教育部中央黨部編印「中國邊疆叢刊」以促進國人對邊疆之認識與愛護案，決議：交常務理事會呈請有關部會。

四年會交下舉辦邊疆青年獎學金以資勸勉案，決議：交常務理事會辦理。（獎學金辦法草案見八月卅日會務紀錄附件）

(四)為配合觀光事業加強國內外人士對我國邊疆認識擬請在獅頭山建章嘉紀念塔及邊疆公廟案，決議：保留。

(五)為發揚邊疆民族精神擬請政府撥給台北市所屬寺廟一座改為邊疆紀念館案，決議：保留。

推選事項：

(一)推選楊俊生為常務監事。

(二)推選羅榮益西、阿不都拉、薛興儒、林繼庸、趙珮、曹啓文、徐伯達等七人為常務理事。

(三)重要工作人員推定如左：

(1)總幹事 童世荃

副總幹事 張志智 烏占坤

(2)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 芮逸夫

副主任委員 趙尺子、札奇斯欽

(3)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 宋念慈

副主任委員 丁慰慈、周開福

(4)基金會主任委員 達穆林旺楚克

副主任委員 林繼庸、薛興儒

決定事項：

(一)本會會址由常務理事會於本年度內努力辦妥。

(二)基金會要於本年度內募足五萬元基金。

(三)工作計劃及預算交常務理事會擬定實施。

第四屆常務理事會由林繼庸召集。

○○○

○○○

☆☆

國內外大事記

民國七十四年五至八月

☆☆

五月

一 日△蔣總統一日約見美傳統基金會會長佛納，對基金會多年來給予我國的支持表示感謝。

△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中國國民黨提名一日起受理登記七天。

△財經當局為激勵投資意願，擴大優惠範圍，原則決定恢復投資抵減辦法。

△雷根總統一日下令禁止對尼加拉瓜貿易及民航飛行。

二 日△行政院長俞國華二日在院會中指示核能四廠暫不動工。

△網球女將胡娜連日在台北、台中、高雄進行拜會活動，於二日結束訪問赴新加坡。

△因撞船事件，被大陸扣留十四天的「金鴻號」貨輪，於二日上午六時返抵台中港，下午北返母港基隆，船上十三名船員均平安無恙。

△七國經濟高峯會議二日在波昂揭幕。

三 日△公立大學教務主管會議三日原則通過「大學及獨立學院學生加選雙主修或雙學位辦法」。

△英國執政保守黨及工黨三日在地方議會選舉中，遭到挫敗。

△美國國務院三日重申對我國在亞洲開發銀行中會籍的支持。

四 日△七國經濟高峯會議四日閉幕，多項問題呈現歧見，但大多數領袖對這次會議的結果，抱持樂觀看法。

五 日△美總統雷根五日在經濟高峯會議後訪問西德柏林貝爾森集中營及德軍公墓，并在紐斯達特一城堡向德青年發表演說。六日至九日分別訪問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并在史特拉斯堡向歐洲議會發表演說，十日結束西歐之行返美。

六 日△新聞局長張京育六日在立法院答詢時鄭重表示，政府維護言論出版自由，不因黨派而有差別待遇。

△國防部六日指出，我國中山科學研究院對飛彈及戰機的自製技術，已獲得突破性進展。

△美「挑戰者號」太空梭圓滿達成太空任務，六日安全降落；華裔太空科學家王贛駿亦獨立完成實驗任務。

七 日△七日為蔣總統華誕，總統謙辭祝壽，仍照常處理公務。

△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七日正式成立，行政院長俞國華在首次會議中致詞強調政府決心貫徹經濟改革。

△省市議員及縣市長選舉中國國民黨提名登記七日截止，共有五八三人登記。

八 日△國際超大型積體電路技術、系統及應用研討會八日在台北市揭幕，七國專家學者集會，討論技術及發展問題。

△美眾院軍委會八日大幅削減雷根總統要求的星戰經費。

△台電岡山特高壓變電所的一具主變壓器，八日凌晨故障造成停電，雖未發生爆炸傷亡事件，却使廠商損失上億元。

十 日△立法院十日晚會三讀通過銀行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明定銀行具有法人資格，大幅改革信託公司業務。

△台灣高等法院十日開庭審理劉宜良命案。

△美國務卿舒茲十日啓程訪問中東，首抵以色列。

十四日△行政院研考會十四日召開「加強家庭教育促進社會和諧實施方案」研討會，行政院長俞國華呼籲每個家庭發揮倫理教育功能，以加強親職教育，防制青少年走向歧途。

△經濟革新委員會財稅組十四日舉行第一次分組委員會會議，正式宣布二

十位委員名單，并決定十七項工作計劃。

△印度錫克族恐怖分子在各城市製造炸彈爆炸事件，美聯邦調查局十四日破獲錫克暴徒企圖暗殺印總理拉吉夫甘地的陰謀。

△美參議員丹頓及克萊恩在聽證會指出「台灣」為恐怖暴力組織，企圖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美政府應採防制措施。

△美國務卿舒茲與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十四日在維也納會談，對於高峯會議問題未獲協議。舒茲於十六日返美。

△義大利地方選舉十四日揭曉，執政的五黨聯合政府獲勝，粉破共黨取代最大政黨的企圖。

△宏都拉斯十四日宣布解除境內尼加拉瓜游擊隊武裝。

十五日△美參議院十五日通過決議案，充分支持中華民國在亞銀的會籍及地位。

△蔣主席十五日在中常會指示從政同志，為防止翡翠水庫水源污染，確保當地生態環境，應儘速對水庫上游不得興建房屋、學校與娛樂場所一事，有所決定。

十六日△行政院院長國華十六日在院會指示積極處理十信案件，財政部同日成立十人專案小組，由部長陸潤康負責。

△台灣省議會十六日表決通過省委會預算案，十四名無黨籍省議員，因不滿處理方式集體辭職；各方認為此舉不僅違反民主精神，也有負選民付託。

△考試院院會十六日通過甲等特考改革方案，增加筆試項目，年齡放寬至五十八歲，并規定應按任用計畫錄取名額，分發任用。

十七日△第五屆全國青年輔導工作研討會十七日揭幕。

△據敵後消息：今年三月大陸一艘魚雷艇逃亡韓國確係投奔自由，遭返兩義士已慘遭共匪殺害。

十八日△蒙藏委員會十八日舉行國外蒙胞座談會，董委員長樹藩主持。二十日△二十日為蔣總統連任就職一週年，海內外同胞展開各項活動，以表達對元首崇高的敬意和效忠赤忱。

△十信弊案有關官員涉嫌違法包庇部份，廿日有重大發展，合庫總經理陳曉繁及營業部經理王茂勳被調查局約談後，依瀆職罪嫌移送台北地檢處偵辦，二人目前均交保候傳。

廿一日△行政院經革會廿一日召開第二次委員會，討論各組工作大綱，

決定將「當前促進投資意願」及「促進房屋建築業健全發展」列為各組優先研討之項目。

△韓國新任駐華大使金相台廿一日晉謁蔣總統呈遞到任國書。

△立法院廿一日院會三讀通過「民法繼承編部份條文修正案」，消除對養子女差別待遇，並增訂錄音為立遺囑方式。廿四日院會三讀通過「民法親屬編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明定夫妻財產權益均等，并規定母無兄弟者可約定子女從母姓。

△巴解戰士廿一日自十葉派回教民兵和黎巴嫩陸軍包圍的兩難民營突圍而出，發生血戰，死傷愈千人。

△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廿一日抵蘇俄訪問六天，廿三日與蘇俄主席戈巴契夫簽署協定，俄予印以巨額貸款。

廿二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廿二日內定許水德為台北市長，蘇南成為高雄市長；并經行政院廿三日院會通過，總統於同日發表任命。現任台北市長楊金權請辭照准。

△美前白宮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暨內政部長克拉克廿二日訪華。

△美國務院廿二日公開對華外交文件中推崇先總統 蔣公是熱情和藹平易近人的領袖，并敘當年簽訂協防條約詳情，顯示兩國傳統密切關係。△內政部廿二日表示，十四位台省議員的集體辭職書因意思表示不明確，經審慎檢視研究其內容後，認定應屬無效。

廿三日△美參議院廿三日以大多數票通過將M X洲際飛彈部署數量，由一百枚減少為五十枚。

廿五日△科威特元首薩巴廿五日遇刺受傷，伊拉克戰鬥機廿六日突擊德黑蘭，以報復科元首被刺陰謀。

廿六日△孟加拉灣查克拉克島廿六日遭颶風與海嘯侵襲，兩萬五千人遇難。

廿七日△經濟革新委員會財稅組廿七日建議採行兩稅合一全部扣除法所得稅方案；行政組廿七日建議在經濟部設投資局。

△宏都拉斯新任駐華大使宋雪莉廿七日抵華履新。

△共匪與英國廿七日在北平就對港「聯合聲明」互換批准書。

△陳啓禮等涉嫌殺害劉宜良案，高等法院廿七日辯論終結，刑事部份下月三日宣判；國防部卅日宣布，汪希苓等三名被告經覆判仍維持原判決。

廿八日△哥斯大黎加總統孟赫廿八日正式訪華四天，訪華期間與蔣總統就國際情勢及中哥兩國共同關切事宜兩度交換意見。孟赫總統於卅一日離華。

△財政部廿八日正式廢除「銀行辦理購置自用住宅及建築業貸款應注意事項」，使多年來限制金融機構的法令束縛從此解開。

廿九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廿九日通過部分黨營文化事業負責人人事案。

△美俄廿九日展開第二回合限武談判。

△黎總統賈梅耶廿九日抵敘利亞與敘總統阿塞德會談，尋求軍事協助。

△約旦國王胡笙抵美與美總統雷根會談，重申巴解同意參加中東會談。

△比利時廿九日發生歐洲盃足球賽時義大利與英國球迷因衝突引起暴亂，四十人喪生二百餘人受傷慘劇。

三十日△台北市、高雄市新舊任市長三十日分別舉行交接典禮。蔣總統於六月一日親臨監誓新任台北、高雄兩市市長宣誓。

△行政院卅日院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草案，明定流氓限感訓將由法院裁定。

卅一日△立法院卅一日三讀通過七十五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歲入歲出各列四千一百二十三億元。

六月

二日△曾是美國公民的安德烈斯·巴本德里歐，二日以擺脫對美依賴和更加強化社會主義的政綱，蟬聯希臘總理，任期四年。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中九國部長會談決定，維持現行油價及產量上限。

三日△劉宜良命案，高等法院三日宣判，陳啓禮、吳敦二人仍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二人均表示要向最高法院上訴。

△核三廠追加預算，却又出現鉅額結餘之事，經濟部三日表示要深入了解，追查真相。

△鐵路局高雄港站前鎮調車場三日深夜發生液氨洩漏事件，造成數十人中毒，幸無人傷亡。

△國營事業委員會三日完成「國營事業管理法」修正草案的研擬工作，經濟部決議予更大職權，使國營事業邁向企業化。

四日△經革會四日舉行第三次委員會會議，激辯兩稅合一制，因正反意見相持不下，發還財稅組待補充後再討論。

△財政部四日表示，在今年修正所得稅法時，除將降低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外，對中低所得者的級距稅率，也將一併檢討調整。

△以色列總理裴瑞斯不顧自由黨強烈反對，四日表示願與約旦及巴勒斯坦會談。

五日△韓國大統領全斗煥五日呼籲北韓舉行南北高峯會談。

△美國務院五日斷然拒絕中共駐美「大使」韓叙所提希望美國加速停止對台灣軍售的無理要求。

△美國參議院五日通過一九八六年國防法案，徹底封殺MX核子飛彈計畫，要求繼續遵守未獲批准的第三階段限武條約，並將去年「星戰」計畫預算加倍。

六日△警備總部六日宣布，我漁船「宏志一號」，在東引附近海域作業時遭匪劫持，五船員鎮靜機警奮勇奪槍，反制匪幹，安全返航，獲警總頒獎表揚。

△以色列列於六日自黎巴嫩完成撤軍，留下部份人員協助訓練民兵。

△美參議院六日通過撥款支援尼加拉瓜反抗軍。

七日△中央選委會七日決定，今年省市議員縣市長選舉，定十一月十六日舉行投票。

十日△中共高級科技專家陳鴻賓博士，十日下午過境中正機場時投奔自由。十四日與新聞界見面，報告投奔自由經過。

△蔣總統於端節前抵達馬祖防區訪問，勉軍民團結奮鬥，共同為地方建設、戰備整備而努力。

△美國總統雷根十日表示，決定遵守未批准的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

十一日△蔣總統十一日主持軍事會談，聽取「漢光二號」演習報告後，嘉勉國軍精益求精，迎接挑戰，戰勝敵人。

△經革會十一日召開第四次委員會會議，完成建築融資、消費融資、黃金市場三項議題。

△行政院十一日核定七十五年度軍公教待遇支給辦法，自七月一日開始實施，調整幅度平均為百分之八。

△中美海陸聯合地震觀測與折射震測研究計畫「十一日起在台灣東部及東方海域展開。

△義大利選民十一日投票給予社會黨總理決定性支持，拒絕共黨所提薪

資自動上升案。

十二日△中國石油公司十二日表示新竹外海長康礦區鑽獲油氣，預計七十六年初可正式生產。

△以色列國會十二日通過斐瑞士總理所提有關展開中東和平談判計畫。

△西班牙、葡萄牙十三日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美，十二日與美總統雷根會談，十三日並在美參眾兩院發表演說。

十三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十三日指示財政部迅即成立「工商企業融資輔導小組」，輔導各銀行辦理融資事宜。

△美國眾議院十三日通過援助尼加拉瓜反抗軍案，同意給予尼加拉瓜反抗軍二千七百萬美元的非武器援助。

十四日△立法院十四日院會三讀通過「懲治走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規定自淪陷區私運物品進入自由地區以走私論。

△行政院長俞國華十四日巡視中鋼、中船、台機、中油四家國營事業，提出十項重要指示；十五日巡視台電核三廠、屏東糖廠。

△南非軍隊十四日進入波札那，突擊恐怖分子巢穴。

△十四日被劫持的環航客機十六日第三次降落貝魯特，十葉派回教暴徒要求釋放在以色列阿拉伯囚犯；美總統雷根十六日呼籲各國協助營救人質，但決心不向暴徒讓步，迄廿一日止仍陷僵局。

十六日△索羅門群島總理凱尼洛雷亞十六日訪華八天。

△我國高球名將陳志忠十六日在美國公開賽中，以一桿之差失去冠軍寶座，獲得亞軍。

十七日△銀行業存放款利率十七日起再度降低，放款利率下限及存款最高利率各調低零點五個百分點。

△美「發現號」太空梭十七日升空，內有一位沙烏地阿拉伯王子太空人。

△十信弊案十七日偵查終結，蔡辰洲等八十七人依背信、侵佔、偽造文書等罪嫌提起公訴。

十八日△國立空中大學條例十八日完成立法，全修生修滿規定學分，經考核成績及格，發給畢業證書，但不授予學位。

十九日△三峽鎮海山一坑煤礦十九日再度發生災變，七人死亡十五人輕重傷。

△敘利亞總統阿塞德十九日訪問蘇俄與俄頭目戈巴契夫會談。

二十日△行政院廿日通過「生產事業購置機器設備適用投資抵減辦法」，規定適用範圍以民營生產事業購置全新自動化有關之機器、設備，其總金額達六十萬以上者為限。

△蔣總統於端節前夕抵達金門訪問，向全體官兵與民衆賀節。

廿一日△總統廿一日任命王飛為駐史瓦濟蘭大使。

△工商企業融資輔導小組廿一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輔導小組作業要點。

△刑事警察局辦案人員，廿一日晚在台北德惠街逮捕槍擊要犯時，雙方發生激烈槍戰，三名警官受傷，一名暴徒斃命。

廿三日△中華漢藏文化協會廿三日正式成立，政大馬起華所長主持，會中通過協會組織章程，選舉星雲、譚光豫、格桑羣佩等廿七人為第一屆理事會理事，伊西娜珍等九人為監事。會中通過七十五年度協會工作計畫，預定今年九月舉辦漢藏聯誼團結反共大會；七十五年元月籌辦發行「漢藏文化」季刊，擴大宣揚漢藏文化；七十五年三月將邀約國內外學者籌開漢藏藏密學術研討會。

△我男子桌球代表隊廿三日在「加州國際桌球邀請賽」中，以三比〇的壓倒性優勢擊敗大陸男子隊，榮獲冠軍。

△一架印度客機廿三日在愛爾蘭上空墜毀在大西洋海面上，乘客三二九人全部罹難。

廿四日△蔣總統廿四日致金門防區司令官，特別嘉許軍民團結一心，為捍衛前線、建設地方所表現的蓬勃朝氣與勇氣。

△行政院長俞國華廿四日至科學園區、工業技術研究院視察，提示各科技單位，分工合作構成整體系統。

△行政院廿四日答復立委質詢時表示，言論自由的行使，應注重社會責任、人格的尊嚴，以促成社會的進步、公平、正義、和諧與安定，不應逾越法律的範圍。

△以色列為轉圜環航客機人質事件，廿四日釋放卅一名十葉派囚犯；敘利亞廿五日同意美要求運用其影響力斡旋釋放人質。十葉派「艾瑪爾」組織領袖巴瑞先後宣布釋放二名生病人質，但美以廿八日達成協議，在美人質未獲自由前，不再釋放拘禁俘虜。

廿五日△我國第一位太空科學家王贛駿廿五日返抵國門，展開四天活動，

廿八日離華前表示，短期內將再返國。

△義大利基督教民主黨柯塞加廿五日當選義大利總統。

廿六日△美國國防部廿六日表示，已批准出售二六二枚海標樹地對空飛彈給我國。

△行政院經建會廿六日討論通過，預計在未來六年之內，斥資新台幣一百卅億元，實施四個國家公園建設計畫。

廿八日△立法院廿八日院會三讀通過「著作權法修正草案」，新法改採創作保護原則，並擴大範圍加重侵權處罰。

△蒙藏委員會董委員長樹藩在聯合紀念週報告「當前西藏情勢的發展和我們的對策」。

廿九日△美國和敘利亞廿九日分別宣布，環航客機的美國人質獲得釋放；但是什葉派回教民兵則要求美國和以色列保證不採報復行動才肯放人。△蔣總統日前接受法國「國際政治」季刊社長魏斯曼訪問時指出，惟有在三民主義下統一的中國，才能造福自由世界，與自由世界共存共榮。

七月

一 日△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於一日成立，首任局長為盧光義中將。

△退休公務人員疾病保險及退休公務人員配偶疾病保險一日起同時開辦。

△行政院長俞國華一日巡視內政部，指示全力辦好今年年底選舉，連日又巡視中央銀行及外交部。

△七十四年大學入學考試於一日起舉行三天。

△卅九名美國人質獲釋，一日由敘利亞抵達西德，重獲自由，結束環航客機遇劫以來十七天的噩夢。美總統雷根發表聲明誓言不向暴力屈服，呼籲全球對付恐怖主義。人質於二日自西德返美。美三日採斷航并抵制貝城機場，黎巴嫩提出抗議。

△蘇俄領袖候選人之一的羅曼諾夫一日被逐出俄共政治局。

二 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二日集會，外長葛羅米柯當選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謝瓦納茲繼任外長。

△經建會二日決定建議行政院降低營利暨綜合所得稅。

三 日△蔣主席三日在中常會勉國人抱持信心，團結力量，開創經濟新局。并指出改良與提昇產品品質為當務之急。

△蔣主席三日在中常會指出，國民中小學教師和軍人免納所得稅為政府既定政策，目前不宜改變。

△蔣主席三日先後召見高雄市長蘇南成及台北市長許水德，并以「公正廉明，除暴安良，膽大心細」十二字期勉蘇市長。

△美俄三日宣布將於十一月十九、廿兩天在日內瓦舉行高峯會議。

四 日△行政院四日院會通過經建會擬具的「促進建築業健全發展之有關財稅金融配合措施」。

△政府四日聲明對轉口貿易的立場，禁止我國廠商與中共機構、人員直接接觸通商，但對無法管制的他國轉口貿易行為，不加任何限制。

△行政院四日決定，暫時停徵空地稅。

△新竹市長施性忠貪污案四日判刑確定，處二年六月徒刑，褫奪公權兩年；同時解除新竹市長職務。

△幾內亞前總統托拉奧瑞四日晚試圖發動政變，但為效忠總統孔德的軍隊所平息。

六 日△台北市地下鐵路主體工程中最重要部份——新台北車站六日動工，預定七十八年七月完工通車。

七 日△台電座落於恒春的核三廠一號機房七日發生火災；台電九日組成事故專案小組，調查原因處理善後。美奇異公司亦派專家來華展開現場調查。

△美國務卿舒茲七日啓程訪問東南亞，八日在泰國與泰官員展開經濟會談，並訪泰邊難民營保證援助高棉難民；十日抵馬來西亞參加東南亞國協外長會議。

八 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八日巡視國防部，勉國軍官兵不畏艱難險阻，勇敢奮鬥，一切為國家，一切為民衆。

△行政院長俞國華八日派周宏濤主持專案小組，追究十信弊案行政責任。

△東南亞六非共國家會議八日在吉隆坡揭幕，正式向越南提議，舉行棉局間接會談，并譴責越在棉境軍事行動。

△利比亞與蘇丹八日簽署軍事協定。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部長八日會商協議維持現行油價產量，墨西哥十一日突宣布降低油價。

九 日△台、港、星海纜系統，台灣端於九日在宜蘭縣頭城鎮登陸。

△財政部九日表示將同意實施有條件的租稅大赦，並停止追查資金來源。

△美國眾議院九日表決通過，在七位被回教極端分子規持的美國人質獲釋前，停止對黎巴嫩一切軍經援助。

十日△立法院十日院會三讀通過「動員戡亂時期檢肅流氓條例」，明定經地區最高治安機關認定為流氓者，得予列冊輔導或移送法院裁定感訓，感訓最高期限為五年。

△美總統雷根十日提名美太平洋總司令克勞出任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十一日△行政院十一日院會通過商標法修正草案，規定非明知而販賣、陳列、輸出入仿冒商品者，仍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以有效抑制仿冒風氣。

△行政院十一日院會通過「五年警政建設方案」，將循五個途徑提升警察執勤能力。

△外交部十一日就玻利維亞與共匪建交提出強烈抗議，並發表聲明中止與玻國外交關係。

十三日△美總統雷根十三日進行結腸腫瘤切除手術，美比塞大海軍醫院十五日宣布雷根總統腸瘤中含癌細胞，但并未擴散，目前正在康復中。

十四日△玻利維亞軍方因不滿與中華民國斷交，十四日迫使其外長卡馬丘辭職。

十五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十五日巡視教育部，對當前教育提出七點提示；俞院長十六日巡視人事行政局，指示及早完成退撫制度改革，有效運用科技人才。

△立法院十五日院會三讀通過七十五年度國營事業預算，表決通過核能四廠經費照列，但暫不動支。

△七十四年支援被奴役國家週運動十五日起在各地展開活動。

十七日△蔣主席十七日在中常會勉各級從政同志，為國家與民眾福祉着想，要以發自內心的勤儉，推動國家建設；各項政策、計劃、方案的制訂，更須落實在精確的預算之中。蔣主席并指出一切立法案件，須以符合憲法的規定與精神為要件，以國家利益和民眾福祉的考量為依歸。

△蘇俄紅軍總政治部主任葉皮契夫十七日調任他職，西方外交官認為這項調動，是戈巴契夫決心加強以黨領軍的部分作法。

十八日△行政院十八日舉行財經會談，討論因應不景氣對策。

△台北地方法院十八日首度開庭審理十信及國塑弊案。

十九日△國防部十九日宣布：由國人自力研製，命名為「天弓」的防空飛彈試射成功，性能相當優異。

△行政院十九日核定財經兩部所提的降低工廠用電和燃料油價格及銀行融資等短期紓困措施，以協助解決當前工商界所面臨的困難。

廿一日△以色列總理裴瑞斯廿一日致函蘇俄頭目戈巴契夫，呼籲達成雙邊協議；廿四日并同意俄方介入中東和平過程。

△南非因暴亂事件，廿一日宣布三十六個市鎮進入緊急狀態；南非總統波塔廿四日指責係共黨陰謀。

△台灣地區首座西藏佛寺，將在內湖五指山莊翠柏新村動工興建，這座由蒙藏委員會數月來策劃協調和海外同胞共同捐資興建的西藏佛寺，外部保存西藏寺廟特色，內部將設立西藏文物中心，以作為海內外藏胞精神堡壘、信仰中心。西藏佛寺興建委員會於廿一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行成立大會，由提供五千坪建地使用之救總理事長谷正綱主持，計有國內外藏胞代表、各界代表及喇嘛三百人參加。與會人士一致推選谷正綱為主任委員，吳伯雄、張建邦、高育仁、陳田鰲、梁永章、王玉雲、星雲、嚴孝章、黃樹藩等九人為副主任委員，許大路、吳香蘭、許占魁、白聖、了中、王又曾、陳茂榜、白省三、簡欣哲、高忠信、田璧雙、梁國樹、林震、吳寶華、吳永成、鄧文儀、張啓仲等為常務委員。

據稱佛寺落成之後，將成為國內外藏胞精神寄託所在，和西藏宗教文化活動中心，也是活佛喇嘛弘法道場和駐錫處所。

廿二日△七十四年國家建設研究會廿二日在台北市揭幕，海內外學者專家二一人分七組展開為期兩週的討論、建言和參觀活動。蔣總統書勉與會學人，深入研討，坦誠建言，協助政府積極推動建設。

△石油輸出國組織部長廿二日協商同意調整原油價差；廿五日決議重油價及中級油價各作小幅下降。

廿三日△蔣總統廿三日約見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美軍校的獲我國國防部頒授陸軍砲兵中尉官階的陳勁甫，勉勵努力為國服務。

△財政部廿三日公布「加強推動銀行辦理消費者貸款要點」，決議設個人信用資料檔案，俾利銀行徵信調查。

△美東地區僑胞、學人及留學生廿三日湧集華府抗議匪偽頭目李先念訪美；美總統雷根面告李先念，美無意做台灣與大陸之間爭執的調人。

廿四日△史瓦濟蘭總理貝金璧親王廿四日訪華。

△華南銀行搶案廿四日獲突破性進展，瀕臨偵破，證實係竹聯幫、桃園、高雄等三路黑道分子合謀而為。

△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與錫克教政治領袖哥瓦爾就旁遮普危機會談，廿四日達成協議，結束自治運動。

廿六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廿六日在中小學教師自強愛國座談會勉全體教師做經師做人師，以身作則使學生深植倫理道德情操，做好國民導致社會安定祥和。

△美參眾兩院廿六日就國防預算法案達成協議，允許恢復生產化學武器。

廿七日△烏干達廿七日發生政變，歐波特總統被推翻。

廿八日△賈西亞廿八日就任秘魯總統，保證與游擊隊談判。

△美國務卿舒茲廿八日啓程赴赫爾辛基與蘇俄外長謝瓦納茲會談，雙方意見分歧；舒茲卅日在赫爾辛基協定十週年會議上指責蘇俄未遵守人權規定。

廿九日△將總統廿九日接見史瓦濟蘭總理貝金璧親王。

△國科會廿九日宣布國內尖端科技研究獲兩項重大突破，可利用融合瘤技術診斷癌症，可利用遺傳工程方式獲B型肝炎表面抗原。

△蘇俄領袖戈巴契夫廿九日宣布片面停止核子試爆到今年年底止，美國拒絕跟進。

三十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卅日赴國建會三個分組會場，與出席學者專家交換意見；國建會卅一日完成分組結論，作成總結論，提供政府施政參考，並於二日閉幕。

△日本卅日宣布開放進口計劃，主要針對美歐國家。

卅一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卅一日通過提名一百五十七位同志參加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蔣主席以「為促進地方自治再進步而努力」為題發表談話，勉參選同志嚴守選罷法規定，勵行節約，倡導風氣，與其他候選人作公平、公正的競爭。

△行政院長俞國華卅一日指示公賣局立即停止米酒、龍鳳酒和長春酒的銷售，以保護消費大眾健康。於酒公賣即日緊急通知全省配銷處及零售商行即日起停售上述各酒。

△日本、美國和蘇俄卅一日同意建立一新通信系統，以保障飛越北太平

洋上空民航飛機的安全。

△美助理國務卿伍佛維茨卅一日指出，美國將依法規定，繼續供應我防衛性武器。

八月

一日△內政部一日決定，自七十四年度起停止徵收台北市及高雄市空地稅。

△行政院一日核定交通部所擬「電信現代化計畫綱」，這項計畫完成後，將可為我國建立「整體服務數位網路」奠定基礎。

△美國杜邦公司決定來華投資，總額達新台幣六十四億元。

二日△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抗戰建國史研討會」二日起召開，學者專家一百卅餘人與會。

△蔣總統二日接見國建會正副領隊，就會議研討結論交換意見，并嘉勉全體學者專家為國家建設貢獻智慧經驗。

△行政院長俞國華接受沙烏地阿拉伯報人訪問時指出，共匪從未放棄武力犯台企圖，我有維護安全充分信心。

四日△旅美蒙胞各社團組織聯合反共大會四日在新澤西州夫里荷爾市舉行，由旅美蒙胞台北俱樂部主席吉佳主持。會中首先宣讀蔣總統經國及行政院長俞國華的書面致詞。董藏會董委員長樹藩在會中報告中華民國的建設成果以及蒙藏會為促進蒙藏同胞福祉所採取的措施。大會通過宣言以及上蔣總統致電、向蔣夫人致電，當日下午閉幕。

五日△行政院長俞國華五日巡視經濟部，指示加強維護經濟紀律，并結合公民營事業追求科技，突破創新。俞院長連日并巡視交通部、新聞局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會。

△巴茲五日當選玻利維亞總統并正式就職，這是玻國廿五年來，首次以民主方式轉移政權。

△美總統雷根五日拒絕蘇俄所提暫停核子飛彈試射五個月的建議。

六日△蔣總統六日接近第一位華裔太空人王贛駿博士，勉繼續努力，創新更輝煌成就。

△為改善產業結構刺激經濟發展，交通銀行六日宣布將開辦總額度兩佰億元的「第三期策略性工業中長期低利貸款」。

七 日△經革會金融組七日通過「健全外匯市場措施及央行干預外匯市場準則」。

△財政部七日決定，自九月一日起，公營事業開立的統一發票及消費金額未達一百元的統一發票，不再給獎。

△阿拉伯高峯會議七日在摩洛哥揭幕，有半數國家元首未出席。

△日本防衛廳七日發表白皮書，指出蘇俄完成新西伯利亞鐵路及在遠東部署精密戰鬥機，提高對日軍事威脅。

八 日△行政院八日院會原則同意經革會函送的「所得稅制度改進方案」，「適度放寬外匯管制之具體建議」。

△黎巴嫩總統賈梅耶八日抵敘利亞與敘總統阿塞德就黎局舉行會談。

△美安全顧問麥法蘭與南非外長波達八日在維也納會談，討論平息南非種族暴亂。

△行政院八日院會通過「中華民國身分證七十五年換發計畫」，新證將增加出生地的註記。

九 日△蔣總統及俞院長九日先後接見來華訪問的美眾議員柏頓等一行，就中美兩國有關問題交換意見。

十一日△西德總理十一日發表文告，呼籲與蘇俄擴展關係。

十二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十二日巡視國科會與農委會，十三日巡視僑委會。

△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七七噴射客機十二日在東京飛大阪途中墜毀長野山區，五二〇人罹難，四人生還。

十三日△蔣總統十三日特題「飲水思源」四字頒贈華裔太空人王贛駿博士；嚴前總統亦於同日接見王贛駿。

△日本三光汽船公司十三日宣告破產，國務大臣河本敏夫亦即該公司實際負責人辭職獲准。

△美國十三日呼籲南非與黑人領袖談判，南非總統波塔十五日發表演說呼籲各個種族由談判開創和平。

十四日△行政院十四日公布十信案件有關人員行政責任調查報告，對於應負責的十五位財金官員分別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免職處分；監察院十信弊案調查小組亦於同日提出調查報告，監院財政委員會會議提案

糾正。

十五日△財政部長陸潤康為十信弊案負政策責任呈請辭職，十五日經行政院長俞國華批准，財政部部務由政務次長李洪賢暫代。

△行政院十五日通過法務部函送的「防制經濟犯罪執行情形檢討報告」。

△美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杜爾十五日率團啓程訪問亞洲韓國、中華民國及日本各地，商合作解決貿易問題。

△印度總理拉吉夫廿十五日宣布阿薩密省五年之久的派系衝突已解決。

十六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十六日在台省行政會議勉全省公務人員惕勵奮發，以生活革新帶動行政革新，以行政革新帶動全面革新。行政會議并通過「台灣省防治公害美化環境執行方案」。

△監察院十六日通過糾正案，對行政院各防治污染單位、工業局、國貿局以及台電等十一個國營事業，防治公害不當，或聽任廢五金電纜進口，或嚴重汙染環境，依法提案糾正。

十八日△美國十八日促南非黑人領袖與政府談判，提出明確改革要求。

十九日△中華美和青少棒隊十九日在美蓋瑞城以三比二擊敗拉丁美洲隊，贏得世界青少棒賽冠軍。

△第七屆台灣省議會十九日開議，省主席邱創煥廿日報告施政重點，強調維護社會秩序，防治公害，辦好選舉，推展社會福利。

△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法赫德十九日接見我國回教朝覲團，強調中沙關係將續加強。

二十日△美參院共和黨領袖杜爾率團於廿日抵華，訪華期間曾見蔣總統，并與政府首長就台海情勢、軍售及貿易等問題交換意見。

△印度錫克教最高政治領袖隆戈瓦廿日遭極端分子刺殺殞命；錫克國家主義黨秘書長巴納拉暫時擔任政治領袖。

△美國白宮廿日宣布，已達成國會要求，計畫首次在太空進行反衛星試驗。

廿一日△總統廿一日令：特任錢純為財政部長。廿二日任命何顯重為財政部政務次長。

△美國廿一日譴責蘇俄使用致癌化學藥品追蹤美外交官。

廿二日△經革會產業組廿二日再度討論勞動基準法，通過包括七項修法建議的「勞動基準法之檢討與建議」。

△一架英航客機廿二日起飛失事，五十餘人罹難。這是兩個月以來的第四次國際空難。

廿三日△中度颱風「尼爾森」廿三日侵襲本省，在東北部地區造成災害；蔣總統關切災情，指示儘速做好善後工作。

△東德廿三日宣布，西德反情報官員狄特吉已逃抵東德；西德總理柯爾責東德偽裝滲透，使雙方關係將惡化。

△日本運輸省廿三日宣布，日本各航空公司檢查所屬波音七四七型飛機中，有十二架飛機尾翼部分有不正常狀況。

△蔣總統接受美國時代雜誌訪問時表示保護憲法和維護民主法治為我責任，說明總統職位繼承並無任何問題存在，從未考慮由蔣氏家屬繼任。并強調中共不放棄共產制度成絕不與其談判。

廿四日△中共軍機駕駛員蕭天潤駕轟五型機廿四日自山東起飛殺奔自由迫降韓國，蕭義士表明意願盼來中華民國。韓國政府卅日宣布，決將蕭義士遣送我國。

廿五日△美眾議員坎普廿五日抵華訪問三天，蔣總統與行政院長俞國華先後接見坎普就中美雙方共同關切事宜交換意見。

廿六日△新任財政部長錢純廿六日就職，廿九日在行政院禮堂同該部政務次長何顯重一起宣誓，俞院長國華監誓。

△毒玉米外流案，台北地檢處廿六日將世傑與台北澱粉公司七名人員起訴。

廿七日△行政院俞國華廿七日指示經建會推動十四項建設。

△非洲奈及利亞廿七日發生獨立廿五年以來的第六次政變，陸軍參謀長巴班吉達少將獲任命為總統。

△南非廿七日宣布關閉股市滙市。

廿八日△美總統雷根廿八日發表聲明，堅持自由貿易原則，拒絕在進口鞋類上設下限額。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廿八日提名推荐前新聞記者現任新加坡廣播公司董

事長黃金輝為新總統，國會卅日投票選舉當選為新加坡總統。

廿九日△行政院衛生署廿九日宣布，國內發現愛死病(AIDS)疑似患者，呼籲同性戀者提高警覺。

△一九八五年科際整合國際研討會廿九日在台北市揭幕，九個國家地區兩百餘位學者與會。

△西德爆發重大間諜醜聞，廿九日任命資深外交官威克，接替被免職的赫倫布洛擔任聯邦情報局長。

三十日△中國國民黨為加強端正選舉風氣，卅日要求全體黨員在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率先倡導守法節儉，以樹立良好風範。

△東德一名駐阿根廷高級外交官溫克勒卅日逃到美駐阿根廷大使館投奔自由。

處世要道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見論語。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孔子，見論語。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見禮記。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見孟子。

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

——唐且，見戰國策。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言。——樂毅，見戰國策。

巧詐不如拙誠。——韓非，見韓非子。

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王通

，見文中子。

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范純仁，見宋元學案。

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疏，此其人君子也；有求

於人而惟恐不親，無求於人而惟恐不疏，此其小人也。——

蘇伯衡，見明文衡。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社會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〇九號劉學銑先生收轉。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九十一期



名譽發行人：阿不都拉

發行人：周昆

社長：宋

主編：李啓元

副主編：劉學銑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二一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十號九樓九〇三室

電話：三三一—〇二四三